2021

第4屆

迴旋梯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中山醫學大學

目錄 Contents

小說組

序		6
總講評 / 張靜茹委員		10
個　評 / 林培雅委員		11
個　評 / 張經宏委員		12
個　評 / 張靜茹委員		13
第 1 名	醫學系　趙芷彤 / 契約之愛	16
第 2 名	健產系　貓雞主人 / 自慰	28
第 3 名	心理系暨臨床心理學碩士班　高培錚 / 渝中沙	44
佳　作	物治系　陳思妤 / 半斤八兩	60
	醫影系　林旻宣 / 同歸	74
	醫學系　黃璿恩 / 浮生如歌	98
	醫社系　尤辰芳 / 雙重病毒	120
	心理系　林昕葦 / 靈魂之窗	140

目錄 Contents

散文組

總講評 / 曾柏勛委員 170
個　評 / 言叔夏委員 172
個　評 / 趙家琦委員 173
個　評 / 曾柏勛委員 174
第 1 名　牙醫系　林玟霖 / 駝背 176
第 2 名　視光系　施旻杉 / 松柏長青 184
第 3 名　醫研所　林家揚 / 黑夜 194
佳　作　醫學系　邱伊明 / 反思生命 206
健產系　謝天雲 / 日記 214
語聽系　黃慈涵 / 那是美工刀無法劃破的 224
醫社所　吳宛庭 / 香水檸檬 236
醫學系　莊斐然 / 過渡期練習 244

新詩組

總講評 / 林德俊委員 254
個　評 / 林餘佐委員 255
個　評 / 曹昌堯委員 255
個　評 / 林德俊委員 257
第 1 名　醫社系　林桓暄 / 擅長，習慣成自然 258
第 2 名　生醫系　石育禎 / 巷口的煙仍燒著 262
第 3 名　醫技系　劉怡靚 / 行者 266
佳　作　語聽系　陳約喬 / 失眠 270
語聽系　李冠臻 / 我 272
醫學系　許芮寧 / 建國北神經迴路 276
醫社系　鄭螢昀 / 窗上花 280
護理系　張育杰 / 黑夜中的那雙手 282
牙醫系　丘孟璇 / 躲貓貓 286
公衛系　陳盈蓁 / 慢慢 290
牙醫系　黃宇禎 / 鯨之擱淺 294

評審委員介紹 300

序 *Preface*

寫一首詩、寫一篇散文、寫一部小說，就像我談一種情境、講一回生活、說一個故事；嘗試把日常聽的、說的、看的，還有心中幻想的所有情節轉化成文字，變成一首詩、一篇散文和一部小說。於是，文字有了生命，他們會活下來，他會與別人交流，感動別人甚至影響到別人，經典的文字，可能只有幾個字卻能流傳數千年，到現在還能激勵我們、感動我們或是教導我們。

現代科技的進步，利用語音記錄的影片取代了許多閱讀的機會，然而，閱讀文字會讓你有更充裕的時間，一邊閱讀、一邊反饋與思考，少了聲音與圖像的干預，你更容易將文字的內涵解離成自己的思維元素。所以，一部小說改編成電影之後，在電影院裡留下的眼淚可能多於在家安靜的閱讀，但是文字的糾纏，造成的內心悸動與省思卻更能深遠留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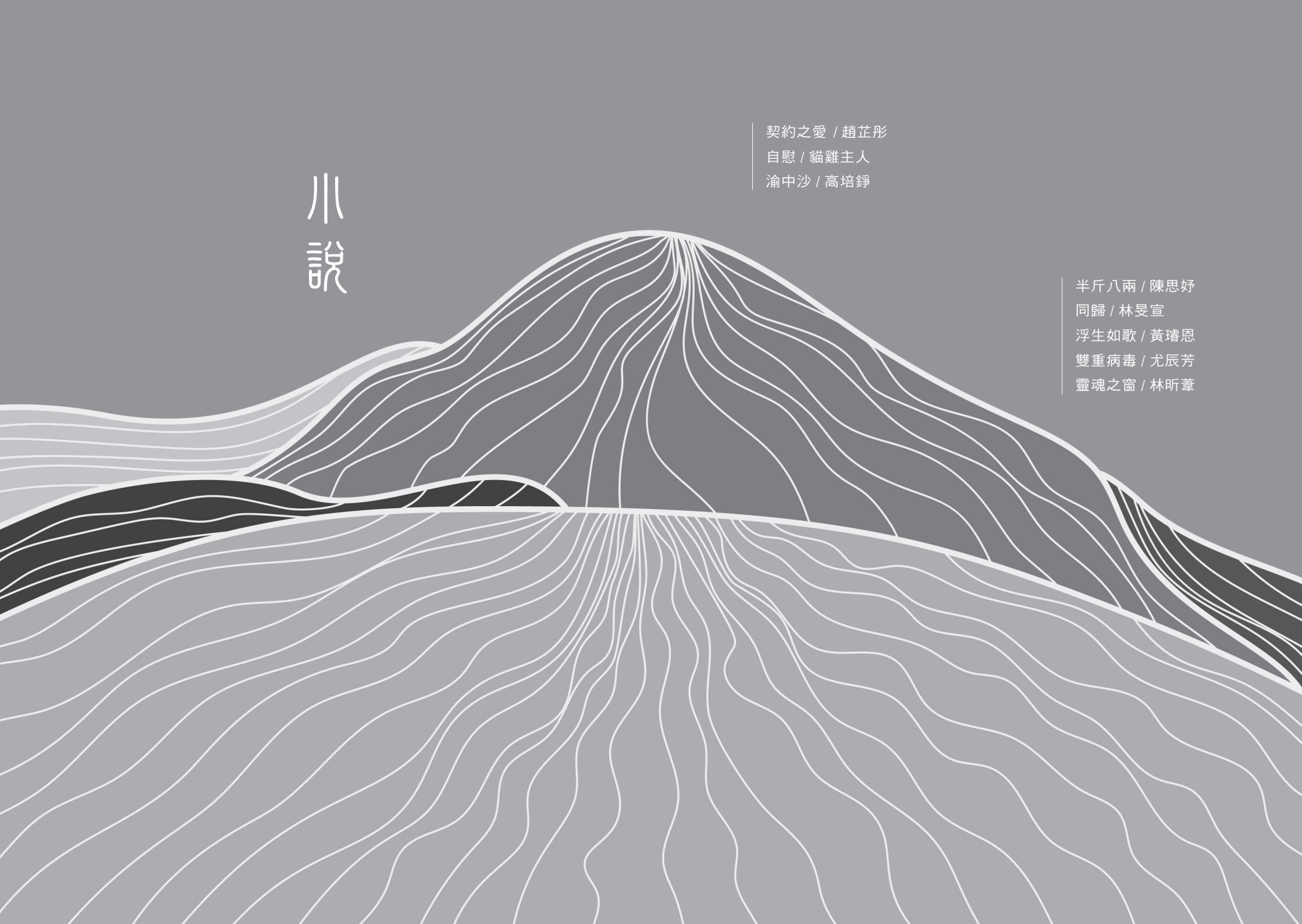
為了倡導學生提筆撰寫他們自己的、以及生活周遭的所有美與不美的事物，我在中山醫學大學擔任副校長的期間創設了「迴旋梯文學獎」，沒想到迴響意外的熱烈，而且，其中有許多的作品令人驚豔，於是學校決定將這些作品出版印刷，成為一部永遠的文字紀錄，讓日後的學子以及社會人士有機會閱讀。這次我們將出版第四本書，放入第四屆「迴旋梯文學獎」的精采作品，心中的期待與喜悅一如往昔。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講座教授

曹昌堯 寫於 2022 年夏末

小說

契約之愛 / 趙芷彤
自慰 / 貓雞主人
渝中沙 / 高培錚
半斤八兩 / 陳思妤
同歸 / 林旻宣
浮生如歌 / 黃璿恩
雙重病毒 / 尤辰芳
靈魂之窗 / 林昕葦



■ 小說組 總講評 | 張靜茹委員

這次小說組共十五位同學參賽，整體水準蠻不錯的，透過閱讀老師會看到年輕世代同學充沛的創作活力，我們在初審時激烈的討論一下，其實水準落差不大，即便沒有得獎大家也不要放棄，被選出來的作品就是評審們英雄所見略同，所以受到青睞，可是這個討論的過程裡，我們也各自聽到不同老師們可能看到了覺得值得肯定的部分。

總結來說，本屆作品的流暢度都在水準以上，但寫小說不是只看你文字的流暢不流暢而已，比如說角色的外表跟個性的刻劃可能在小說裡面特別重要，或是說配角有沒有功能性，如果沒有就會變成一個冗贅的狀態，或情節的設定跟故事的節奏是不是環環相扣，或是主題是不是吸引人的，比較普通的情節設定就會相對沒有那麼吸引人，或是故事未妥善安排伏筆及高潮，就像追劇一樣，前十五分鐘沒有看到吸睛部分，可能就會棄劇，如何營造這些，對小說而言蠻重要的，以老師個人來說，最為重要的是裡面人性的刻劃，能不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在這樣的基礎上去做評比，也許這幾篇不是文筆最為老練或是文字最流暢的，可是對評審老師們來說，這可能是挖掘人性或是引起深思又沒有那麼落俗套的。

恭喜獲獎同學，你們的努力耕耘被看見了，也要勉勵這一次競爭之下的遺珠之憾，其實彼此都沒有差很多，創作好比馬拉松，參加比賽也是一個觀摩的過程，今天大家願意來聽聽看是很好的，去觀摩其他跑者的表現，了解自己獨特的地方，也可以調整自己的腳步跟步伐，還有機會結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最終達到你設定的終點線。

■ 小說組 個評 | 林培雅委員

本屆文學獎小說組作品大多具有一定水準，其中頗多佳作，題材除了常見的愛情、親情、友情之外，還有對應到這幾年瘟疫蔓延全世界所引發的種種問題，以及以醫學為背景的書寫，反映出醫學大學文學獎的特色。在時間方面，也頗多嘗試，現代、未來、過去、穿越時空等，都有作品呈現。

本屆第一名作品為〈契約之愛〉，以母女之情為主題，寫出親情的複雜與難以言說的彆扭，及這個世代青少年蒼白的親情。一般描寫親情常見溫馨或劍拔弩張，但此篇描寫的是狀似親密然而實是疏離，要描寫這種若即若離的狀況分寸的拿捏十分不易，又或是能寫出但卻不夠流暢，然而作者書寫時不僅能拿捏到恰如其分，又能達到流暢自然，實屬佳作。其次，作者塑造出同學 K 與主角互相映襯，更增添親情的蒼白與疏離，面對這個狀況，兩人都無力改善，K 最後選擇徹底放棄，而主角選擇妥協回到現實世界，繼續扮演溫順女兒。而這也寫出大多數人的選擇與無奈。用煎蛋的氣味做為比喻、象徵十分傳神，我們日常生活中也常有類似經驗。

第二名作品為〈自慰〉，以愛情為主題，寫出現代愛情虛無縹緲的一面。現代人注重隱私，尤其是戀情，或刻意隱瞞、或沒機會曝光，常常不為人知，然而一旦有需要公開時，可能會產生如小說所描述的狀況，連自己也質疑起是否真的擁有伴侶。而現代化的社會常常借助通訊網

絡經營愛情，兩人面對面相處的時間變少，再加上社會多變，常令人對愛情感到變得虛幻不真實。作者藉由「桶中之腦」的理論，將這種氛圍推展開來，讓現代愛情遊走在虛實之間，產生夢幻、超寫實感，結尾頗有「莊周夢蝶」的哲學思辨意味，耐人尋味。

第三名作品為〈渝中沙〉，以情緒勒索為主題，結合親情、性愛、同性戀等題材，寫出主角渴望愛，但卻扭曲、自虐、想自我毀滅的幽暗心理世界，這樣的題材不易駕馭，可看出作者勇於挑戰及對寫作的企圖心。小說對於人物心理隱微處的描寫十分細膩且深刻，可見作者寫作功力。然而有時讓主角說太多，導致有些地方較為直白，減弱了美感與藝術性。情節的鋪排也稍嫌不足，減弱了一些衝突所產生的力道。雖然如此，作者仍能展現不俗的功力，成功駕馭這些盤根錯節的題材，實屬佳作。

■ 小說組 個評 | 張經宏委員

此次參賽作品題材類型，寫實或奇幻不一，然一篇好看的作品，不外乎藉由文字，展現情節與人物設計的巧思，以及蘊含的寓意與想像的可能。這次脫穎而出的幾篇，皆能掌握這些原則，文字的密度與情節描摹的功力成熟，能抓住讀者目光，開啟豐富而精采的閱讀之旅。如首獎作品〈契約之愛〉，雖是普通的親情衝突題材，作者卻能從日常細節下手，層層鋪墊，善於運用呈現的手法，角色的形象與情緒拿捏細膩到位，若干轉折出人意表，帶出戲劇性的效果，手法高明，結尾處淡淡一筆做收，看似尋常卻有餘韻，為全篇增色不少。

相較之下，若干作品如能在情節、對話的安排上，更深入角色的性格與處境來做設計，在驅動情節與人物的互動上，相信會更立體、生動，自然能擄獲讀者目光，增添作品的可讀性。

■ 小說組 個評 | 張靜茹委員

這次文學獎小說組共計 15 篇作品參賽，整體來說水準都不錯，讓人感覺到年輕世代的充沛創作活力。

也因為如此，初審階段就已經出現幾篇成績在伯仲之間的狀態；複審時雖然部分作品因「英雄所見略同」受到青睞，卻也有熱烈討論的過程，最終才呈現目前大家看到的結果。

總結而言，這些作品文字流暢大致都已達一定程度。此外，我們更為重視小說是否具備精彩元素。比如：角色外表與個性的刻劃、配角的襯托功能、情節設定及故事節奏是否環環相扣、主題是否吸引人、故事是否妥善運用了伏筆或製造高潮、作品中是否能呈現人性並引發讀者共鳴……，在這樣的基礎上，被選為前三名及佳作的作品，未必是文筆最老練、行文最順暢的，而是能引人深思、挖掘人性，又不流於俗套者。

恭喜獲獎同學，你們的耕耘被看見了。也要勉勵此次競爭激烈下的遺珠們：創作是一場馬拉松，若能多觀摩同行跑者們的表現、了解自己的獨特之處，不斷修正及調整步伐，你將會結交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找到最適合的跑姿，或許還有餘裕欣賞沿途美景，達到自己設定的終點線。

祝福大家。



第一名 趙芷彤 / 契約之愛

得獎感言

很感謝評審老師喜歡我的作品，這篇作品其實寫得很趕，許多用詞非常直白，自己讀起來覺得好赤裸，投稿時也覺得很擔心，因此更覺得得獎是件不可思議且幸運的事。

人與人的相處並非總是愉快，但我們都會盡自己所能不讓對方感到難過，或許是社會規範的影響也可能是生而為人柔軟的天性。有時候我也想擺脫這種束縛，卻發現自己也是心甘情願地被束縛著。這麼說來過程中的痛苦也都是自己願意承受的吧，我甚至以為擺脫束縛也不會得到真正的自由，因為我們都是這樣在這個社會中長大。回到「家庭」這個議題本身，我覺得自己也並非全然的厭惡或全然的喜愛這份關係，只是不斷在尋找平衡。期待當所有矛盾都淡化的那一天，我能完全接納這一切，讓我們繼續相擁在一起。

契約之愛 | 趙芷彤 / 醫學系

她流著淚醒來，甚至忘了自己哭泣的原因，依稀的想起夢裡的某些畫面，但畫面與畫面之間沒有任何連結。即便如此，她仍感受到內心翻湧的情緒，她用手遮住雙眼，在內心的騷亂之間尋求平靜。再度恢復視線的剎那，她強迫自己遺忘剛才的情緒，也可以說這是她和自己的默契——既然選擇要面對，那就得做得徹底。然後她擦去臉上的眼淚，試著開始自己的一天。

煎蛋的氣味從廚房飄散出來，媽媽在廚房似乎聽到她的腳步聲。「妳要吃蛋嗎？」「好。」其實她想說不，但即使這麼說她最後還是得吃，乾脆就說好吧。她並不喜歡煎蛋的味道，但卻從小吃到大。或許不是第一天就不喜歡吃，她覺得那是一種味覺的累積，每吃一次蛋，那種味覺的記憶就加深一次，終於深深地刻在腦海裡。之後每次接觸相同的食物都是一種味覺疲勞，她能憑空想像出那種味道，食物入口的同時也在反覆提醒她。她覺得這個味覺記憶已經日復一日的侵蝕她的大腦，想要強迫她永遠記得這個味道。這使她感到反胃，想要遺忘，可惜她忘不了。雖然嘗試溝通，卻在每次得到同意後看到一模一樣的早餐。有時候小孩不管說什麼，大人還是會照他們想要的做，因為他們總是覺得自己的想法才是對孩子最好的。她覺得自己的意見一點都不重要，索性再也不提，煎蛋從此成為她深刻的味覺記憶。

印象中她和媽媽的感情並不非常好，與其說不好，不如說令她感到複雜。媽媽會對她很好，就像一般印象中的母親，盡力完成作為母親的義務。但有些時候，她總覺得有些事情刻在她心裡，是她心裡小小的傷。例如有一次她把一條在學校用過的抹布帶回家，結果被狠狠罵說為什麼把髒東西帶回家，從此她從學校帶東西回家都特別小心翼翼，深怕有什麼東西是媽媽會覺得很髒的；又例如有一次她在戶外教學的時候和同學一起買冰吃，結果媽媽說她不應該吃冰，從此她戶外教學的時候再也不買東西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高中的時候，如果考不好，媽媽會很生氣的叫她去讀書；在她考得好的時候，卻不在意她是否讀書，反而總是對她和顏悅色。她忍不住告訴媽媽：「妳只喜歡功課好的我而已。」「當然啊，妳不聽我的話，我為什麼要喜歡妳？」瞬間她的所有感情都幻滅了，其實身為家人也不過如此。她得到結論:並沒有人能全然的愛自己，即使是家人也一樣，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愛有所回報，世界上並沒有無條件的愛。這個對話一直封存在她心裡，讓她覺得沒有什麼是真心的。後來又有一天，她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宣導對家人說我愛妳的廣告，她立刻對坐在旁邊的媽媽說了，她心裡木木的，媽媽卻表示大為感動。她的心裡彷彿空了一塊，有點慚愧自己用虛偽騙來了他人的真心，又失落的感到想要被人愛的方法，只要盡情的給對方她想要的東西就足夠了，而自己的真心不值一提。剎時她的所有感情都失去意義，褪去色彩，她墜落在灰濛濛的世界裡，而她必須相信這個世界裡仍然有愛。

她曾經看到一篇網路故事，寫著一個女孩因為母親每天打電話嚴格管教，不僅不准女孩晚歸，更禁止女孩與不熟的男士大晚上在一起而心有不悅。有天母親卻突然出意外離世讓女孩悔不當初，每天守著電話祈禱媽媽再打電話來。她看完了故事心想：「這不公平。」死固然不是解決自己和家人之間問題的方法，但若是沒有奪走女孩母親性命的意外，也沒有方法能解決母親與女孩之間的問題。正是因為雙方都不想用死來問題，所以只能永遠是一方對另一方的犧牲。她不確定誰犧牲的比較多，但她確定在這樣的關係下，自己並不是毫無犧牲。然而她終究是不懂事，不懂得回報，連自己的家人都不愛的不孝女。她感到痛苦，她覺得自己注定是錯的，注定會受到懲罰。

媽媽問她午餐要不要一起去吃常吃的那間牛排店，她說好。於是她們一起跳上機車，循著熟悉的道路到達熟悉的餐廳。媽媽試著停在一個大樓的走廊上，但她反對說，可能會有人來管制，畢竟騎樓下一台機車都沒有有些奇怪。經過一翻激辯後，媽媽還是希望能把機車停在那裡，她也就不再勸阻。在媽媽停好車的過程中，她一直四處張望有沒有像警察或保全的人走來，內心不斷祈禱接下來什麼事都沒有。然而她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小姐，這裡不能停車喔。」「對不起，我們吃完飯立刻就走，停一下下就好了……」「不好意思，這裡就是規定不能停喔。」「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她在心裡嘆了口氣，為什麼媽媽就是不能聽她的呢？媽媽騎著車離開了騎樓，在店家附近尋找停車位，一邊不自覺地向她抱怨：「為什麼不能

通融一下呢？」「我覺得可能就是規定吧，他們也很無奈。」「可是停在那裡真的不妨礙什麼人……」「可能有我們不熟的規定吧。」她勉強應答道，沒想到媽媽發怒了「為什麼妳都不支持我，不管如何應該都要支持自己的家人不是嗎？妳連自己的家人都不支持，還支持外人！」

她不知道媽媽的怒火從何而來，面對這無妄之災她盡覺得沮喪，她非常確定媽媽也不會總是支持她的所有決定，卻又提出這樣荒謬的辯論，瞬間她覺得自己也被激怒了，覺得自己並不是親情的無條件支持者卻被迫接受他人強加的枷鎖。她下車轉身就走，並不知道要去哪裡，只是想逃離。甚至沒聽到媽媽叫住她。也有可能媽媽已經知道她要做什麼，所以連叫住她都懶了，她不清楚。她盡力讓思緒混沌，這樣才能減少自己的罪惡感，不再去思考自己是個多麼糟糕的女兒。她過了一個又一個的紅燈，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走去哪裡，漫無目的的行走讓她感到自由又混亂。當她終於停下來時，她發現自己已經在距離牛排店兩個捷運站遠的公車站牌旁。她其實還是不知道自己該去哪裡，身上只有手機和沒什麼錢的錢包。假日中午的街道，強烈的陽光令她暈眩。她跳上剛好開過，空無一人的公車，看著窗外晃動的風景，那些美麗的畫面既不真實又離她好遠。

然後她全身激勵了起來，她自由了。逃離親情的束縛，她現在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然後她瞬間又悲觀了起來，發覺自己最終仍然不得不回家面對這一切。其實並沒有逃脫的方法，只有永無止境的循環，在循環的終端，她好希望有人能告訴她，讓她相信最後能結出好的因果。她覺得自己一直在期待著什麼，卻又不斷壓抑自己的願望，以免希望落空時自己太失落。她逃離了，但又不是真正的逃離，願望還是沒有實現，但在夢想泡影破滅之前，她可以完成一些事。

她打了電話給K，拜託她讓自己借住一晚。K答應了。

K家裡總是只有她一個人，這是她選擇請她幫忙的原因。「謝謝妳來陪我。」K愉快的歡迎她。「哈哈，應該要謝謝你收留無家可歸的我吧。」「妳要一直住在這裡嗎？」「一天而已啦！我還是得回去。」「嗯嗯也對。」K若有所思地回應著，聲音輕輕地收了起來，像是在隱藏某種渴望。她隱隱約約地覺得自己說不定真的可以一直住在K家裡。K的父母在她小時候離婚，後來K的媽媽車禍離世，她就一直一個人住在這間大房子裡。K的父親已經和他人另組家庭，每年只會回來看她3次，但K的生活費基本上都由他支付。或許這樣的生活是她有點嚮往的？逃避所有與家人的關係，一種象徵性的自由？她忽然害怕了起來，覺得自己冰冷而自私。這樣的生活真的是她嚮往的嗎？她不禁又開始質疑自己。

K的家有五層再加上六樓的陽台，她主要住在五樓，除了二樓有客廳和廚房外，其他房間都空蕩蕩的。她和K笑著說玩起捉迷藏一定很過癮。客廳是整間房子最華麗的

地方，天花板四周有裝飾的層板，上頭懸掛著水晶吊燈，牆上掛滿著名畫作與充滿設計感的鐘。她不是第一次來這裡，卻每次都迷失在這棟華麗的建築中。在它的華麗中，她不知為何總覺得有種神祕感，也許這幢房子最華麗的裝飾品是 K 的孤寂和憂傷。

K 的房間擺放著各種樂器，有吉他、爵士鼓和鋼琴，明擺著是個一人樂隊。她笑著問：妳的房間隔音應該很好吧。K 笑著說，恐怕不太好，總是有人來找我反映噪音問題。不過我哭的時候至少別人聽不到。她這麼聽著，一時也感到孤寂了起來。

結果她們甚麼也沒做，原本要一起彈吉他唱歌吵隔壁鄰居的計畫也沒實現，只是一起躺在床上聊著天。妳喜歡一個人住嗎？她問 K。有喜歡的時候也有不喜歡的時候吧。我其實有點羨慕妳不用和家人住。嗯，的確有時候蠻輕鬆的，但是有時候也覺得很空虛，其實我也很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樣，可以和父母一起生活，可是我知道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她聽了 K 的話，覺得在這由不得自己選擇的人生中，每個人終究還是渴望自己沒活過的版本。K 的爸爸曾經提議將 K 接過來和他的新家庭一起住，可是不知為何遭到 K 的繼母反對。他們當然說了很多理由，但真正的理由是說不出口的。所以 K 還是過著和之前一樣孤身一人的生活，只是心裡多了一塊疙瘩。

她們聊天聊到一起沉沉睡去，等她再次醒來，不知不覺已經天黑，連睡著的時間都不記得了。K 已經醒了，不在她身邊。她爬下雙層床，來到 K 家裡的廚房，看著 K 拿出一瓶瓶酒，擺滿了一地。「妳要喝嗎？」K 問她，她盯著 K。「妳還好嗎？妳常常這樣灌酒？妳家人知道嗎？」K 露出悲傷的笑容「我不常這麼喝，也不敢讓家人知道。」「妳還是因為家人煩惱嗎？」「可能我還是留有童年的陰影吧，總覺得自己很想得到父母的認同，卻一直沒辦法做到，自己不是一個能力頂尖的人，卻又想達到完美得到認同，每次都覺得很挫折。」「那……妳還想活到 35 歲嗎？還是現在妳連那個年齡都撐不到了？」K 常常說自己要在 35 歲自殺，「35 歲是我給自己的約定，為了達到目標我每天會有一點動力活下去。實際上，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到達那個年齡。」「妳的家人會希望妳活下去的，甚至希望妳能活超過 35 歲吧。」「嗯，我爸可能，阿姨可能不一定吧……」她有些難過的發現，K 的話說的不錯。她沉默了。對 K 來說，活著最大的意義還是希望能得到他人認同，而 K 最希望獲得認同的人卻總是拋棄她。在她心中，她最想完成的事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而這也引發她抑鬱的想法。「妳要喝嗎？」K 又問了一遍，她搖搖頭。

她一邊看著 K 喝酒，一邊試著處理自己複雜的思緒，她的所有問題似乎都無解，或許她跟 K 一樣，知道不可能有好的解答，乾脆灌醉自己再也不要清醒。K 用一種深深的藍色包圍了她，她看著藍色的煙霧瀰漫在空氣中，讓自己慢慢被滲透，終於放棄了思考，緩緩打開一小瓶烈酒

的瓶蓋。味道並不好，只是一種尚未形成味覺記憶的味道，在味覺疲勞形成之前，她可以讓這種味道在她口中盡情肆虐，這是永不變質的真味，一種可以永遠不會記得的味道。所以她放縱自己，這樣她就不用強迫自己遺忘。

隔天早晨她伴隨著頭痛醒來，發現 K 和她都躺在廚房地板上。這是她第一次這麼肆無忌憚，她想。她試著叫醒 K 但徒勞無功，於是她留了一張紙條給 K，上面寫著：「謝謝妳讓我住一晚，以後可以一起喝酒。」她慢慢地走回家，清晨的街道仍有熙熙攘攘的車輛，她想著這些車是否都正在開往一個它們不得不回去的地方。或許現在有捷運可以搭，但她只想花很長很長的時間走回家。路旁高高地架起施工的圍籬，莊嚴地不可侵犯。從小她總被警告這個時間很危險，女孩子不要自己一個走在路上等等，此時此刻她突然想打破這自己所有的規則。說不定等下她真的就出意外了，說不定她等等會被抓走勒贖，會被性侵……那些出現在社會新聞上駭人的事件浮現在她腦海中，她突然覺得那些都不足為懼。她現在正在做的就是她最害怕的事，帶著偽裝，假裝自己一切都很好，欺騙，消耗自己的人生。在她心裡某個部分已經開始潰爛，只有她自己知道，在她徹底腐爛之前，或許她會像 K 一樣毀了自己。一個沒辦法好好愛自己，沒辦法相信自己存在價值的人，只好狠狠的恨自己，然後在 35 歲自殺。她也在等自己意義上的 35 歲。當她看著前方的街道，她真希望盡頭有美好的事物等著自己，然而她知道自己的期望總是落空。

她回到家，因為沒帶鑰匙還是媽媽幫她開的門，免不了被念了一頓。但媽媽也說，她一點都不擔心，因為知道她沒地方睡，總有一天還是得回來。她聽著在心裡揪了一下，是啊，並沒有逃離的方法，不管發生什麼事，她還是會回來，因為她就是會。也或者她其實也害怕自己真的斬斷這層關係呢？她不想變得殘忍。至少不是現在。

K 自殺了，是在她去她家的一個禮拜後。剛從朋友那得到消息時她既震驚又害怕，因為她一直相信 K 會至少活到 35 歲。據說繩子是綁在她們一起躺過的雙層床扶手上，令她不斷覺得死亡其實也離自己很接近。就在那個堆滿酒的空間，她還想再灌醉自己一次，再放縱一次，即便她明白那些都不是自己感情的出口。她們的問題永遠是無解的，只能互相包容一起走過，但問題依然存在。所謂時間能解決一切，其實都只是遺忘和麻木，真正的問題從不會消失。

她去參加了 K 的葬禮，沒有繁複的程序，是基督教的儀式，她坐在台下聽著許多人分享 K 是個多麼棒的孩子，他們有多麼捨不得 K 離開，那是對誰說都通用的形容詞，而不是專指 K 一人，那種直通靈魂的形容。絢爛的言語漂浮在整個禮堂中，各種美好的語句讓氣氛傷感了起來，卻沒有任何語句能進入她的心，她感到絕望，或許那也是 K 的絕望。好多事說了也是枉然，索性將語言遺忘，讓自己永遠是別人眼裡喜歡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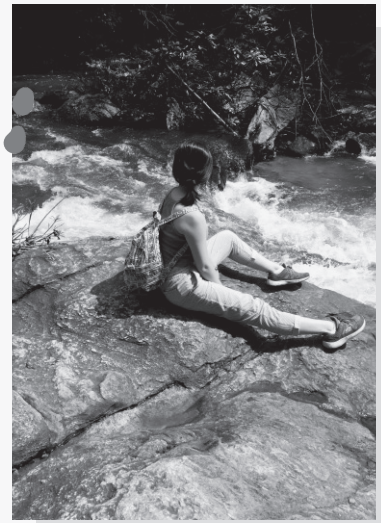
輪到 K 的爸爸上台致詞，在台上，她聽著他細數著

K 是個多麼貼心溫暖的女兒，如果他知道 K 常常抽菸喝酒的事，他還會這麼說嗎？她突然覺得自己很苛刻，總是質疑別人的語言，但她自己才是最常說謊的那個人。她沒資格質疑別人。她看著 K 的爸爸在台上哽咽落淚，突然又寧願相信了。這種場合只要什麼都相信就好了，至少每個人的難過都是真心。在她和 K 維持的假象中，總是能騙到她人的真心，她感到悲傷卻又感到一絲安慰，然後她自己也哭了。她聽著大家一起唱聖歌，感到靈魂深處有一小塊在哭泣，那是聖歌也無法洗滌的哀傷。

她眼睛微紅的回到家，媽媽試著關心她：「妳還好嗎？」她聳聳肩：「也就是那樣。」語氣有點冷淡。「如果有什麼事妳可以跟我說。」她默然。過了一陣子才說「我沒什麼好跟妳說的。」「我真的很喜歡妳，可是妳不喜歡我。」她被媽媽的眼淚嚇到了，一瞬間自己的內心也波濤洶湧了起來，原來自己終究成為了殘忍的人啊，既痛苦又找不到出口，令她一時也哭了。她很想說，其實妳並不喜歡我，妳只是不認識我而已，但她什麼都沒說，只是跟著媽媽一直哭。她已經不想打開自己，決定在這假象中活下去，至少彼此還能勉強維持正常。當妳決定把面具撕開，才發現底下全都是腐爛的傷口，想要一一清理，讓事情回復最初的樣貌，卻早已太遲，再也沒有能修復的東西。可是她也明白這是掙脫不了的枷鎖，逃離只是用另一種方式把自己鎖住。更何況她其實也並不想逃離。因此她決定什麼都不改變，接納自己的痛苦和潰爛，用她撐到現在的方式繼續活下去。而她和媽媽依然很好，只要這樣就好了。

是早晨，她又醒來了，又必須面對新的疲憊的一天。她聞到一樣的氣味，又在那氣味之間預見了自己的心情，自己的語言。那是油膩的蛋的氣味。「昨天晚上還好嗎？」「嗯，還好。」她說謊，可是同時她也明白這個問題並不重要，只是母女試著對話的開場白。在謊言與謊言之間，那是她一生的預言。呱呱墜地的那天她簽了一生一世的契約，無論發生什麼，這契約都會烙在她的血液裡。她其實也並不真的想結束這段關係，即便會痛苦，她還是寧願就這樣下去。既不是愛也不是不愛，或許正是因為兩者皆有，所以才會痛苦的支持到現在。對她是如此，對媽媽亦然。

「妳要吃蛋嗎？」「好。」她以她所能發出最快樂的聲音回答。



第二名

貓雞主人 / 自慰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和主辦方，承蒙他們的厚愛，我又能出現在這裡，並僥倖得到了一筆不小的獎金。順帶一提，獎金會被扣稅這件事也是我上了大學才知道的，並從中得到了某種類似成熟的感受。

我總認為世界從來沒有原創，所有貌似原創的東西，都是各種碎片組合而來的。

小時候我蹲在水族店的魚缸前，看魚一邊游弋一邊拉屎，水里漂浮著很長一條褐色的線。

假設魚是第一塊碎片，而後十餘年間，「魚察覺不了水存在」、「桶中大腦」、「實驗室假說」、各種零碎的記憶、和許多人交談的片段，一一拼湊而成這篇文章。

也許早在我看著魚拉屎那一刻，就已注定了十年後，我會寫一篇和水缸、腦子、孤島有關的故事。我至今仍無法確定，從看到魚那一秒，直至司儀宣布「自慰」得獎，中間那漫長又短暫的時光，是否都是某人為我撰寫好的過程。

我書寫角色的同時，也有某人在書寫我。他以碎片堆砌我、操縱我，使我將之拆成更小的碎片，堆出另一個沙堡。

最終在這邊感謝瓶子姊和紅先生，如果這篇浪漫愛情喜劇有娛樂到你，告訴你一下這兩位算是大功臣。

自慰 | 貓雞主人 / 健產系

「我記得她，她的名字叫君樂，我和很多人說起過她，那些人中的有一些人下一句就會問起她的全名。

『就叫君樂。』我說。

他們說沒有人會叫君樂，我聽一聽，覺得很有道理，但過了這麼久，我還是只知道她叫君樂。」

「我愛您。

我愛您猶如疼惜半身，猶如自言自語，也猶如獨行在林蔭之下乍聞心聲。

而我跨越千山萬水，只為了再見一面。」

許覓打開抽屜，想了想，還是把信紙拿回桌上用力壓平，薄薄一張皺的像是被擤過的衛生紙，上面的字被暈開又乾，已經看不太清楚了。他的動作很重，卻又很小心，然後挫敗地發現根本沒辦法讓它變回原樣了。

從醫院回來已經過了三天，他出了車禍，醫生說可能是撞到頭的關係，有些事情會記不清楚，因此他知道自己出了車禍，卻想不起來是因為什麼原因。回到家之後又在別人嘴裡聽到似乎是蠻嚴重的車禍，他能活下來並且甚至

幾乎毫髮無傷真的是神蹟。

幾個朋友約好了輪流來照顧他，美其名曰照顧，但其實根本是找個名義來他家吹冷氣，幾個人每天漢堡、炸雞、火鍋輪流來，只有他一個人在旁邊吃著白粥，悲憤交加，他想把人趕出去卻一直失敗。

我有女朋友，我讓她來照顧我就好了，他說。

哪來的女朋友，醒醒吧，你只有右手。他們一群人嘻嘻鬧鬧。

許覓放棄和眼前的信箋奮鬥，最後還是把它扔進抽屜裡。第三天了，他的女朋友失蹤，已經第三天了。

許覓在出車禍前偶爾會聊起他女朋友，他和對方是遠距離，但是感情很好，固定一段時間會見一次面。許覓自己是整天窩在實驗室裡的苦命人，周遭都是忙到腳不點地的同學，談戀愛在這種生活模式底下已然是種奢侈，分分合合是常態，不是和同一個領域的人在一起很少有能走長久的，哪怕是能互相理解，任何一個出國的計畫都可能拆散所有。

許覓的一個學長在女朋友出國前和對方求婚，最後卻被回絕了，傷心欲絕，拉著許覓說了一晚。天濛濛亮時兩個人都有點神智不清，學長背靠著沙發腳，看著許覓住處落地窗外的盆栽發呆。

「你們這樣其實蠻好的。」學長最後只說了這句話。

許覓那天還要回學校找教授，正從廁所洗完臉剛回來就聽見這句，想了想，點點頭，也承認了。他和女朋友一年到頭本來就見不到幾次，要出問題的話早就出了，既然能談這麼久，許覓自認為兩個人彼此還是有一點默契，做什麼、不做什麼，又譬如哪些事可以問問對方意見做參考，哪些自己想好決定就是決定了。這幾年下來，許覓嘴巴上不常說，但是其實一直很感謝老天爺給他這麼一個靈魂伴侶，每次進廟拜拜有餘力都會多投一點香油錢。

唯一的缺點可能是「醒醒吧許覓，你沒有女朋友」就這樣成為了實驗室裡的一個梗。

許覓想到這裡就一陣煩躁，他癱在沙發椅背上，看著天花板，心想，我知道她，她叫君樂。她吃芭樂喜歡吃芭樂籽、假日會花一個下午去游泳、發呆的時候會咬手機，我通通知道。我甚至知道她笑起來的時候眼神會往左瞥開，虎牙會微微露出來；而我說了什麼她不認同的話，她會挑眉，眼神朝下，嘴角也朝下點。

天花板上有蜘蛛網，絲線老舊積灰，許覓搬過來這個住處已經有三年了，君樂幫他分了一半的房租，為了這件事他們甚至爭執過一段時間，許覓覺得自己有能力負擔，

雖然可能比較吃緊一些，但是也不至於需要讓女朋友來幫忙。就在許覓現在躺著的沙發上，君樂當時就坐在上頭，沒有反駁什麼，低著臉，等到許覓把話都說乾淨了，那種塞滿整個空間的躁意化掉一些，才開口說她只是有點想跟著一起在這裡生活。

許覓後來沒再多講，只是每個月都會多放一筆錢去另一個帳戶。他不去預設那個帳戶裡的錢可以拿來做什麼，單單只是覺得也許君樂要辦婚禮的話，有點閒錢或許多少能讓婚紗或餐廳的選擇更多一點。

將君樂理所當然地規劃進自己的未來就像在私人小島上裸泳，擁有她讓他像擁有巨大財富一樣充滿自信，他在她面前像赤身裸體，髮絲在擁抱時交纏，如此貼近，所有對應外在的保護殼層都可以脫下，伸出手就觸摸到靈魂。他自在愜意，又暗自期待也許有一天會被發現，不喜歡或不擅長說出愛意的那些人，也許都和許覓一樣，鋪陳了那麼久，短幾天長幾年，等待的就是裸奔的自己最終被發現的那天。

而人是由他人的碎片構築而成的，分離的痛苦不在於失去他人，而在那同時意味著拆解一部份的自己，被別人填補的時間、思想、記憶都要生生撕下，人生百年匆匆，誰有閒情逸致擔憂自己以外的？許覓在只有自己一個人的屋子裡發抖，那些被拆掉的部分，血肉模糊的地方，要花多久的時間和成本才能填補回來？會不會最後還是一樣的結局？誰知道，所以說真愛都是屬於那些真的幸運，或真的充滿勇氣的人。

他在沙發上哀號，抓著自己的手臂，指甲刮過皮肉留下粗略的紅痕，人走過是會留下痕跡的，六年，整整六年，君樂在許覓的大腦裡佔地為王，本人卻突然消失地一乾二淨。車禍後許覓嘗試了所有辦法，都找不到對方的聯絡方式，他找遍了所有社交軟體，他甚至打電話給手機通訊錄裡的「君樂的媽媽」，也打算開車去她的住處，地址輸入，導航系統卻顯示沒有這個地方。就像是世界吞沒了一個人，所有和她相關的資料，通通不見了。

他甚至開始懷疑，究竟他是被拋棄了，還是她真的只是他編出來騙自己的一個謊。

車禍後究竟是他撞壞了腦袋，或是一場自欺欺人的夢境終於醒了。

大概五、六年前，在許覓剛上大學的那一年，開學前家人特地開車北上陪已經搬到宿舍的他再吃一頓飯。那年的熱浪逼得人走路都要頭暈，他走過馬路，就像所有最普通的大學生一樣，背著後揹包，汗流浹背，滴在馬路的瀝青上就蒸成水氣。一隻鴿子走在斑馬線的外圍， 許覓被人流推著走，他心想鴿子看上去不會飛，抬頭又看紅綠燈只剩二十秒，猶豫的過程裡，人流把他安然遞送到了對岸。

然後他回頭，看見一個女生逆著人群走到鴿子邊，微微低下身，輕輕把鳥揮趕到人行道，然後直起背，轉身就走了。

不甘在那瞬間吞沒了許覓，許覓的家人在旁邊喊他，他才回神，再轉頭一看，那個個子高挑，像籤桶裡神賜的那支籤的女孩已經消失了。他小跑幾步到馬路邊，紅燈亮了起來，轟鳴而過的汽機車截斷了他的視線，他腳步停下，心想對方應該是同學，不同系沒關係，學校很小，再見到的機率可能比校地面積還大。

然而他們之後很久都沒有緣分，真的再見的時候，卻是在學校旁邊的附設醫院。

準確地來說，是在附設醫院外面的馬路。許覓那天中午就沒課了，準備走去坐公車回宿舍，他走路喜歡走兩步就看一下天空，天氣好的時候會有一種遼遠的感覺，人好像掉進半空中，他很喜歡。甚至當車子直直朝他撞過來的時候，他一瞬間想的也是，真的被天空吸走了。

那天是他和君樂第一次近距離接觸，第一次就深入骨血。後來君樂陪他去掛急診，沒出什麼大事便沒有報警，不如說，當君樂跳下車，拔掉安全帽到他身邊，邊查看邊打算立刻找警察，許覓當下什麼也沒想，立刻就喊了一聲：「等等！」

在她愣住的時候，他甚至跳了起來，原地繞了兩步，一瘸一拐，試圖證明自己真的沒事。許覓喘著氣，因為疼痛，五官緊緊繃著，還要硬著嘴說沒事。君樂見狀愣了一下，像是明白了，就收起了客氣的樣子，叫他閉嘴，然後把人直接送了急診。

他們就這樣認識了。

君樂那天是為了閃突然換車道的車子才出的車禍，他們擠在附設醫院外吃東西，那時候急診旁還有可以吃東西的地方，他們倆窩在一間店裡面吃乾炒粿條，邊吃邊聊，許覓其實不在乎君樂撞到他這件事，但還是對君樂會騎那台帥氣過頭的檔車感到好奇。

「哈哈，看起來很帥嗎？其實才剛學騎沒多久而已。」

「真的蠻帥的，怎麼會想學這個？你長得就像會去學吉他的樣子。」

「聽起來都很像討女孩子開心的東西，我在你眼裡這麼 gay 嗎？」

「不是……」許覓心想，她不像會分不清單字用法的人，那她可能單純就是懶，或者真的是，避諱著不想說，也有可能其實她比我還懂，我才是不懂說法的那個。許覓也是那時才意識到自己其實也是一個會想很多的人。

「開玩笑的，」君樂灌了一口桌上的麥茶，哈了一聲，「我朋友讓我上大學別讓男生載，這個年紀的男生很少有能把檔車騎好的。」然後她身體前頃，手撐著頭：「所以我就自己來騎了。」

她的眼神從桌子移到許覓臉上，許覓則艱難地把視線從對面擠壓桌緣的胸前曲線拉上來，對視了 0.5 秒後，兩個人忍不住一起神經病似地大笑了起來。

然後許覓邊笑邊說，所以要載你上馬路起碼得檔車以上才行就對了。

「我可以和你一起走人行道啊。」

「然後一起被不會騎檔車的女生撞飛嗎？」

「你很煩啊！」君樂踹了他一腳，哭笑不得地說：「性別歧視！我再一陣子就熟了啦。」

那間店不大，除了他們兩個以外就是團練結束的系隊，君樂和其中幾個打了招呼，後來才知道那是泳隊的人，君樂順勢提到了她平時週末也都會去游泳，一來二往就剛好和幾個假日去練秒數的人認識了。他們自然聊起了週末、食物和旅行這類的話題，鬧哄哄的店，他往後即使和她一起度過了別的季節，每次一想到她，腦袋裡第一時間冒出來的還是夏天。

後來君樂陪他坐公車回宿舍，也是在那一路說起她很常也很喜歡去泰國。許覓從小家裡經濟條件就不太好，沒有出過國，因此他對這個話題沒有共鳴，但是君樂卻有辦法把她的旅程說得很有趣，他聽得很開心，說起坐快艇被運河的髒水潑到一身濕的時候，他也跟著一起笑，好像他自己也看到了運河上的白橋，橋後的山，山頂隱隱露出的金色寺頂尖。

最後在宿舍樓下，許覓的室友已經在一樓等他，看到許覓到了就走出來，從君樂手上接過許覓重達五公斤的書包，沒有心理預期，差點直接把包落到地面上去。君樂和許覓的室友隨口聊了兩句，就轉頭和許覓說，以後有機會一起出國吧。

許覓應好，然後和室友上了樓。

學校的樓梯上偶爾會有人坐在那裡談人生、理想、風花、雪月，藉此逃離一下艱苦的人世間。許覓和學長坐在一個太陽照不到的角落，學長從懷裡摸出一小包鱈魚香絲，用眼神詢問許覓的意願，卻得到了來自學弟的無視。

學長無所謂地收回手，自顧自拿出一條地嚼了起來。他們眼神放空，面無表情甚至有點呆滯地望著前方，前方是陽光遍地灑落，偌大的校園空無一人，連一隻狗也沒有。

「學長你知道桶中之腦這個理論嗎？」他偏過頭，直視著學長充滿疑惑的眼睛問道。

「你說我們實驗室裡的那堆嗎。」

「我這段時間一直在想，會不會我其實只是一顆大腦，就和實驗室裡的那些一樣，只是世界太逼真，或者說我太遲鈍，才會沒有意識到。」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只是你想像出來的幻想朋友？你的打工、你的學分、你的論文通通都是你自找麻煩？」

「是。」許覓在心裡默默地補充，但其實我不在乎學長你是不是我的幻想朋友，我只在乎君樂會不會真的和我的右手共用同一套基因序列。

「但按照邏輯，我們是不能知道的。」

「不，人是不能憑空生出自己不知道的東西的。」

許覓感覺自己的手在輕微的發抖，他低頭彷彿看見藤蔓從地面破出纏住他的身軀，讓他幾乎退卻，想永永遠遠就這樣無知無覺一輩子下去，直到世界和他屁股底下這把椅子一同乾枯。

「人不能憑空編造知識和經歷，譬如說我如果從來沒學過微積分，我就不能教你微積分，因為我哪怕是個數學天才，從已知的加減乘除裡憑自己徒手推演、創造出了『微積分』這個概念，我將它再次命名為微積分的機率也太低了。」

「我不同意，這些命名還是有跡可循的。」

「不，如果是我的話，我有超過 80% 機率應該會命名成樂覓定理之類的。」

「……那你想怎樣？」

「我要測試，我要測試……」

「覓小弟。」

許覓抬頭，他的瞳孔裡映著他學長，世界在圓滑的角膜上扭曲，這個空間很安靜，就好像許覓本人希望的那樣安靜，他的學長看著他，而他知道對方要說什麼，他看著對方的嘴唇上下開合，和他心裡的聲音逐漸重合。

「你瘋了。」他和他學長一起說。

許覓有時候會恍惚覺得，那好像已經是很久，久到像是上輩子的事了。

關於鴿子、夏天和東南亞遊記。

會不會真的只是上輩子的記憶，孟婆湯喝一半撒一半，才讓好好一個小孩分不清想像與現實？又或者其實他正待在某間實驗室裡，為了解開更多人類對於人腦的好奇心，被迫生成某些根本不存在的記憶？其實他愛上的一直都是他自己？

許覓打開電腦，發動搜尋引擎找購買機票，他輸入「泰國　機票」，然後等待。

接著他又重開了幾次網頁，每次都是顯示沒有訊號，無法開啟網頁。他也去開了別的分頁，在發現網頁搜尋上的每一篇可以看到的內容，自己都已經知道了的瞬間，感覺到了毛骨悚然，彷彿一萬隻小蟲從身上爬過，他手發著抖，一再嘗試，最後砸了電腦。

許覓看著地板上破碎的筆電，深呼吸一口氣，閉上眼，專心想像它一年前剛新買的時候的樣子，然後睜開眼睛。

一台完好如新的電腦靜靜待在地上。

許覓起身把杯子扔到水槽裡，裡面堆了很多髒杯子、髒碗，太久沒洗碗的後果就是家裡已經快要沒有乾淨的餐具了，他在思考該洗掉它們還是買一些免洗餐具回來的時候，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他甚至懶得想像這個廚房乾淨整潔的樣子，失戀的人就該這樣拉遢，即使嚴格上來說許覓有點疑惑自己這樣是否能算得上失戀。

他走出來，關掉廚房和客廳的燈，手指按掉開關趴嚓一聲，黑暗吞噬了空間，一室歸於寂滅。

穿過客廳，他拿起牆上的背包，走到門口。

然後他打開門，門外站著一個人。

許覓看著她，她看著許覓。

凝視過了幾秒，也有可能是一個世紀。

他知道在他的身後，穿過玄關後的客廳，客廳沙發後的壁燈，壁燈撒下的暖光，暖光鋪滿的矮几，矮几上的兩杯咖啡，甚至是咖啡杯上方暈開的氤霧，都已經在這個瞬間準備好了，彷彿從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準備好了。

許覓知道自己是軟弱的人，假的也好，他想抱抱她。

喜歡上自己聽上去蠻好笑的，但是世上人們大多都是喜歡上別人身上的自己，或者討厭別人身上的自己。

他把門關起來，看著女孩微笑的臉消失在門後，轉

身，他拖著腳步穿過玄關，回到客廳。客廳的燈不知道什麼時候開了，一片暖黃，沙發上女孩微笑著看他，手裡還端著飄著咖啡香的馬克杯。

「嗨，咖啡很香。」

君樂穿著很隨便的一條運動短褲，她彷彿意識不到任何問題，愜意地伸了懶腰，然後把修長的雙腿收回沙發上，許覓的視線隨著白皙柔軟的大腿移動，直到沙發上的絨毯代替他撫摸並阻擋了那片肌膚。

一切都很柔軟。而一切也都和許覓想像的一樣美好。世界在詭譎地浮動，許覓漂浮其中，

「君樂。」

君樂看著他，目光裡有鼓勵，安安靜靜地等待他說下去。「君樂，」許覓又喊了一次，然後說：「你是我。」

君樂短短笑了一聲：「聽你在屁。」

許覓幾乎喘不上氣，他覺得這太玄妙了，他在對抗自己的意識，他不想承認又必須承認，他得說實話，但是他很清楚人是喜歡做美夢的，他不想說話，他的淺意識、他的根本都希望他閉嘴，有些事何必面對。

「我沒有在幹話，許覓……許覓！」許覓看著女孩，嘴裡喊著自己的名字，音量逐漸增大：「你清醒一點，你沒有辦法去泰國，你一輩子都別想去了，就算你在這裡心想事成，你也不能變出根本不存在的人格！醒醒吧許覓！你沒有！女朋友！」

她的肩膀被捉著壓進了沙發裡，許覓吼完，把腦袋慢慢地埋進對方的肩窩，他們被下陷的沙發吃掉，在沙發的包覆裡融合成一顆珍珠。他用氣音說：「……你不要再反駁我了。」

君樂親親他的耳朵，然後推開他：「覓仔，你雖然從以前就很聰明，但其實真的很蠢，你這麼想去泰國的話，我再帶你去就好了。」她把矮桌上的咖啡杯塞到他手裡，自己拿起剛才匆忙放下的另一個杯子，不管許覓還在恍神，自顧自捉著對方的手碰了杯，清脆「哐」的一聲，然後杯子裡的咖啡液體變成啤酒的金黃色，她豪邁地灌了下去。

然後她說：「如果缸子裡可以是一顆腦袋的話，為什麼不能是兩顆呢？」



第三名　高培錚 / 渝中沙

得獎感言

因為題材特殊，所以原先就沒有對得獎抱持太大的希望，因此能夠得獎真的算是意外之喜。這篇短小說其實是在鋪寫另一本更長的小說時，為了故事中的人物所設計的書，在設計的時候想了很多關於主角的性格以及後續故事進行動機，在刪刪減減之下就促成了現在的故事。

在思考這一篇故事時，我大多處在情緒壓抑緊繃的情況下，當時的想法是：「我不舒服，那也讓讀者陪我一起吧」，就是在這麼惡趣味的狀態下產出的，所以幫我審稿的好友都說看完心情不太好。感謝她一直陪著寫作路上跌跌撞撞的我。

渝中沙 | 高培錚 / 心理系暨臨床心理學碩士班

看著滿地狼藉的室內，隨意掉落的衣服、雜物、破損的洗衣籃，殘骸仍碎裂在地上，來不及收拾。意識彷彿飄向肉體之外，病色乾白的燈光，照著我一半的身體，剩下的一半沉入陰影，看著自己就這麼站在一切混亂的中心，心裡被無數的恐慌爬過，碎蟻的屍體就像遺留在嘴邊。潛意識裡逐漸有甚麼在拉扯著我的注意力。

默不作聲聽著浴室傳來淋浴的聲音，我知道她在讓自己冷靜。

我也想讓自己冷靜。

可是我的雙腳選擇走向窗台，爬上那在微涼秋風吹拂下，更顯冰涼的欄杆。想著：『從這裡不小心掉下的話，應該不會死吧？那我坐在這裡的話，她會有甚麼反應呢？』

街上的紅燈閃爍，映照在我的臉上，像隻驚懼的兔子般，轉動著眼珠，盯著來往的行人和車子。既想被發現，又害怕被發現。既害怕人們發現我的瘋狂，又為那些關心和注意感到興奮。

風颳著我未著衣縷的臂膀，身上僅披著一條單薄浴巾，原先溫熱的水珠，現在也被瘋狂的風抓著走了。理智雖逐漸回籠，卻也讓我更加迷離。

『我該回屋裡嗎？』

『回屋裡的話，她還會在乎我嗎？』

我猶豫的時間不長，浴室的門很快地被打開了，我的動搖在那一瞬間又煙消雲散。

「為甚麼你一定要這樣？」

看著印在愛人眼中歇斯底里的我，恍惚間我從愛人的眼裡看到了五歲單純、稚嫩又害怕的我。

『我為甚麼一定要這樣？我也想知道。』

「你又不愛我，那就不要管我啊」忍著爬滿身的冷風和疙瘩，我像在燃燒生命般，亟欲從他的在乎中，找到愛我的證據。

「你先下來！」

「不要！」從她焦躁的眼中，我看到了愛，還有更多被磨平的不耐。

「快點下來！」

她忍受不住我可能傷害自己的可能，直接將我抱了下來。

我的雙手搥打著她的肩膀，腳也在胡亂地踢著，臉上的表情卻前所未有的安心和放鬆。

『阿，她還是在乎我的。』

這樣病態的追求愛，藉由傷害而證明自己的存在。

就是我的壞習慣，對吧。

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我便從那個遞出手的角色，已然變成掙扎、挑釁著、渴求關注的受害者。就這麼依循著那些曾深惡痛絕的惡習，複製在我自己的身上。用著我最討厭的方式，報復著愛著我的人。

一次、一次比過去的手段激烈，從情緒勒索，到傷害她，也傷害我。明知這些只會讓她眼中的愛逐漸消散，我卻無法停止。

她愛我、她不愛我、她愛我、她不愛我，抓住她、放開她、抓住她、放開她，愛她、離開、愛她、離開，摔下去，

_____摔不下去。

我一直都知道，我是個極度欠缺安全感的人。相較於外表給人的感覺，我就像是空寂的黑洞，吸取能量卻從未排出。我的安全領域，僅由我自己所供應。但是，比起「愛」自己，我又更擅長於「愛」人。或許是因為熟悉於想要被愛的模樣，我總敏感於那些渴望愛的樣子。

我們會在一起，能說是我一手促成，是我誘著她進入我的世界。因為那些無微不至的照顧，到後來，相處時有點笨拙卻又用心的對待，以及明知我在吞食她的生命力，卻仍將我捧在手心不捨得摔的愛，讓我緊抓著她。因為渴望這份專屬的喜歡太久了，久到我都不相信他會實現。所以她在出現我面前時，我用盡全身的力氣，強迫她反覆證明愛我的真實。

時而高傲、時而怯懦，用著最鋒利的言語和令人不恥的行為，乞求著她的愛。

我對她的感覺總是很矛盾，因為一通來自我家的電話，對她的態度，就可以瞬間在躁和鬱之間快速轉換。無法宣洩而出的壓抑、痛苦窒息的罪惡感，讓我在她的面前就像個瘋子，徹頭徹尾的，瘋子。我不知道她到底愛我哪裡，或許是愛我的傷口、我的脆弱、我的堅強、我的高傲或我的不堪，又或者如她所說，只是愛我。

「你愛我嗎？」

「愛阿。」

「有多愛？」

「很愛很愛阿。」

「真的嗎？」

「對阿。」

『我也愛你。』

反覆的詢問、激烈的舉動、發狂般的歇斯底里，用著無數的方式，在確認她愛我的真實。每當她又包容了不同面向的我時，我總在安心的之中開始罪惡的害怕。

『我說的話是不是傷到她了呢？』

『她看到我這麼瘋狂的舉動，會不會害怕我呢？』

『我是不是都在消磨我們之間的愛呢？』

『再這麼下去，她會討厭我的吧……』

『會不會就這樣，不愛我了呢？』

如同魘症發作般的羞愧感、罪惡感和不安，就像週期一樣繞著我轉。

『畢竟，就連我自己，也無法愛我自己。那她又怎麼會愛我呢？』

在和她相處的日子裡，我總會慶幸我遇到了如此美好的她，又在同時被映照在陰影底下的模糊不已、混濁的我所刺痛。

每當她用那雙清澈的眼看著我，帶著我所乞求的愛，看著我時，我總忍不住看向我的手。我的手上，空無一物。然而，恍惚之間，我會看到那一隻隻指頭上，沾滿綿密、濃稠，帶有些許白濁氣泡的透明黏液，細聞之下可以嗅到淡淡的腥氣，若在出神中凝視，不注意間伸出舌頭輕舔，會感受到不同於日常的鹹。

他們像蜘蛛網絲，纏住我的手、我的人生、我的愛，還有她的愛。

我常會想到那些假想、夢魘以及如真似幻的性。她是一個乾淨到，讓我即便刻意忽視，仍會意識到自己是多麼骯髒存在的一個人。

那些白濁，是我認識到自己，釋放自己，唯一學會的方式。

回想第一次接觸的性愛場面，與多數人不同的，是一場切身的實境真人表演。沒有誇大的生理反應、精心編造的劇情表演、各式的體位也不是展現的太清楚，且印入眼簾的主角更非是一生可能都見不到一次的男優、女優。而是在當時睜眼見、閉眼見，維護著我最低生活品質的人類。

那些背景、燈光、鏡位、視角我都沒有清楚的印象，僅依稀記得，那是一個對於五歲小孩尚且無法理解的樂園，充斥著深若沼黑的恐懼和摘下秘果後的衝擊。我的首段幼兒記憶，便是那樣難以開口的性。

以人來說，賦予肉體，將生命誕於這個世上的人為母親，而其中透過高潮迭起的愉悅，為基因序列貢獻一份力的人為父親。

人類透過繁衍，組織社會、建立起將自身所束縛的規則而形成不同的文化脈絡。我也並無特例的，在這樣的組

織架構當中所成長。

在我所生活的這塊土地上存有一定的教育體制，托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多數在這個地方生存、微不足道的人們也可被大致切分為這幾個時期。

我的故事，是從一片樂園開始說起。從幼小稚嫩的嬰兒逐漸成長起，直至初上小學時期，都在樂園之中長大，這個充斥人生最美好事物的地方沒有太多的誘惑，有的僅是善意和善意。這裡的善意有著數不盡的煙霧、發酵過後濃縮又濃縮的酒精和戛然而止的尖叫粗吼。在這個世界中，我永遠有足夠多的時間注視著我的雙足，看著腳底所踩踏的方寸，進入我的靈魂。

阿，那是愛。我感受到那裡有愛，滿溢而出、將我吞噬的愛。

酒瓶相撞而激碰出的愛、煙霧尚且不及消散速度而被吸入肺葉的愛、反覆矛盾扭曲的話語如真似幻的愛，更不用說那些親身示範演練，激情、炙熱瀰漫整個血液的愛。

這些愛都讓尚且還未意識到生命是內含著何種意義的孩子，學會了生存的必要條件。其中，雋刻在靈魂深處的，是那些與渡邊淳一所相比擬的不甚華美、精巧、而誘人的純愛動作。

即便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畫面早已模糊不清，但那些肉體相撞的聲音、愉悅和痛苦摻雜的呻吟。依舊會在那些夜深人靜的夜晚，以及夜不能眠的耳邊迴盪。

讓當下，尚且純白如紙片，在尚未完成影印作業的機台當中，即被瞬間夭折。透過上帝視角，看著那個稚嫩純潔的孩子，在嘗試用著仍不能完全掌握的下肢，磨蹭著對

當時的他來說，略顯粗糙、乾澀的床單時，我即深知道，這個世界對他來說是片荊棘。

一次又一次的加重磨蹭的力道，摩娑著被單和肌膚所發出的細碎聲響，毫無遮掩的灌入。在不間斷的摩蹭、接觸之中，雙腿所能支撐的力道已顯得疲乏，然而這些，就像生物的基礎功能，早已刻印在基因和血肉之中。所以我的學習並沒有耗費太多時間。我在快速的幾秒間很快地學到，借用重力將自己的腹部貼合底下唯一的愛人，臉部深埋進不見底的黑暗漩渦，雙手如同禱告般的握緊，渾身肌肉攣縮著，止不住地顫動。

蟄伏著、抽搐著，細細拿捏撞擊的力道和速度。在愈發短促的呼吸、長吁的痛苦和呻吟之中，床板逐漸應合著並不悅耳的奏鳴曲，最後幾下用力，感受下體的濕潤已淋漓的沾濕底褲，渾身劇烈抽動了下，下腹處所散開的柔和及快感便漫溢至全身上下。消弭了當前腦海中的世界。

就如古典制約理論所描述，我在幾次的學習，知道了從磨蹭下肢的這個動作，可以獲得快樂。於是，在還沒有認識到性的時候，就已經學會它了。

雖然本能身體的機制逐漸在腦中建立起連結，但在經過後天的道德灌輸後，打破窗紙的那一日也逐漸向我撲來。我終於意識到，這件事，這件我唯一學會讓我快樂的方式，是錯的。

後續每段愉悅所衝擊的顱內高潮，經絡、骨血的相交融合，斷裂又再接回的靈魂，在之後的每段性體驗過程中，都逐漸與臉上愈發痛苦猙獰的表情，形成強烈對比。

這片樂園在一次又一次的削皮烙骨中，緩慢剝落。我在慾望和罪惡間尋求著平衡。然而，如同伊甸園中蛇信所吐露出的誘惑，在我之外的環境，總會勾引著我犯罪。

隨著一次又一次在煎熬中的反覆掙扎，生命開始顯露出它的爪牙。一而再再而三的精神虐待，總讓我在靈魂的抽離間恍惚、失神。

從荊棘叢中蜿蜒掙扎竄逃而出的愉悅倍受代價的，宛若毒蛇的噬咬，神經毒素、出血性傷口和緊纏而窒的呼吸，猶如印記，刻在我的骨血之中。外在的束縛和我的本能，產生了極大的矛盾和衝突。

那些無法宣之於口的，險些溢出口中的恐懼，逐漸自我的身體深處蔓延開，衝撞著每個指尖孔洞，卻持續找不到洩洪的出口。他們如洪水猛獸，侵吞著我的腦袋，過於炙熱、燙口的感受，總讓我想要逃離這一切。

而避無可避的我 卻有絕望的只能選擇我唯一認知到的方式，獲得解脫。

對那時的我來說，一周見不到幾次面的「爸爸」和「媽媽」，便是我唯一的珍寶。只有在那些時刻，我可以當個完整的小公主，享受所有在這個年齡下能夠肆意表現的任性。然而那些擁有他們的時候，短暫的令我措手不及。

緊抓著欄杆、跪趴在地低吼著如同小獸受傷般的神情，總會在隨著幸福後而出現。不曉得是否是想逃避自己的罪，又或者只是貪戀那些美好的假象，我總是試著挽留我永遠都抓不住的人。

內心的反覆拉扯，一路將我拉拔長大。我內心深信，過了這個時期，一切都會改善。

我相信他們的愛，他們是如此的愛我。他們對我的愛，會沖淡所有的憤怒和痛苦。過往的爭吵會煙消雲散，我是他們愛著彼此的證據，所以，如果我們一起生活、互相擁有著彼此，他們便不會再憤怒、哭泣，也沒有那麼多的分離和恐懼了。

我的希望終在八歲那年實現。雖然不捨那個充斥的愛的樂園，但我仍然對於我未來所會擁有的幸福快樂，抱著滿滿的信心。

然而，即便是過了十幾年後的我，依然對人可能的彈性和轉變感到驚訝。原先滿心的冀望、會緊抓著門外欄杆、對著父母的出現望眼欲穿的那個孩子，竟會在後來，這麼想逃離有他們在的地方。

人們總說，時間會帶走一切。

但我覺得，時間並不會帶走一切。有的時候，時間的流逝，只會讓事態變得更加嚴峻。

有時候，事態嚴峻的程度甚至會超乎你過去的所有想像，並推翻所有你對美好的幻想。

我從我的小樂園，搬了家。

新的家，說是家，不如說是一個房間。一個我能待著的房間。

那時爸爸和媽媽仍住在阿公阿嬤家，我們三個人就這麼一起生活在那間小房間裡。雖然這個房間不大，但畢竟是我們一起待著的地方，恩，我當時是這麼想的。

但進到這房間住的第一天，我就發現，這裡的一切和

我想像的太不一樣了。我的存在，硬生生的從隱藏地雷變成了燙手的未爆彈。

或許是因為他們的年輕，還沒學習如何接受一個新的身分，也尚未接受我的存在和意義，我們之間，總隔著太多的意識拉扯。我的生命，就這麼持續被動地在他們的自由和責任當中定義。

有的時候我會一個人守在空無一人的房間，有的時候是一個月兩三次，有的時候是一個禮拜兩三次。

最初的時候，我會同他們一起出去玩，但他們玩的我都不喜歡。我不喜歡在別人的家裡待到很晚，我不喜歡叫著我根本不認識的人，我不喜歡自己像個娃娃被展示，我不喜歡被迫表演，我不喜歡想回家卻不能回家的感覺，我不喜歡想睡卻又隨時會驚醒的瞬間，我也不喜歡討厭著這一切卻不讓我說出來的他們。

後來的時候，因為我的不配合，所以我都會自願留在家裡，留在家裡的時間，會滴答滴答的過去，我會看著壁掛上的時鐘，從秒針，數到分針，從分針，在數到時針，看著時間切過一天。我的時間也會快一些。

我在衡量著自己的負荷中，決定每次自己待著和出去的機會，雖然這樣的算式有點孤單，但我也算是從中找到了平衡。畢竟那些自己待著的時間，還有我自己陪著。

我也有些慶幸自己從選擇的遊戲當中，倖存了下來。但是，每每我走出了一道迷宮後，總又有另一個挑戰在等著我。

雖然我的存在卡在了他們年輕、愛玩的時候，但我有時候也很高興有這樣的他們成為我的父母。在所有的學校活動中，我最喜歡的並不是校外教學、同樂會或是那些等待我上台領獎的時刻。對小時候的我來說，最喜歡的學校活動，是每一年固定一次的家長說明會。看著明豔動人的母親，穿著年輕、流行的服飾；帥氣帶有深邃雙眼的父親帶著母親，一同出現在一眾家長的面前，是我最驕傲又快樂的時候。

在母親所有的打扮中，我最喜歡看著她穿著窄短裙，而在媽媽的短裙中，我最喜歡那件牛仔短裙，沒有多餘的花紋，墨藍色交錯的深淺，會將母親纖細、白皙的雙腿襯得更加修長。每每看見母親穿上它後張揚、自信、大方地笑，我也總會被那樣的快樂所渲染一番。我為這樣美麗、大方的女人是我的母親而感到驕傲。

那一天，母親也是穿著那件我喜歡的窄短裙。

後來回想起來，我才發現這是我看過最爛的一場戲，主角的演技非常青澀，故事背景在深夜，約莫凌晨一到兩點的時候。一杯又一杯的酒精灌入，眾人腳邊的玻璃瓶肆意傾倒，一聲又高過一聲的吶喝，在酒杯間碰撞。

我又在一次的選擇中，低頭於渴望溫暖的時候。

「你多吃一點，這邊的菜很好吃」看著終於從人來人往之際、觥籌交錯的混雜中抽身的母親，遞給我的一點關心，我竟逐漸感到麻木。

「這是甚麼。」蹙著的眉就沒有放下過的時候，看著眼前的清粥小菜，我只覺得身邊那些刺鼻的香水味、菸酒瀰繞的刺激混著這碗清淡的白粥，襯的越發無法下口。

我在逐漸木然的情況下，被迫扮演了一個啞巴的角色，在這場戲裡出演一個被羞恥縫起了嘴的裝飾品。看著這個穿著我母親外衣的女人逐漸失態，臉上原先張揚著的豔麗，也扼殺了我對家的所有想像。看著她抱過一個又一個男人，而那些男人，在攬過她的身子後，又會面對著我，數落著母親的不堪。雙眼神都像視姦著我的自尊，將散落一地、碎的無法拼湊的理智匆促撿起，雙目失神，無法轉身踏出的腳步，硬生生的被釘在原地。她的那件毫無花紋的牛仔短裙，也逐漸染上了我辨別不出的顏色，而後，在我不注意間，蒙住了我的雙眼。

過去的某些時刻，我都會想：『為甚麼？』『我做錯了甚麼？』每次和他們出去，直到深夜才回家的時候，我都會暗自在心裡想：『我下次要留在家裡。』但每當傷好了，結痂了，沒那麼疼了，我又會一再的被可能有的溫暖所誘惑。我知道，我其實很不喜歡一個人待著的感覺。

但是這一次，在那一刻我知道了，過去我問的『為甚麼』其實都不重要。雖然機會很小，但有些人，不一定要偷拐搶騙、殺人犯罪才是壞人，就只是剛剛好，又只是沒有為甚麼，又，不需要為甚麼。

人在不曉得自己的身分定義時，或許最好的方式，就是藉由身邊的環境、人、事、物判斷自己是誰。

看著我碎了一地的想像，想著，又或許甚麼也沒有再想。

唯一印象深刻記得的僅是：「那道菜最後送入我口中的菜真難吃」。

我拖著我僅剩的靈魂和零碎的自尊，回到了家。

我略略整理著自己的床，身體和精神的疲憊已經讓我難以再保持清醒。但母親沉重的身體擋住了我的去路。我微惱著看她毫無防備、痛苦的神色，竟不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

「你去我們床上睡。」父親也意識到了我們的僵持不下，將我趕至一邊的大床上。

天知道我想要的不是睡，而是屬於我的位置。

然而，不過半分鐘，我就清楚了，那裏已經被強制徵收了。在我的精神出走的時候，我連我的位置都丟了。

父親趁著意識不清的母親昏昏沉沉時，略帶安撫的半強迫脫下她的衣物。

原先仍帶有不甘的我，以最清晰的保護機制快速轉動。我用力地閉上眼睛倒在那張大床上，用盡全力、握緊雙拳的嘗試讓自己冷靜下來，深呼吸、吐氣，讓自己真的能睡著，讓我真的能睡過這一場惡夢。但我該清楚的，今天晚上，神早已怠班歇業，無論我怎麼衷心的乞求，祂都對我的聲音視而不見。

那些聲音、喘息輕飄飄的鑽進我的生命裡，我毫無招架之力，任人刀俎。

「啊……嗯……」

「哈……」

「舒服嗎……」

「阿……嗯」

那些粗喘和細聲地呻吟交織，所有性事中的淫聲浪語，全都一字不落的輸進我的耳朵裡。

好想逃—好想離開這裡—，但是我的身體，被釘在這裡。我的右腳，緊捆著我的左腳，摩娑著。巨大的被單罩住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我的靈魂躲在耳後髮梢間，那是最安靜的觀賞位置。

就這麼兩次稱不上精采淋漓的性事，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巨大的陰影。

我將自己帶上不食人間煙火的表象，嚐盡所有壓抑過後的酸澀，在一輪又一輪的糾葛拉扯中，不斷放縱自己。藉由性愛，獲得快感。

但嚴格的來說，或許那些也根本稱不上性愛，只能勉強說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虐待。

可能是反覆褻瀆自己身體的罪，在夜深人靜之時，我總得站在斷頭台前，用著利刃 一刀一刀的剜下，皮膚底層隱藏著的醜陋慾望。然而，即便已是這般的掙扎和矛盾才能換取到的平衡，同樣需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就算是久站在高索上跳著大球的小丑，也總有耐不住身體極限的一天。

我的精神，在長久的支撐下，終已逐漸潰堤。我重重的摔下來了。

聽說，人的潛意識會透過夢而表現出來。我想，這應該是真的吧。在夢裡滑了無數次的腳，險些摔疼的恐懼，將我整個人搖醒後，下一次閉上眼的當下，該建立幾次的心理準備，才能安穩睡下呢。夢裡的世界，總不知道被誰上了蠟、抹了肥皂水，是個不安好心的人呢。安穩的睡著怎麼就這麼困難。

無數次滑落的經驗，讓我連同數著階梯，往下走時，也做好了隨時墜落的準備。我的右腳，聰明地縮了起來，綑緊著左腳，將我的自由囚禁在方寸的階踏間。



佳　作　陳思妤 / 半斤八兩

得獎感言

首先這篇文章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因為我沒想過我的小說會得到評審的認可，並獲得了佳作。期初我會選擇寫小說參加這個比賽，純粹只是小說組的獎金比較高，而且開學前有很多空閒時間，就參加了。這篇短篇小說的題材其實是來源於作者本人，我的日常生活。事情發生的當下，我真的覺得非常的生氣，為何我的妹妹可以這麼懶惰，而且為何我的命會這麼苦哈哈，所以為了揭發她的惡劣行為，我一氣之下就寫了這篇小說！實際上我並沒有像小說中的“我”一樣，那麼快發現自己本身的問題，反而是在設計這篇小說時，我開始慢慢回想當時的自己。我越想越覺得自己好幼稚，怎麼可以因為小小的家務而和我妹吵架，真是啼笑皆非。可在事件搞笑幼稚的背後，有那麼一個容易讓人忽略的人，我的母親。我就在想，若我們姐妹倆到最後都沒有把碗碟洗乾淨，誰會去做？我母親。若我們冷戰或者大打出手，誰會傷心？我母親。我不想看到我母親難過，所以即使我很懶惰，但我選擇妥協。我想說，一篇小說的成功肯定少不了反派的存在，所以我稍微把人物刻畫的誇張了些，妹妹你不會介意的吧？最後小說娛樂成分居多，沒什麼深度內容，大家看個高興就好。

半斤八兩 | 陳思妤 / 物治系

天空忽明忽暗地，隱隱伴隨著幾道無聲的閃電，空氣中的風嘯聲無不預告著接下來要發生的事。看著那依舊晾在墻壁上的拖把，明明就沒剩多少布條，滴出的水卻是延綿不絕，我不禁陷入了沈思，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包辦了家裏大部分的家務，可能是從父母開始做這份新工作起吧！

由於他們的工作性質尤其是母親，廚房和餐桌成為了她每日最長時間呆的地方毫不誇張地說，可從天亮直至天暗。與其相反的是，自從高中畢業後我成為了家裏最空閑的人，一個標準的三無人士，無學業，無事業和無家庭。所以家裡大部分的家務自然而然就落在了我的頭上。那肯定會有人問了，那剩下的小部分呢？當然是家裡除了我之外的另一個小孩啊。她仗著在籍中學生身份需要上網課，所以那小部分的家務就是把全家人的衣服丟進洗衣機裡，再勞煩她抬起玉手啟動按鈕讓它自行運作，等個眨眼瞬間般的一小時再把衣服晾曬起來就行了。所以網課是真的好，不僅促成了學子們在疫情期間能夠繼續接受教育，也成為了某人很忙沒時間做家務的借口，那眨眼瞬間般的一小時也被她說成了一眼萬年。

想到這裡我的視線也自然而然的瞥了一下那個小孩，看著她以翹起二郎腿的姿勢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笑嘻嘻的看著她手裡的的手機，時不時還發出細微的笑聲上著「網課」。

「妹妹啊，你上完網課了嗎？上完就去把洗衣機裡的

衣服晾起來！」母親中氣十足的聲音從客廳的另一端傳出，儘管這已經是我聽到的第九次。

等了一會兒，我開始懷疑她是不是在對空氣說話時，她又重複了一次。

好樣的，進二位數了，「空氣」這時候才慢悠悠的以欠扁的聲音大聲的嚷道:「還沒！還沒！我還在上著課！」我心道不就是摸魚麼，都是我玩剩的伎倆，以為別人看不出來嗎，可偏偏問的人卻信了。耳邊的唸叨聲還在絮絮斷斷的持續著儘管聲音的主人雙手正在熟練地忙碌著，可能一心二用都是女人的天性。

把拖把晾曬在外面後我擦了擦額頭上勞動的汗水，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機也走到客廳開始了我的鹹魚躺，但這和某人還是有差別的畢竟我是光明正大的。

客廳的另一端，一個個大小一致的紅龜粿整齊的排列在餐桌上，等待著它們的同伴到齊後再下鍋蒸熟。餐桌旁的女人坐在椅子上，動作熟練地搓扁著紅橙色的麵團，把碗裏秤好的餡料包進去再按入模具，使其成型。就這樣反反覆覆的做了幾十個，視線異常專注並沒有因為嘮叨孩子、或者是濕透的衣服所引起的不適感而影響到她的發揮，一個個整齊漂亮的紅龜粿像變魔術般地在她手中完美成型。做糕點最講究的就是不能讓它吹到風，一絲絲都不行不然就會變得乾硬，即使蒸出來也會嚴重影響到它的口感。因此餐桌上的風扇長時間都是不啟動的，導致吃晚飯啟動它時，它還沈浸在關閉的幻覺，赤裸裸壞掉的前奏。

可這一切都不影響客廳裏的我們，依舊人手一台電子產品。妹妹終於從一場又一場的電動遊戲脫離出來，餐桌上的紅龜粿已然變成了深紫色的喜板。她心滿意足慢悠悠地從沙發上爬起身，腳步拖著地板地往洗衣機的方向走去，路過埋頭製作糕點的母親時還帶著一絲埋怨，朝她汗流浹背的背後做了個鬼臉。在一旁縱觀全局的我，對她的行為嗤之以鼻，她這副沒大沒小的樣子，真想讓人把她送回去爐裡重造。我有時很好奇她做的家務明明比我還少，還愛拖延為什麼可以擺出一副「全世界欠了她」的樣子？

促成她變成這個樣子的原因可能得追溯到她剛剛上中學的時候，她為了不想再跟我這個姐姐上同一所中學，一意孤行地選了一所路程離家很遠的學校開始了她的住宿生活。母親覺得這樣正好可以讓她學會獨立於是就同意了，可小說中男主遠離家鄉後變得更加優秀獨立的結局並沒有發生在她身上，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跡象。如果讓我形容她，我覺得她就是脫了韁的瘋馬，叛逆的因子就像虱子一樣長在她的身上導致她沒方向地狂奔。宿舍生活是無辜的，一個人若是沒有自制力那麼說再多話都是假的。但母親見不得那失去木枝依靠的幼苗越長越歪，一鼓作氣就把她接回家了。後續的發展卻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的疫情而停滯了，就有了現在這一幕。

每當妹妹推遲不晾曬衣服時，母親最多也是嘴巴唸叨幾句，她若還是不行動，母親也就隨她去了。一個快高二的人了，總不能還要父母拿著鞭子一樣樣事情看著你做完吧，可當事人對她的年齡顯然是沒什麼認知。

可就是因為母親的這種行為讓我覺得這是對她的縱容、對她的包庇，所以我就理所應當替她做她不做的事嗎？次數多了，那些舉動在我的眼裡開始變了質。人啊，

都有一種慣性，只有事情對自己不利時，才開始想求公平，可這世界又哪來這麼多公平和公正。母親對她的縱容就像在我心裡某個地方裂了個縫。一旦有了裂痕只會越來越深，愈發覺得自己做了這麼多的家務，而妹妹只要撒個嬌，就可以作為她不做家務的藉口。難道就因為我比她早了兩年來到這個險惡的世界闖蕩，所以我處處都要讓她一頭，姐姐就應該做的比妹妹多、承受的責罵也得比她多。每次我和妹妹爭吵，不管什麼原因，我總是那個先被責罵的；即使知道原因，周圍人也只會說不要跟妹妹計較，她還小。我心裏感嘆，十七歲是挺小的。

傍晚了，天空不再是單一的藍白色，反而添加了諸多神秘的色彩，橘紅色中夾雜著淡淡的紫色，仔細看還躲藏著幾抹害羞的粉紅。家家戶戶的打工人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也把陽台上晾幹的衣服早早收回去了，徒留我家的衣服微濕地晾曬在陽台上，在眾多陽台中獨樹一幟、與眾不同、成為那空蕩蕩的「陽台群」中最出彩的一個。據母親所言，托某人的福我們家的衣服需要吸收日月精華方能收起來。對於她的做法我再一次嗤之以鼻，我開始思考，到底要以怎樣的辦法才能讓她多做點家務，畢竟她是時候要體驗一下社會的險惡了。這樣的想法持續沒幾天後，終於有一個絕佳的機會可以讓我展開行動了。

已經連續好幾天早上起床，窗口的乾淨臉蛋持續是在被雨滴不斷地拍打，毫無停止的一個狀態，空氣中也帶著絲絲的涼意，這對於要回歸被窩的人來說，是一個完美的天氣。可有人歡喜就有人愁，對於那些要天還沒亮就要去菜市場擺攤的小販來說，就不是那麼完美了甚至稱得上兩個字「糟糕」。

事件的起因在一個如往常般的凌晨五點鐘，手機的鬧鈴聲沒響幾聲，就被一只大手按掉了。大手的主人起身緩了一會兒，眼神才漸漸有了焦距，他轉頭看了一眼身旁的人，確認她在沒被打擾的情況下，才小心翼翼地起身往浴室走去。他走進把廚房，熟練地把放在蒸籠裡的紅龜粿、紅豆粿、椰絲粿、麻薯、糯米飯、白糖糕、紫薯喜板和番薯喜板整整幾百塊的糕點一個個整齊地放進黃色的塑料托盤，再裝上車。在前往菜市場之前，他還得開近一個小時的車程，往另外兩個糕點師傅的居住地，只為能讓顧客有更多的選擇。可遺憾的是，直至抵達菜市場天是亮了可雨卻還在下著。菜市場呈現出一幅人少攤多的現象，雨天往往不是人們選擇出門的好時機，毫無意外父親最後也以慘淡的生意結束了今天。

雨勢並沒有因此而憐惜父親，反而在接下來的幾天亦是如此。在經歷了連續兩天的糟糕狀況後，在隔天起身看見外面的磅　大雨時，父親已經可以淡然面對甚至當機立斷宣佈，要休息兩三天以避免更大的損失。我們也心疼父親自從從事這行業後就沒怎麼休息，所以父親獲得全票支持。

當我早起看見客廳裡坐在沙發上的母親時，滿滿的違和感湧上心頭，楞住了一會兒才想起，啊！對了，今天他們休息。

「桌上有我剛買來的麵啊，快點去吃，吃飽就去掃地。」母親頭也沒抬，神機妙算的就知道是我，甚至還可

以冷酷的命令我。不過也是，等某人起床應該是午餐時間了。我往廚房走去，找出碗和筷子後順手把那些已經瀝乾的碗筷從碗盤瀝水架排進碗櫃裡，不然等母親發現肯定免不了一頓嘮叨。有時我甚至懷疑某人就是不想做又不想被嘮叨所以才那麼遲起床，不管算了那句話怎麼說來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自認倒霉的拿起桌上其中一包的雲吞麵倒進我的碗裡再順手把雲吞麵上擺著的，綠油油的蔥花和蔬菜用筷子夾進另一包雲吞麵裡，不過這對我不公平還得再夾兩顆雲吞放進我的碗裡，啊，這就是早起的唯一好處吧！沒幾口的雲吞麵硬是被我吃成了法國餐，不過該來的終究還是會來的。

洗完碗筷後，我開始了一系列幫地板美容的任務。把它臉上的灰塵頭髮等髒東西去掉後再幫它洗個臉，一頓操作下來已經是一小時後了，沒辦法它的臉太大了。每次我不想掃地拖地板時，母親肯定都會熟練地說上一句：「掃一下再拖一下罷了，我十分鐘就可以解決。」這句話的法術攻擊在我每次經歷過那一小時後，都要暗暗反對一番。不過我這人喜歡先苦後甜，在做完今日份的家務後我開始了和沙發連為一體的生活，當然少不了我的寶貝手機。

我開始快樂的和手機玩耍的時間，卻是母親結束今日份休息，開始工作的一天。雖然今天父親休息，她不用製作糕點但家裡的雜務活不管大大小小都需由她來操刀，所以她名義上的休息日與大掃除劃上了等號。有時我甚至覺得這是身為處女座母親特有的潔癖行為，必須徹底讓這個家實現真正的乾淨得發亮才肯罷休。

她默默地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往廚房走去。餘光裡我看見母親的背影一層層的拉長了，心中突然有種異樣的感覺但還沒等我細想時，手機裡搞笑的聲音把我的注意拉了回去。我躺在沙發上滑手機，父親就坐在他的電腦前玩他的電腦遊戲，我們父女倆在這個空間裡有種莫名與世無爭的氛圍感，沒人能打擾。父親只要一不販賣糕點，他的屁股基本上就離不開那張電腦椅，使得母親常常抱怨他的叛逆期拖至現在才開始，妥妥一個老頑童。

手機裡的視頻進入了廣告階段，我抬起了有些酸痛的脖子稍微扭一扭，墻上的時鐘顯示十二點半了，某人竟然還沒起床不過一想起今天是週日就理解了，是她的正常操作。外面還在下著雨，客廳裡的風扇吹得我有點冷，在經歷過一番掙扎後才從沙發上慢悠悠地起來把風扇的度數調小點，再繼續回歸沙發上躺屍。又過了一會兒，飢餓的感覺終於讓我想起去看我親愛的母親在幹什麼，廚房裡母親正墊著腳站在灶台上擦洗那長滿灰塵的排風扇，排風扇的位置有點高母親擦得有點吃力。她明明只有一米五的身高，但站在那高高的位置上吃力地擦著排風扇時，我恍惚覺得這她才是她真正的身高。

「媽，你午餐有什麼想法嗎？」這是我們之間的暗號，我覺得這句話既有禮貌又不失涵養，非常適合現在的情況。母親轉過頭來沈默的看著我，她擦了擦佈滿額頭的汗但好似沒什麼用，汗依舊滑進了衣服並滲透為一體。

「你沒看見我還沒擦完嗎？怎麼準備午餐？」

「那我幫你擦，我幫你洗布再遞給你，嘿嘿！」我殷勤的笑了笑，然後伸手接過母親手中的布。

「樓上那位起身了沒有？」母親一邊擦著排風扇一邊

問道。

「還沒呢，還在睡著。媽，你看我是不是很孝順幫你做了那麼多？」我站在水桶旁抬頭看著母親。

母親聽了我問的話後，嘴角微微上揚表示無奈，「是是是，你幫我去叫她起床。兩點都要來了還在睡，真是的！」

我把洗好的抹布遞給母親，就往樓上跑去打算去教訓某個還在賴床的人。我和母親在這裡辛辛苦苦的幹活，她竟然好意思繼續睡覺！

「嘭！嘭！嘭！」我把對她的不滿發洩在房門上，門內的人好像沒有察覺似的，一片寂靜。

「嘭！嘭！嘭！嘭！嘭！嘭！」一套連環拍送給她，房內的人依舊毫無聲響，樓下的人反而躁動了起來。

「你要砸門是嗎？這麼大聲，要把門敲壞嗎？」父親的嚷嚷聲從樓下傳來。

不知是聽到我的拍門聲還是樓下的怒哄聲，房門終於開了。妹妹睡眼朦朧的走了出來，她的眉毛皺成了川字型，眼睛更是擠成了一團，不耐煩地看著我。

可抱怨的話還沒開口，我先發制人「你要睡到幾點？每次都要別人來叫醒你，大小姐啊！快點下來啊！不然等下上來的就是爸爸了！」一頓輸出後，我直接扭頭下樓了根本不需要看她，我都能想象出來她此刻的樣子肯定很出彩，句子的結尾我特地加上父親大人的名號，畢竟她這個人欺軟怕硬。輸出一通後心裡頓時舒服多了，果然負面情緒是可以傳播的。我瞧了一眼墻上的時間，畢竟她常被母親說她是立志要在樓上當新娘的人，沒有一時半會兒是下不來的。

果不其然，過了大約一小時，樓梯上才響起了慢悠悠的腳步聲。我看著她目不斜視的從我面前經過，徑直走向廚房。母親的聲音隱隱約約從廚房傳來，不用想都知道是讓她趕緊去吃早餐，雖然這個時間點我們已經吃了午餐。

母親的大掃除在太陽歸山時宣告結束，晚霞透過廚房的窗戶一層層地灑進來披在母親的身上，可她本人卻無暇顧及，她拿著鍋鏟翻炒著鍋裡的土豆燉菜，準備著晚餐給我們這些好吃懶做的孩子吃。她拒絕了父親提議外帶食物的想法，說疫情期間還是盡量少出門加上她一貫秉持著外面食物不健康的想法。

飯後，父親把盤子往前一推起身走了，剩下我們這些慢吞吞的女人們。我瞥了一眼妹妹，見她還在跟母親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碗裡的飯還剩很多。於是我也開始放慢了吃飯的速度，一口嚼近三十下再自然地不讓人懷疑的加入她們的談話裡。

「等下後面的鍋順便幫我洗，還有我和你爸爸的盤。我忙了一整天很累了。」母親吃飽後在起身離開前對我們倆說道。我一向不喜這種不點名道姓的任務，誰去做？我們誰都不想做。此刻餐桌上只剩下我們這兩個人類、一堆盤子以及廚房的狼藉，我摸了摸有些發酸的咬肌，心想這個神聖的任務應該由這位坐在我對面，一整天下來除了曬幾件衣服以外什麼都沒做的仁兄做，畢竟我今天掃地、拖地、折疊衣服和外加幫忙母親大掃除，手已經有點發酸了。這麼一想後，我更加理所當然地繼續維持我吃飯的速度。

就在我埋頭開始想數碗裡到底有多少顆飯時，對面的人終於起身了。「吱呀！」椅子刺耳的聲音，這是遊戲結束的聲音。我看著她默默的把桌上所有的盤子疊起來然後往廚房裡走去，走到門口前還轉頭看了我一眼。那個眼神毫無波瀾，但我們倆都明白這其中的意思。

後面接二連三的早晨，雷雨依舊甚至變本加厲，絲毫沒有停止的意思，父親依舊沒出去擺攤。父母的臉上也從一開始因獲得短暫歇息的愉悅轉變至憂心忡忡，與外面黑壓壓的烏雲統一一致了。對此絲毫沒有察覺的我和妹妹，已經開始打響戰爭的硝煙了。

可能是因為有了頭一天勝利的開端，在接下來的兩天，晚餐的飯碗都由妹妹洗乾淨了。對此我表示，第三天我會繼續加油，掙個三連勝回來的。讓她增加點家務量也好，不然整天那個一拖二不做的樣子真的讓我心裡非常不忿。畢竟已經說好的，讓她嘗嘗世界的險惡就從家裡開始，不然以後出到社會我怕她會應付不來。

晚餐結束時的時間，同樣的場景，同樣的兩個人，但有人的心境卻發生了變化勢要翻身把奴唱，對此沈浸在頭兩天勝利的我，毫無察覺不過即使察覺了我也不以為意。

「我今天不想洗碗！」妹妹看著還在吃飯的我說道。對面的人深色平靜，臉上看不出什麼表情只是一雙深邃圓溜溜的眼睛直楞楞地盯著我，似乎是在對自己剛剛說的話表達堅決不讓步的態度。

「你……你說不想洗就不洗，那我說不想掃地可以不用掃地嗎？」她的眼睛有點嚇人，我被她瞪得差點沒了身為姐姐的氣勢，幸好我是坐在椅子上，不然姐姐的面子該往哪擺，我咽了咽口水然後不甘示弱的回道。

「我告訴你，你今天一整天只是晾了幾件衣服罷了，而且吃飽了就快點去洗後面的盤子和鍋，我是不會幫你洗的。」我把最後一口飯往嘴裡塞，然後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拿起自己的碗盤直直地往廚房走去，留給她的只有一個冷酷的背影和桌子上一堆的碗碟。

她顯然是沒有料到我的反應如此，火氣頓時蹭蹭蹭地往腦門上沖，動作也迅速地把桌子上的碗碟疊起來，然後捧到廚房裡，動作一個俐落地丟進我旁邊的盥洗台，碗盤和金屬製的盥洗台的碰撞聲發出了不小的聲響。

「掃地不是本來就是你應該做的嗎？還有我已經洗了好幾天的碗盤了，今天我只是叫你洗一次而已又不會死。」我被她的奇葩發言震驚到了，是不是我每天重複做著這幾件家務活，別人就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而且我做的家務活不只有掃地這一項呢！我放下滿是泡泡的碗碟，轉頭看著她。

「什麼叫只是掃地，我每天掃地、拖地還要疊衣服你呢？只需要曬幾件衣服罷了喔！」

「這個不是本來就分配好了的嘛！」

「誰跟你分配好啊！我是腦門被門擠了，才會做這種一看就不公平的分配嗎？」

「明明……」一提到這些，我這幾天的委屈和不甘像開了閥的水龍頭湧了出來，一發不可收拾，還沒等她講完我就搶先說了。「明明什麼？之前安排好的？那是因為你那時候在學校住宿不在家，所以家裡所有的家務才全部落到我的頭上。現在你回來了，一句『你要上網課』就可以

只晾曬衣服，還有每週一次的樓上掃地和拖地你也可以偷懶不做！我只要一做了這幾件家務，就變成一定由我負責了？我就要一直做下去了？傻子都看得出來我們的家務分配量很不公平好嗎？」

「我做不做又關你什麼事？那本來就是之前安排好的，我都洗了那麼多次碗了！」她似乎是被我的三連問說愣了，只會加大音量重複著說過的話。

「我不管，我只洗我自己的碗碟。」我懶得跟她扯那麼多，用比她大的音量說完後就把頭轉回去扭開水龍頭的開關，把自己的碗碟沖洗乾淨。

她看著我直白的動作，眼淚蓄滿了整個眼眶，嘴角癟起來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把碗碟放進我用著的盥洗台，用她壯碩的身體把我擠到一旁哽咽的說道，「我也只洗我的盤子！」

說不過我就動用暴力，我趕快用雙手去推搡她，比她矮小的我顯然是推不動她的，但至少能妨礙到她的動作。她被我一推，就好像突然啟動了她某個開關似的，眼淚嘩啦啦不要錢似的從眼角掉了下來，哭泣聲有逐漸上漲的趨勢。

我停下我手裡的動作，無語的看著她。我已經不是第一次經歷這一幕了，從出生到現在，每次我們吵架不管是誰先動手先哭的人一定是她。而結果也應了那句老話「會哭的孩子有糖吃」，他們就會覺得哭的人肯定是受委屈了，但不會哭的就沒資格吃糖嗎？這招她玩的是輕車熟路。

平常只要我們一有爭吵的現象，肯定會第一時間出來「滅火」的母親今天卻異常安靜，好像在看一場鬧劇似的。

「連洗幾個碗都要吵，還有你哭什麼？我本來要看你們什麼時候停，但我很累了！」母親充滿嫌棄的語氣雖不大，卻足以讓廚房的人聽清楚。那雙眼淚快要淹沒的眼眶把目光轉向母親，剛要把萬般的委屈訴說出來時，母親就轉過身走到餐桌沈默地用抹布繼續擦拭著桌子。

看著她的動作，我無聲地笑了。是啊，這可不就是一場荒唐至極的鬧劇嗎？

我把盥洗台裡的鍋鍋碗碗全部洗乾淨，離開了這個讓我難堪的廚房。經過母親時我連瞟她一眼的勇氣都沒有，只能狼狽兮兮地逃開，母親卻像沒察覺似的繼續做著家務。我們在那邊為了幾個家務活去掙得面紅耳赤，可做最多的人卻默不吭聲，如果我們都不做，那最後誰得去做呢？鷸蚌相爭的下場，沒有漁翁得利只有漁翁辛苦而已。我不想做，但我更不想她做多。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去計算我做了多少的家務活，妹妹又做了多少因為真的不需要也沒必要。我口口聲聲怒斥著她的荒唐理論，但我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有時候不管在學業上，還是工作上甚至是生活中，我們常喜歡拿自己和別人比較，心裡暗暗計算著自己付出的多少。當自己做多時，就擺著一副正義的嘴臉斥責別人；自己做起相同的事情時，卻覺得這是理所應當的。真正的強者其實不在乎付出的多少，只在乎成果的多寡。



佳　作

林旻宣 / 同歸

得獎感言

首先，非常感謝學校舉辦迴旋梯文學獎，提供喜歡創作的同學們一個投稿的機會。這是我第一次投稿自己創作的小說，很榮幸也很開心能夠得獎，謝謝評審老師們的欣賞，十分高興自己作品當中的含義能夠傳達出去。

國小六年級時，我在好友的邀請之下開始寫小說，起初只是改編喜歡的故事劇情，後來漸漸嘗試自己創作。在求學過程中，我遇到許多同樣對創作小說抱有熱忱的朋友和師長，每當我完成作品時總能與他們分享並得到對方寶貴的建議，使我深深感受到我的創作旅程從不是孤身一人。很感謝每一位曾經幫助過我、鼓勵過我的貴人，若是沒有遇見你們，便不會有現在的我。

最後，再次感謝學校提供這個機會讓我們發表自己的作品、謝謝主辦單位每一位辛苦的師長，公開講評時與評審老師們的交流使我獲益良多。未來我會繼續投入創作，期許自己明年能夠寫出更加感人肺腑的作品，再次投稿迴旋梯文學獎。

同歸 | 林旻宣 / 醫影系

殊途山，封印上古邪皇之地。

四周枯樹環繞、百獸懼之；山坡雜草叢生、蒼苔滿布；山巔土壤貧瘠、草木不生，地上畫著奇紋異符，插著五色旗幡，衝天光柱直直沒入雲際，乃靈族先人所設之封魔陣。

於此山東方數里處有一高崖，為靈族根據地。靈族領袖千年來以守護殊途山封印為天職，人稱護印師一脈。

是年春季，一名身披墨色斗篷、面戴玄色面罩之男子來到殊途山下，緩緩抬眸，那如寒雪般淡漠而沒有一絲感情的目光覷著峰頂。

良久，他的薄唇微動，吐出語氣毫無波瀾，卻夾帶濃濃深意的一句話：「我回來了。」

話音甫落，他立即踏著玄妙的步伐，在山坡上順移穿梭，行過之處不留印記，唯有微微揚起的塵煙轉瞬即逝，無聲無息避開了護印師設下的層層防護；口中誦著奇異的咒語，途中駐守的護印師皆如遭雷擊般陡然失去意識，紛紛倒地不起。

不過一盞茶的功夫，男子已然登上山頂。

他佇立在參天法陣之前，冷哼一聲，又輕聲念了個咒，面罩下一雙赤瞳驀然散發出懾人的光芒，如同虎視眈眈尋找著獵物的鷹隼般，上上下下掃視著封魔陣，意圖找出陣眼所在。

最終他的視線鎖定於半空中一抹忽明忽暗之細微光點，他騰空而起，伸手輕觸之，霎時浩然正氣自法陣鋪天蓋地而出，綻放如煙花般明亮的光輝，灼熱痛楚自指尖迅速蔓延，傳遍全身，似欲將男子焚燒殆盡，他卻未因此收手，為面罩所掩的唇角反而揚起一道輕蔑的弧度，流露的笑意詭譎而令人膽寒。

只見他從容不迫的自懷裡取出一枚殘破的木盒，掀開其蓋，口誦異咒，登時，伴隨著悲戚尖銳的哭號，以及陣陣令人窒息的龐大壓力，源源不絕的暗黑色怨氣從盒中湧出，疾速包覆陣眼，而後席捲整個法陣，如飢如渴的汲取其靈氣、啃噬其法力。

頃刻間，封魔陣已變得黯淡而脆弱，其中封印的力量更是蠢蠢欲動。

「破！」見時機成熟，男子大喝一聲，隨著陣陣玻璃破碎般的聲響，巨陣竟開始崩裂瓦解。遽然風走雲驚，鬼哭神嚎，大地劇烈震動，寒鴉淒厲的啼叫聲似要衝破耳膜，有如喪屍般的腐臭味縈繞在鼻息，男子卻恍若未覺，猖狂而趨近瘋癲的大笑著。

此時，一支夾帶淺色光暈的箭矢劃開陰霾，不偏不倚的射中男子腹部，聖潔的靈力在他之五臟六腑擴散開來，與他體內滿盈的怨氣劇烈抵觸，令男子痛苦難當，喉間一股鐵鏽味上湧，自嘴角沁出如牡丹般鮮豔的血紅。

「束手就擒吧！」一名身著淡粉色襦裙，手執長弓的黑髮女子，面色凝重地自東方之高崖乘雲而來。

男子眉目一凜，眼中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感傷，他舉起右手，掌心朝天，匯聚玄雷邪氣，手腕一翻，將之化為球狀襲向對方。

女子見狀，平舉長弓，張開手掌輸出靈力，令長弓凌空旋轉，形成如防護罩般的屏障抵擋其攻勢，同時唸了個訣，使男子體內的靈力爆發而出。

力氣似隨之被全數掏空，男子雙腿一軟，跪倒在地。其斗篷為之震飛，一頭如雲飄逸的華髮失去遮蔽，暴露在空氣中。

女子一時愕然，緩緩走到男子跟前，伸出顫抖的雙手取下男子之面罩。

映入眼簾的面容，是如此熟悉，卻又如此陌生——血色的瞳中已失去以往的溫柔，冰冷得令人心寒。

女子臉色刷白，柳葉般秀氣的眉擰成一團，緊抿雙唇，任諸多想法湧上心頭，交織成結。

眼前的景象似乎越發模糊，男子的身影卻越發清晰，一點一點的，與她記憶中那活潑開朗的男孩重疊，恍惚地，意識飄到了那曾經美好的當下——

「潔——妳為何愣在原地？堂堂護印師脈主之女不會是怕了吧？」逾三十尺高的樹木末端，一名男童斜倚著主幹站在枝上，一面啃著剛採摘下的新鮮蘋果，一面好整以暇的望著樹底下瑟瑟發抖的女童。

「你、你等著，我這就上去……！」名為潔的女童不甘示弱的回道，伸出稚嫩的小手攀上最低的樹枝，使勁將自己的身體往上撐，一雙腿懸在空中踢呀踢，花費一番力氣，好容易才搆著可立足之處。

她氣喘吁吁的站直身，卻發覺僅僅往上半個成人高。

頂端傳來男童毫不留情的大笑之聲，潔咬緊牙關，拂去自額際滑落的汗珠，繼續奮鬥。

男童笑得雙頰發酸了，見對方即便恐懼不已、氣力將空，仍未有一絲投降之意。他微微瞇起那雙妖冶的眸，隨手將果核扔開，三兩下跳至潔的身旁。

「傻瓜，樹不是這般爬的。」他一把攔下潔正努力撈著樹枝的手，示意她攀在自己背上，旋即手腳並用向上移動，即便身負多一個人的重量，動作之靈活依舊堪比長年棲息於森林的猿猴。

「初……」女童怔怔的盯著他之後腦，一時不知應表達什麼。

「怎麼？被我的魅力征服了？」男童回頭贈予她邪魅一笑。女童不禁輕笑出聲，抬手用力戳戳男童面頰：「臉皮厚得如城牆一般！」

「啪！」純白球狀物在撞上肌膚的瞬間應聲瓦解，刺骨的寒意爭先恐後的蔓延開來，潔揉了揉發疼的額心，迷茫的望向雪球擲來之處。

「呦，反應真遲鈍。」初沒心沒肺的笑了幾聲，雙手有一搭沒一搭的把玩著另一團雪，那悠哉的模樣好似渾然不覺自己乃是罪魁禍首。他故作惋惜的頻頻搖頭，連聲嘆息道：「潔啊，枉費脈主再三告誡咱們應隨時保持警戒，瞧瞧你這般粗心，嘖嘖，當真對不……唔！」

在胸口嘗到被球體襲擊的滋味那刻，初後半段的話語硬生生被截在喉間。

「誰對不住誰還說不準呢！投降從輕發落，如何？」潔朝他露出燦爛的笑容，手中的「武器」蓄勢待發。

初眉梢微挑，饒有趣味的上下打量眼前的青梅竹馬一番，唇角勾起惑人的弧度。

「此言，我就原封不動奉還予你！」

兩人在白茫茫的前院中展開攻防戰，時不時劃破空氣奔向彼方的雪球有如刀光劍影，追逐的身影將一串串腳印烙在雪地上，更烙在彼此心中。

待雙方皆筋疲力竭，宣告此戰平分秋色，便一同倚在樹下，觀賞飛雪如翩然飄落的梅花般隨風起舞。

初發現潔的面部凍得泛紅，四肢微微發顫，默默將外衣褪下，披在她的肩上。潔深怕初因此著涼，趕忙阻止他：「初，我不冷，你還是……」

「但我熱！不許拒絕。」初不容商量的語氣中流露出絲絲溫柔，如在嚴冬中遞來一杯溫熱的薑茶般暖人臟腑。

「當心左前方！」少女一面出聲示警，一面俐落的拉弓放箭，為少年除去後方危機。

「了解！」少年抬腳踢開右方的障礙，隨即回身一掌擊碎左前方飛來的巨岩。趁著攻勢暫歇，少女運使靈力為少年恢復體力，少年則釋出邪氣，將周遭殘骸碎片清除消滅。

「尚未找到陣眼？」話音方落，忽有形似藤蔓之黏稠物纏住少年的腿，他緊蹙著眉拔劍將那物斬斷，並將之踩在腳底蹂躪一番，臉上是顯而易見的嫌棄：「脈主為何非要研發此陣？攻擊不強，噁心程度倒是不容小覷。」

少女失笑道：「正可謂是另類的修煉？」

「嘖，還真是受寵若驚。」少年聳聳肩，認命的提劍奮戰接踵而至的黏稠物。

少女默念幾個訣，消去妨礙尋找陣眼的幻術，快速鎖定目標後，示意少年配合她出招。少年手指劃過劍鋒，以血為引，黑暗力量頓時爆發而出，將陣法結界震出裂痕，少女看準時機，瞄準破綻，弦上蘊含著靈氣的箭矢如脫韁野馬般奔馳而出，一陣震耳欲聾的撞擊聲過後，陣法被破！

「你倆合作越發無間了。」脈主見他們安然無恙的通過試煉，笑著點點頭。

「可不是？本少爺武藝這般超群，潔能與我合作是她之榮幸。」少年裝模作樣的說。

「是是是，初大少爺，小女子承蒙您的關照了。」少女刻意拱手作揖，識趣的順著少年的話意同他演一齣，接著三人一同笑得合不攏嘴。

待潔和初懲奸除惡之能已然爐火純青，便經常隨眾護印師外出探訪民情，濟弱扶傾。

「大人，潔姑娘和初公子真懂事，年紀輕輕便樂於助人。」

「是啊，前些日子犬子為強盜所擒，便是他倆解圍，實在感激不盡！」

「不只如此，他倆還會幫咱們種稻穀、飼禽畜、採茶摘果呢！不以善小而不為，令人欽佩。」

居民們紛紛向脈主誇讚。

「師兄你瞧，初這般熱心善良，是妖是人有何別？」與脈主同行之護印師附在其耳邊輕聲道。

脈主抬眸望向不遠處的小溪邊，那依然保有赤子之心、正嬉鬧著相互潑水的兩道人影，嘴角綻開一抹欣慰的笑。

在護印師一脈愉悅而美滿的生活令初迷戀不已，即便自身髮色、瞳色異於常人，武藝方面擅常運使的力量亦與眾不同，且無生父生母，他仍未打算細究其因，徹底將自己視為人界一員。

直至某日，初做了一場夢：白髮金瞳的男子腿上坐著一名男孩，藍髮赤瞳的女子手中拿著書卷，兩人相互依偎，正在為男孩說故事，男孩聽得津津有味，房內時不時充滿笑聲，洋溢著幸福的氣氛。

然而下一刻，場景瞬變，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男子和女子站在遠處，含淚對男孩揮手道別，漸行漸遠，漸行漸遠，任男孩如何哭喊掙扎，皆什麼也無法挽回……

初從夢中醒來，更從現實中醒來，他驀地意識到自己身上的層層謎團並不尋常，或許原非屬於護印師一脈、原非屬於人界。

「你無恙否？」見初近來時常魂不守舍，潔憂心的出

聲詢問，初便一五一十的將夢中情境告訴她。

「潔，我……我欲知曉我的身世。」

「這……恐怕有些不妥。」潔想起父親再三告誡她不可洩漏此事，面有難色。

「若妳了解什麼，拜託告訴我吧！我認為這場夢便是父母給我的指引，不能再這般不明不白的生活下去了！」初激動的緊握住潔之雙手，水晶般剔透的淚珠在眼眶裡打了幾個轉，隨後如同天邊一閃而過的流星般順著初的臉頰悄然滾落。

見狀，潔頓時愣住了——這是她頭一次見到那個樂觀自信且瀟灑不羈的少年落淚。

想必他一定相當痛苦。

而見到他這般模樣，潔亦覺得自己異常難受，彷彿她的心遭人擰緊、揉捏、撕裂般，疼痛得無以復加。

猶豫良久，她終是決定將當年的事告訴初：「十五年前，妖界內鬨，彼時人界統治者——桓帝，伺機出兵，大肆砍殺群妖，護印師一脈得知後，為維持萬物平衡，出面制止。孰料，當眾人趕至妖界時，憾事已生，只來得及救回一名約莫三歲之幼妖，其餘妖魔無一倖免。」

「那幼妖便是……我？」聞至此，初忍不住打斷她。

潔微微頷首，續道：「據說當時你渾身散發著濃烈的怨氣，似是眾妖臨死之時的不甘與憾恨化為執念附著在你身上，無論如何皆無法去除，於是父親只得傳輸大量靈力至你體內將之鎮壓。他將你帶回扶養，之所以取名為初，便是願你可以一直如初生之子那般單純善良。父親隱瞞真相是擔心你承受不住失去親人之痛，因而尋短，或因此行為偏激、悲觀度日……抱歉，願你見諒。」

「原來如此……一切皆可說通了。」初的情緒並未有太大的波動，只是眼神空洞的盯著某一定點出神，自言自語般呢喃著。

潔小心翼翼的觀察著初之面色，遲疑半晌，仍是開口道：「桓帝在五年前因病辭世了，雖然我並無立場干涉你，但……念在咱們的交情，能否請你別再另找他人尋仇呢？我、我的意思並非要用感情束縛你，只是……我不想看你在仇海沉淪，不想看你為此傷神，還有……」

她更不想因此失去他。

「我知道。」手上突來一道力量將潔向前拉，使她紮紮實實撞進初溫暖的懷抱中。

「潔，謝謝妳，我答應妳。不過，妳亦須答應我一件事。」

「何事？」方緩過神，面頰仍微微泛紅的潔抬頭望著初，眸中滿是疑惑：「只要不違道義，能力所及，我都……」

語未盡，初俯首，輕柔的用唇堵住她的嘴。潔驚訝的睜大雙眼，但並未抗拒，而是抬手回抱住初，無聲回應他的心意。

「我要妳一直與我同在，永不分開。」初笑著將下巴靠在潔的肩上，語氣溫和而堅定得不容置疑，在兩人心上刻下專屬彼此的海誓山盟。

——「呵，真是段好回憶，好得令人不堪回首。」初神情漠然地盯著潔，見她遲遲沒有開口、眼神空洞而毫無色彩地朝著初所在的方向，初便看破了潔心中所想，微仰起下頷陰陽怪氣道。

初的話語喚回了已然神遊八荒的潔，她眨了眨乾澀發酸的眼眸，自牙縫中擠出一句本不該存在的疑問，似是對初的不解，又似是對自己的質疑：「為何會是你？」

這段時日以來，她一直不曾放棄尋找初，卻萬萬沒料到，日夜盼望總算迎來的重逢，竟是這般光景。

「意外嗎？」初冷冷一笑，笑裡滿是毫不掩飾的諷刺，冰冷的語氣令人背脊發寒：「我倒是一點也不意外，畢竟於你們人類而言，人與妖本就勢不兩立可不是？」

初的字字句句猶如塗了劇毒的利器一刀接一刀狠狠刺進潔的心房，胸口湧現的莫大疼痛與煩悶泛紅了她的眼圈。

但她並未因此退卻，而是倔強的迎上初的目光與他對視，隨後，她緩緩捋起左手衣袖，抬起柔荑，露出佩戴於皓腕上的手鍊。

那手鍊串著色澤晶瑩如血、外觀略似心形的豆子。

初見之猛然身形一僵，那抹嘲諷的笑意頓時凝固在臉上。

「我不這樣認為，並且我深信，當初以這些海紅豆製作飾品欲贈予我的那個人，必定也不這樣認為。」潔的話音很輕很輕，有如自朱唇吐出的一縷雲煙，似乎轉瞬就將隨風飄散，但其中蘊藏的信念卻堅如磐石。

潔垂眸注視著手鍊，眉眼柔和得似要化出水來，她纖細的手指撫過一顆顆飽滿的豆子，清澈的雙眸蒙上薄薄的霧氣，唇邊溢出甜蜜而酸澀的笑容：「按他的個性，想必是串了一條項鍊吧，可惜多數豆子受到陣法波及，已然碎裂無法使用了，其餘的部分僅足夠串為手鍊……」

這一切盡收於初的眼底，彷彿撥動了他內心深處最柔軟的那根弦，盪起一絲絲漣漪。他愣愣地順著潔的視線望向那條手鍊，微微有些動容。

原來，她拾起那些相思豆了——

一年前，潔之父親認為潔的能力已足，決意歸隱，由潔接任脈主之位。依先人所訂之規，新任脈主需在禁地閉關修練五日，以學習獨門術法。

潔不在身側的這幾日，初深切的體悟到何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磨人的相思之情更苦於皮開肉綻的軀體之痛，不見佳人相伴相隨，做任何事皆提不起勁；不聞佳人耳語輕笑，再有趣的玩笑皆索然無味。

初漫無目的信步於村莊，無意間來到一株海紅豆之前，見果莢已然裂開捲曲，鮮紅的種子嬌艷欲滴。他輕輕地將種子收集成堆，如呵護至寶般捧在手裡，內心盤算著能可做成何種禮品，表達自己對潔滿溢而出的想念。

五日終盡，初迫不及待的守在禁地之外，手中緊緊握著親手串成之項鍊，欲在潔出關的那刻便親自為她戴上。

然而，時辰已過，卻仍不見心心念念之人。

初深感疑惑，但又擔憂冒然闖入會致使潔之修煉前功盡棄，故決定再等待片刻。

白晝悄然離去，夜幕將垂，初內心越發忐忑不安，恐懼、焦慮、困惑等諸多情緒不斷躁動暈染著，幾近吞沒全身，他再也顧不得這麼多，快步踏入禁地中。

在初推開禁地深處的密室之門時，眼前景象險些奪去他的呼吸——房內瀰漫著駭人的血腥味，濃厚得不留任何喘息空間；滿室充斥著詭奇的邪氣和聖潔的靈力，正不斷相互抗衡，迸射出一道道如利刃般的光束與火花；地上畫有六角星形的陣法，卻並不完整，有部分已被邪氣侵蝕，因而不斷衝擊著施法者，極其不穩定，似乎隨時皆可能會崩解。

陣法中間倒著一名面色蒼白、嘴角掛著血絲的女子，其熟悉的面容若非是他心上之人，那還會是誰？

「潔！」初不顧一切的飛奔至女子身邊，空氣中肆意馳騁的鋒利火光劃過他的臂膀、劃過他的腰側、劃過他的腿部、劃過他的臉龐，無情的在他身上留下一條條深淺不一的口子，無不濺著鮮紅，仍絲毫沒有耽擱他的步伐。

項鏈亦在途中不慎跌落，繩結一鬆，紅豔的豆子四處竄逃，灑了滿地相思。

初小心翼翼將潔的上半身支起，那雙靈動的明眸此刻緊閉著，任初如何叫喚搖晃皆無反應。在初茫然無措時，眼尖的發現了壓在潔身下的那本古典，他連忙將其拾起，查閱是否有能解救她之法。

「……修煉失敗遭邪氣反噬，極可能是因修煉者靈力不足，若不即時補充靈力，修煉者將會走火入魔而亡……這……怎會？」

古典上的文字越發模糊，初緊咬下唇，試圖稍微平穩自己的心緒，壓下眼眶與鼻間不停泛起的陣陣酸意、按捺住滿腔錯愕與傷悲。

「不……不可能……妳絕不會有事的！我必須盡速想辦法救妳……我要救妳……我一定會救妳的！」

失意間，潔曾說過的話霍然如潮水倒灌般一句句湧入初的腦海中，使初為之雙眸一亮，卻很快的又黯淡下來，眉宇間染上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感傷。

潔說，脈主曾傳輸大量靈力為他封印怨氣。

初不知自己若是失去這些靈力將會變成何等面目，或許會失去自主意識，或許會成為人人懼怕而憎恨的魔鬼，甚至或許會親手釀出無可挽回的悲劇，但他並無時間細思和躊躇，因為他知道，若是沒有當即將這些靈力傳輸予潔，那他便會永遠失去最重要之人。

於是，他的內心很快就有了答案。

初深深地凝視著潔，指尖輕輕地描繪著她精緻的五官，一遍又一遍，深情而眷戀。

「即便她昏迷著，依舊絲毫不減她的清秀及氣質。」初在心中暗自想著，唇角漸漸勾起一絲苦澀而釋然的淺笑。

「潔，只要能救妳，我願付出一切代價，哪怕是犧牲

自己。」

語畢，初將潔的鬢髮別至耳後，緩緩吻上她柔軟的唇，將自身所有靈力以最溫柔之方式傳送到潔的體內。

目之所及越發昏暗，一道道無形的怨氣灌入他的腦中，強烈的脹痛猶如成千上萬的蝨蟲爭相嚙食著他的血肉，將他的意識逐步絞碎。冷汗涔涔滾落，打濕了他的前襟。

初奮力壓制著那不受控之力量，將最後一點靈力送到潔的口中。

見懷中之人睫毛微顫，逐漸恢復血色，初再一次淡淡的笑了，眼底的笑意卻被一股濕意浸染，隱約閃爍著淚光。他抬手不捨的輕撫潔的面頰，喃喃道：「抱歉，我無法保證自己是否會陷入瘋狂，我若留下，可能會傷害到妳，所以……我必須離開這裡。」

他將潔平放在地，在她額心落下一個蜻蜓點水般的吻。

「再見了，我的摯愛。若有來世，我們再續此緣。」

初扶著牆勉力撐起沉重如鉛的身軀，步履踉蹌地離開密室。即便腦海一片渾沌、四肢越發乏力、痛楚漸趨清晰，他邁出的腳步仍然始終不曾停滯，一如他欲保護潔的念頭始終不曾動搖。

彼時，似是冥冥之中心有所感，潔的眼角亦悄然淌落一顆剔透的淚珠。

兩日後，潔終是練成祕法，甫一出關便慌忙四處尋找初，奈何走遍了靈族根據地皆未見到他的蹤影。

她焦急地前往他處探詢，卻意外發現一連串災禍——東村諸多屋舍遭烈火焚盡，滿目瘡痍；西村一夕之間農作枯萎、繁花凋零、魚池乾涸；南村道路乍然坍塌、石落山崩，無法通行；北村河水暴漲，翻越河堤，淹沒了周圍十里內的土地。

「發生何事？為何會變成這樣？」潔倍感訝異與錯愕，難以置信地向居民詢問。

「都是那妖魔！」不知誰先開口斥責道：「平時有護印師大人在，他才不敢恣意妄為。這次大人並無隨行，他便目中無人、肆無忌憚的欺凌我們這些老百姓！」

眾人聞言紛紛贊同，一時之間叫罵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是啊！就是那個初，當真是披著羊皮的狼！」

「哼，真虧他能埋伏這般久，我過去鐵定是被他的妖氣矇蔽了雙眼，才未察覺到他的真面目！」

「果然啊！妖魔終究是妖魔！絕不可能像人類一般有心有肺！」

居民的話語如一顆顆堅硬的石頭落入潔的心湖中，濺起一朵又一朵水花。

「怎會如此……」

她不願相信初會做出如此行為，但各村居民皆是一致的說詞，且他們並無理由撒謊；再者，過往初應當並未樹敵，她亦想不出任何可能會誣陷初之人。

種種推論似乎都在潔的耳畔咆哮著告訴她：初便是兇手！

濃得化不開的愁緒與滿腹疑惑纏繞住潔的思路，使她

身陷泥淖，糾結不已。

最終，潔仍是不願就此將初定罪，她堅持，唯有找出初，這一切難解之謎方能撥雲見日。

於是往後每天，潔皆會前往不同區域巡視，期盼能與初重逢。

然而，日復一日，她非但一直尋不著初，反而發現攻擊各村之人越發兇殘——起初只是偶爾破壞環境，後來竟會傷及無辜百姓，接著甚至出手越見頻繁、範圍亦逐漸擴大……

——大地突如其來的劇烈震動以及邪皇震耳欲聾的陰森笑聲猝然將兩人拉回現實。

再定睛，初方才的感觸已蕩然無存，此刻神色已恢復為波瀾不驚的漠然。

「你為何要這麼做？」潔一面瞅著宛若風中殘燭、即將破裂殆盡封魔陣一面問道，眼神有些晦暗，使人看不透她此刻的心思。

初嗤笑著聳了聳肩：「這一年來，我都能做出那麼多傷人害命之事了，相信妳肯定亦知情，縱觀各村可有何者倖免？如今這又算什麼？」

聞言，潔瞪大雙眼回眸望向初。

真的是他！

雖早已有譜，但自他口中說出真相的那一刻，潔仍是受到極大的打擊，心口傳來的劇痛如同尚未痊癒的傷疤被猛烈撕開般，比任一瞬間更令她悲慟。

「……那些並非是你做的！」潔緊咬著牙，下意識出聲反駁，顫抖的話音洩漏出她的惶恐與無措。

與其說是在向初做最後的求證，不如說是在向她自己做最後的欺騙。

初彷彿聽見天大的笑話般，仰天大笑，其動作不慎牽動了腹部的箭傷，傳來陣陣抽痛，他卻絲毫不受影響，持續放聲笑著。

潔在一旁沉默地聽著他的笑聲，越聽越是覺得悽涼。

許久不曾聽見他的笑聲，原以為再次聽見時，應當是溫馨而懷念的場面，未曾想，會是這般痛徹心扉的情景。

「哈哈哈哈哈……哦？不是我做的？難不成是你做的嗎？」半晌，初止住了笑，眉目間充滿鄙夷：「未料你也有變得如此墮落的一日，醒醒吧！事實就擺在眼前，即便你不願接受，他依舊是事實。」

然而，潔並未因他的調侃感到羞赧愧疚。

她定了定心神，強壓下一度險些自眼眶潰堤而出的洪水，格外認真地盯著初的雙眸，一字一頓道：「之所以不願接受，乃因為我所認識的初是最溫柔善良之人，我深信，他絕無可能主動做出傷天害理的行為。」

初的心臟猛烈跳動著，幾欲衝出胸膛，但此回他並未動容，由於周遭怨氣越趨濃烈，如細密牢固的網束縛著他，主宰著他的意識，脫身不得。

他不屑的冷笑：「呵，是嗎？那你還真不了解我。」

潔沒有接話，而是目不轉睛的直盯著初的雙眼。

那眼神似是要望進他的靈魂最深處，探求他最真實之想法。

不知是否被盯得不自然了，初撇開視線，轉移話題道：「話說回來，妳有手鍊可讓我回味，我亦有一件物品應當讓你瞧一瞧。」

他取出那盛放怨氣的木盒，將之拋至潔跟前：「你難道不好奇我破陣之手法嗎？只要有這枚木盒，將之毀滅不過就是一彈指。並且我想，這個道具啊，你應當比我更加熟悉才是。」

「哐啷——」潔手中的長弓應聲落地，她不敢置信地摀住了唇。

即便木盒已爬滿裂縫與刮痕，潔仍是一眼便認出了那枚木盒。她緩緩蹲下身，小心翼翼地將其捧起，只見盒身其中一側果然刻有字體秀氣的「莫忘初心」四個字。

是她親手刻上去的。

那瞬間，潔震驚得險些忘了呼吸。她的心如同在冰窖中被無情地拖行著，淌出的鮮血沿途綻放出無數瑰麗的彼岸花。

那枚木盒是潔就任脈主的前一日送予初之禮物，作為數日無法陪伴他的補償。

其原先蘊含著靈力，功能乃可以吸收些許怨氣並淨化之，用意乃她深怕初會因怨氣作祟而感到難受，想著讓初帶於身上，必要時應可舒緩不適。

但其僅能淨化部分怨氣，無法作大量治療之用，故初失去體內靈氣後，木盒自然亦無能為力。

而潔一直不曾想亦不敢想的是，其實當初便是因她製作木盒消耗過多靈力，方導致閉關修煉時靈氣不足。

潔的反應顯然在初意料之內，他譏諷地勾了勾唇：「不得不言，此木盒製的相當精巧，唯獨就是當中的淨化之能顯得多餘且礙事，我便稍作洗滌及改造，不僅去除了絆手絆腳的靈力，亦擴大了其盛裝怨氣的效果。呵，如今他能成為如此完美的道具，妳真該好好感謝我。」

潔緊緊攥起拳，指甲嵌入掌心，鮮血順著指縫蜿蜒而下，最終歸落塵土。

至此已可想而知，初之所以大肆毀壞村莊、攻擊百姓，便是為了引起憎恨，進而吸取眾人的怨氣。

而她所贈的木盒，便恰好為初提供了存放人類怨氣之所。

初滿意地欣賞著潔的表情變化，始終掛在臉上的那抹譏笑更深了。

他明白潔必然已察覺到木盒之用途，於是故作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道：「哎呀！堂堂護印師一脈之主竟也做出這般助紂為虐之舉！如何？是否特別刻骨銘心？抑或是特別美妙愉悅？」

猶如被一頭嗜血的野獸拽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般，潔嘗到了更甚於骨肉剝離的心碎之痛。她闔上雙眸忍住不斷翻湧的淚意，抿著唇不再回話，只見她使勁地擁著木盒，似欲將之揉進自己的體內，以填補內心的空缺。

這一幕落入初的眼裡，萬千感觸倏忽揪緊了他的心。

正當初張了張口欲說些什麼時，邪皇那令人聞之喪膽的低吼聲夾帶著即將臨世的興奮與癲狂撲面而至。

怨氣似是受到感召，驟然自地面的裂縫如噴泉般蜂擁竄出，爭先恐後的吞噬光明，硬生生地將初好不容易擠到喉間的真心話語再次轉變為利器——「再過一刻，邪皇便會復甦，屆時，人界休想安然無事。妳若仍有時間與我閒話家常，倒不如去試試能否感化邪皇。指不定將他哄開心了，他便會放妳一條生路。」

一旁的潔卻恍若未聞，氣氛如同凍結般，陷入一片沉寂。

良久，潔緩緩睜開雙眼，眸色異常黯然，淡淡的語氣聽不出一絲情緒：「初，抱歉，我原先是希望能得到你之同意，再與你一同歸去。但現時已急不可待，我不能容許邪皇危害百姓、更不能以私廢公連累眾人，這是我身為護印師的職責。所以，對不住，我只能這麼做了。」

說著說著，潔對上初的視線，揚起一抹淺淺的笑容。

美麗而動人，卻摻著莫大的哀傷。

初為之驀然心神一震，胸口浮現的異樣比腹部的創傷更使他痛苦。

過了許久，初方斂去複雜的心緒，找回自己的聲音：「……我不知妳此言何意。」

潔並未多做解釋，而是兀自續道：「對不住，當時我並未告訴你，閉關是為學習何種秘法。」

「那又如何？」初面無表情的看著她，顯然不甚在意，亦不明白潔提起這件事所欲為何。

「……對不住。」潔再一次輕聲喃喃道，似是悄然在自己心底寫下了何種重大的決定，不待對方應聲，她便猝不及防地向上拋出一沓符紙。

符紙盤旋在空中排列成一幅整齊而對稱的圖畫，雪白的光芒自畫中灑落，籠罩兩人，地上隨即浮現出初並不陌生的六角星形陣法，構成一個與外界隔絕的空間。冰涼滑膩的觸感流遍全身肌膚，如同無數吐著信子的小蛇正順著四肢及軀幹爬行。

「妳……」初瞬間明白潔方才話中的弦外之音，立刻拚命掙扎，卻怎麼也無法脫離禁錮。

只見潔一面唸著訣，一面施展術法，手指劃過之處如墜落的彗星般拖曳出耀眼的曲線。

——「天地之靈，請聽我令，引我倆心血，重啟封魔陣！」

話音一落，兩人同感剝皮刮骨之痛自胸腔蔓延開來，折磨百骸九竅。能量及力氣迅速流失，匯聚至封魔陣，將其修復重建。

與此同時，天地間滿溢的怨氣亦逐漸消彌，徒留邪皇不甘而憤恨的哀號響徹雲霄。

「……潔？」隨著怨氣消散，初緩緩恢復了神智。他連忙扶住因體力不支而向後傾倒的潔，心疼與自責朦朧了他的視線。「抱歉，是我害了妳……」

「初！你快走！」潔卻忽地打斷了他，顫抖的玉手指

向休門的方向：「趁現在封魔陣仍在牽制邪皇，你尚有脫離的契機！約莫半炷香後休門將出現一瞬空隙，你快準備自那處離開！」

潔吃力地扯了扯嘴角，朝初溫柔莞爾：「之所以將你帶入陣中，只是為借助空間內龐大的靈力來除去你的怨氣。其實，此陣只需犧牲我一人便可完成。」

然而，初卻遲遲沒有動作。

「快啊！再不行動便來不及了！」她心急如焚地伸手欲將初推開，但卻虛弱得使不上力，僅在初的臂上落下如同小貓撓抓的力道。

同樣越發無力的初順勢握住她之雙手，堅定地凝視著她的明眸：「不！我絕不會就此離開！我們不是早已約好永不分開了？既然你決意如此，我便無獨活的道理！」

那一刻，他的目光異常璀璨，彷彿漫天星辰皆落入了他的眼底。

潔愣了一下，初的認真與執著撞進了她的雙瞳，更撞進她的心中，泛起如三月春風般溫煦的暖流，頃刻驅散方才堆積的層層陰霾。

「我心甘情願與妳同歸，所以……」

「你回來了！你終於回來了！」

壓抑許久的淚水終是奪眶而出，潔竭力抬起重似銅器的手，輕撫上初的臉頰，踮起發軟的腳尖，如當年的初那般，用唇堵住了他的嘴，將彼此不及傾訴的千言萬語及百般思念一並緘封——

一陣風嘯聲過後，封魔陣恢復運作，大地回春，卻是再也見不著良人英姿，尋不到伊人倩影。

此後，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佳　作　黃璿恩 / 浮生如歌

得獎感言

這是第一次寫小說，很開心學校給我機會讓這個作品被看見，浮生如歌寫的是民國初年的上海灘，人物設定雖非現實，但當中描摹愛的甜膩與清苦，仍在現代社會中有跡可循，雖說一千個人的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在我心中，浮生如歌不僅僅是文學獎下的產物，它是十八歲的我對自己的挑戰和里程碑，謝謝文學讓我有時間得以揣摩自己對愛的定義為何，也謝謝陪我堅持下去的人們，但願有天我會心血來潮，寫出更圓熟的作品，祝好。

浮生如歌 | 黃璿恩 / 醫學系

序章

西元 2000 年，香港。

又一如往常地下起雨了，絲絲惱人。

我躺在貴妃椅上，手裡還是拿著那件大紅的秀禾服，我已經太累了，沒有力氣了，秀嫂走了，姑姑一家的孫子偶爾還會來看我，但沒有人再提起，叫我再找個伴，平安帶他們的孫子來吃飯。

我跟平安說：「你們再不多來走動走動，興許哪天我走了，你該到哪尋娘去？」

平安有點無奈，我看的出來，許是怨我沒給過他一個父親。

仲璟，我只怨當初沒能死活拉著你一起上船，你只願做時代的英雄，你離開，我只能用漫漫時光去等待，我只願時間走得很慢很慢，讓我在清冷的殘燭中能憶起你年少的模樣。

平安說：「娘，我們會常來看你。」他許是看我時日不長，不再和我置氣罷了，我只求他：「以後，我們孫家的孩子，不必大富大貴，但必須做個有用的人，就和你父親一樣。」他默默點了頭，他也知道我心裡難受。

仲璟，我太累了，成為一個英雄是我給你最大的體面。

初春的香港，終究不敵你我在初春的蘇堤，你那時真

有趣，誰和女孩子約會還穿軍衣，腰間還配把槍呢？我想逗逗你，猝不及防在你的臉頰上親了一口，你臉紅得像顆西紅柿，大氣喘都不想喘一口，那時我就想，我一定要你成為我的丈夫。

楊柳絲絲，我還記得你我共同在西湖上泛著小船，你眉宇間透著股英氣，你說：「我是一個軍人，必會護妳一生周全。」我知道你心懷天下，而我，僅心繫於你。

浮生如歌，我曾體會花腔的戲劇張揚，也有輕撫古琴的黯然神傷，仲璟，梨園要關了，我們也該回家了。

但願來世，你不再穿上那沉重的軍裝。

我只願你一生平安，而我會在這下著細雨的清晨，打一把傘，緩緩向你走去。

1.

夏荷初殘，秋風起

「晚棠呀，妳收拾一下，明日隨爹爹到東浦公館作客。」

爹爹將我的名字命作晚棠，據說是母親生我的晚上，雨下了一夜，整個花園只剩海棠花仍開著，其他花種早就殘落不堪，可能是想討個象徵，便將我取作晚棠，可沒想到，海棠花的花語，早就用一句話，概括了我的一生。

九月的上海，仍舊是那副繁華模樣：太過熱鬧，太過正常，正常的令人心慌。

清廷倒台後，只要手裡有權力的國家，人人都爭著上海灘這塊，卻沒人敢越過那條線，各方勢力在角逐利益，卻達到一種奇異的平衡，而操縱這一切的背後，便是我們這次的目的地——東浦公館。

仲璟，第一次遇見你，你剛及弱冠，而我年方二八，你和一群士兵剛從訓練場操練回來，你理著三分寸頭，穿著和他們一樣的軍服，卻和他們都不一樣，不是因為你是東浦少帥，也不是因為你是孫理的兒子，而是因你選擇將自己身陷在這動盪時代的暴風中心，甚至比你父親走得更舉步維艱，你上新式學堂，和洋人學槍法，和英國人、德國人做買賣，你要抵抗那些看輕你年紀的目光，導正家裡那些同父異母、整天只想靠著老本玩樂的弟弟們。

上海的留言傳得比哪裡都快，連未出閣的我都知道你的不容易，但你背打得很直，外人眼裡的困難重重對你來說不足以成為退卻的理由，而你彷若眼底有光，我循著光，看見了漫天星河。

人生恰如初相見，我仍記得彼時的你剛從操練場回來，先是回後院梳洗一番，才到前廳。

只見欲走進前廳的你，髮梢上還帶著朦朧的水氣，被秋日的微風輕輕一吹，倒有些歲月靜好的感覺，沐浴後的你沒有平日睥睨天下的清冷，濕潤的雙眼裡有著幾分的煙火氣，彷彿六月的煙花都在你眼底綻放。精緻的鼻梁不輸洋人的挺拔，人們總說薄唇的人性子涼，但你的唇角微微一勾，嘴角兩旁的淺淺梨渦若隱若現，似是剛出爐的棉花糖，明知很甜很軟，卻又怕太燙，所以不敢靠近。

我曩昔從未見過你，但人人皆知黃浦江的命運掌握在孫仲璟的手裡，我也曾想過你必是個陰沉心狠之人，但此次一見，卻又和傳聞不太相同。

沐浴後從後院走出的你，反而讓空氣中多了一絲清新的氣息，褪去了在商場運籌帷幄的老練，在軍營裡殺伐果決的心狠，沒人記得你只不過是個二十歲的大男孩，世人皆知東浦少帥是個心機深沉的狠角色，但此時的你穿著剪裁合宜的西服，白色的襯衣微微勾勒出寬闊的肩膀，棉織筆挺的筒褲配上灣鱷鱷魚皮腰帶，你踏著一塵不染的皮鞋從院子裡不疾不徐地走進門，一旁盡是眾人帶著討好、小心翼翼地問安，而你只是微微頷首，那是刻在骨子裡的貴氣使然，此時，輕輕吹起的風和漫天的杏花錯落在你身旁。

儘管身邊喧囂吵雜，但一時之間，我忘了言語，只聽見自己心臟「撲通、撲通」的聲音……。

午時用飯並無觥籌交錯的盛宴，卻是火候恰到好處的本幫菜，我們上海人吃飯愛配黃酒，但黃酒太烈，我總不喜，也許是發現我從未動杯，你默默撤了我案前的黃酒，要人重新沖一壺普洱上桌，「姑娘家別喝太烈的酒，前些日子剛得到上好的普洱餅，不如許姑娘替我試試？」耳邊是你溫潤的聲音，輕巧的幾句話，四兩撥千金，掩蓋了我沒碰杯的尷尬，爹爹讓我和你挨著坐，意欲明顯，卻無人願捅破，我知此次來孫府之行目的是訂下兩家婚事，我爹爹需要官家人脈確保海外貿易的順利，而各地軍閥擁兵自重，需要資本買軍火糧餉，在上海，商人是最穩定的金援來源。

門當戶對，四個字，就足以決定我的一生。

新時代運動、解放纏足、自由戀愛，仍無法彌平兩千多年門當戶對的概念，魯迅再娶了他的學生許廣平，徐志摩和陸小曼結為夫婦，他們崇尚自由，而我有自己的路要走。延續兩個家族的繁榮強盛、穩固整個上海的安定，我和他，許晚棠和孫仲璟，兩個可能會被歷史輕描淡寫，甚至閉口不提的名字，背負著各自的責任，命運將兩個「不得不」的人兜扯成圈，而我不知自己的未來又該走向在那裡，我解開了惱人的纏足布，卻解不開面對虛無未知的明天，心中那份說不清道不明的沉重。

飯後，你約我到南京東路走走，沒有大人，也沒有家僕，你整個人顯得放鬆許多，你突然展顏笑道：「許姑娘，我們交個朋友吧！」這時，我才發現，你笑起來眼睛會像月兒彎彎，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你笑起來真好看，像初春綻放的鮮花，我不知道用花形容一個男人恰不恰當，但我當時竟莫名覺得你笑起來就如花仙子似的。

「你笑起來真好看，你應該常常笑的！」我鼓起勇氣稱讚了你，興許是沒有人敢當著面誇你好看，你的面頰兩旁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泛起了紅暈，你撓了撓後腦杓說：「光有好看的皮囊是沒法承擔大任的。」

「那從今天起我們是朋友了吧？」

「嗯，我們是朋友了。」

「我覺得你跟我很像。」我們兩個不約而同地說出口，又在望向彼此眼睛的時候相視而笑，我想，在我們的靈魂深處被神放置了相同的碎片，你是東浦少帥，我是上海商會會長之女，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該扛起怎樣的責任，我們渴望有朋友，卻又害怕別人帶有目的的接近，我們也曾渴望自由，但在頭上那頂王冠加冕之下，稀鬆平常的自由都會被詬病為自私。

秋風正涼，我們兩個在南京東路上笑的沒心沒肺，一旁是繁華喧囂的十里洋場，我卻褪下了平時待人的小心翼翼，總感覺在你面前不需要這般，哪怕我們僅是第一次見面，我卻在你身上看見另一個自己，看見那顆必須保持孤傲卻又期盼產生聯繫的心靈。你彷彿心有所感，突然定下腳步看著我，我這才發現你燦若星河的眼眸裡仍帶著尚未轉換的稚氣，二十歲，一個美好的年紀，卻承擔了太多本不該有的東西。

「晚棠，待會到步行街小心跟著我，上海沒你眼睛看到的這般安寧。」我聽出他話中有話，但礙於人多也不便多問，而在不知不覺中，他也不再喚我許姑娘，也許，我們的關係又靠近了一些。

步行街上人潮擁擠，你因不想被識出而特意戴了頂帽子，我和你並肩走著，你特意放慢了腳步好走在我身邊，我的手背時不時會摩擦到你的衣角，突然，你牽起我的手，表面佯裝鎮靜地道：「這裡人多，小心走散了。」但你卻不知道，此刻的我所有知覺都集中在指尖，和你骨感分明的手，蜻蜓點水，卻足以在心中留下漣漪。

「孫仲璟，今天謝謝你帶我出去。」你似是默認了我這樣叫你的名字，在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是第一次有人連名帶姓的這樣叫你，而在不久的將來，我總是喜歡寫你的名字，三個字，一筆一畫，細細鐫刻，似是米開朗基羅雕刻大衛的虔誠，似是在香燈古佛前抄寫的梵文，我的名字和你的，僅僅綑在一起，「孫仲璟」你彷彿知道我念你的名字背後代表的是「我愛你」，會不自覺地露出微笑，但你不知道的是，在你看不到的世界，的另一邊，這三個字，代表「我想你」。

2.

和你道別後，日子過得細潤無聲，我還是原本的那個我，白日到新式學堂學英文和基礎的科學，晚上在家裡陪母親和姥姥吃茶聽戲，表哥去日本習醫回來了，開了間醫館，因為學的是西方的技術，許多洋人和日本人身體微恙都會來找表哥，我也意外地知道了一些事，袁世凱倒台後，各地軍閥割據，最近看上海經濟比其他地方都好，竟有意來上海分一杯羹，若得不到些好處，那便想著鬥一鬥，外灘上的歌舞昇平，不過是暴風雨前的平靜罷了，我倒是突然明白了你爹爹那天看我的眼神，卻不敢想你對我有何意思，我本以為那天的你也是有幾分真心的，又或著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惺惺相惜，如果說，我是棋盤上被困住的黑子，那你呢？你是會救我於囹圄的那顆致勝棋？還是那個下棋的人？抑或是一旁清醒的看客？這時，我才發

現，我竟看不懂你。

下棋時，贏的一方叫「完生」，尚未定論者，稱「未生」，在風雨飄搖的日子裡，我們皆是未生，下錯一步，滿盤皆輸，下對一步，便起死回生，接著，步步進逼，步步致命。

再次見到你，是在英國人辦的宴會上，你那天穿著好看的燕尾服，說的英文沒有學堂先生們的彆扭拗口，反而帶點淡淡的英倫腔，舞會的音樂響起，許多人都朝你望去，好奇你的開場舞會和誰跳，你卻逕自的往我的方向走來，你走得很慢，我甚至開始不確定你是不是在走向我，也不知道該看哪裡，該看向你嗎？如果你想邀請的人不是我，豈不貽笑大方？若我假裝別頭過去不看你，那又顯得我有失禮儀，更何況是在他人都注視著你的情況下，我只好啜飲著手中的香檳，突然，你就靜靜地站在我面前，揚起一抹好看的微笑，眼睛又再次彎成好看的月亮形狀，「許姑娘，我能和你共跳開場舞嗎？」你的聲音不大，但全場都安靜了下來，你將右手伸了出來做出邀請的姿勢，我將自己的手覆上你的，突然發現你的手竟比我的暖上許多，「手怎會這麼涼？」你不在乎眾人打趣的目光，從容地問道，我抬眸看向你的眼睛，今天的你將額前的瀏海梳了下來，看起來比以往溫柔許多，如果不去注意你腰間還配了把槍的話。小提琴家已經肆意的任音樂流淌。一旁盡是眾人喧囂，高腳杯的碰撞聲，不同語言交雜的聲音，但我只是希望在這夜晚過去後，我能看清楚，哪一個你，才是真正的你。

一曲舞畢，金色的上海才正要開始，「晚棠，要一起出去吹吹風嗎？」你壓低了聲音在我耳邊說著，「走吧！正好我也覺得裡面太悶。」走在林蔭道下，今晚的月光被雲給遮住了，只看得見天空透著微微的清輝。

「最近過得好嗎？」你先開啟了話題

「還行，你呢？」

「老樣子。」

霎時無話，你凝視著河堤對面嬉鬧的孩童，「真好。」

「你知道大人們意欲我倆成親之事吧？」無人願捅破那層紗，而你卻逕自開啟了這個話題。

「知道。」但我，又該說些什麼呢？

「妳若不想嫁我，我不會強迫妳，長輩那邊我也會想法子解決，但妳若願意成為我孫仲璟的妻子，我定會讓妳成為全上海最幸福的女人，我是一名軍人，定會護妳一生安穩。」惜字如金的你一口氣說了好多話，說完後似是有些羞赧，又或是已在腦海裡演練許久，終於派上用場的如釋重負。

你把選擇權交在了我的手裡，一直以來，我以為自己是大人們手中的一枚棋子，該放在棋盤那個位置，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都早已被安排得好好的，但你說的話，卻讓我看見了不同的希望——我不必是為了誰，不必成為誰的棋子。

我只是我自己。

我只是許晚棠。

一想至此，便覺得心中原本繚繞的雲霧都被你輕輕吹走了，整個人輕鬆了不少，就想打趣你一番。

「那……孫仲璟，你是希望我答應你呢？還是不答應你呢？」

「我……我」你的目光開始飄移到我的後方，似是該苦惱怎樣的回答才算妥當。

你突然打直了背板，用正經的口吻說道：「我，自然是願意的！」

說完還用輕咳聲掩飾自己，但你面頰兩團雲朵般的紅意早已出賣了你。

走在河堤旁的小徑，原本的侷促不安在此刻都消失的無影無蹤，被雲遮住的月亮也探出頭來聽我們的悄悄話，銀色的月光將我們的影子拉的好長好長。

「那我們改天再一起出去玩吧？去西湖過元宵，就我們兩個。」你轉過頭來興致高昂地問著我，眼底不是流星了，這次，是溫暖的小太陽。

「好，孫仲璟，我等你來接我。」

在回去的路上，你突然牽起我的手，指尖輕觸，因為平時操練的關係，手上有著明顯的繭，卻令人討厭不起來，反而有種特別的安全感。

3.

自從我們在宴會上將彼此的立場表明後，之後的日子彷彿是神不小心把墨水換成了蜂蜜，祂把我的日子都寫的甜滋滋的。你時不時會派人送些我喜歡的話本來給我，在話本中夾著一張紙箋，「今天吃了好吃的酒釀湯圓，改天我們一起吃。」「今天我爹罰了弟弟們，我差點憋不住笑，先說，不是我告狀的！」偶爾是這樣的日常，幾句話讓我看見了你心裡住的那位小男孩，平常不苟言笑的跟個冷面將軍似的，有誰知道令人聞風喪膽的東浦少帥其實是個愛吃愛調皮的崽呢？還記得有一次，你直接在紙上寫著:「知道我心悅妳吧，怎麼都沒聽妳說過喜歡我？」那時的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如果被傳信的家僕看見該怎麼辦，知道你操練完是午時，我便乘車去公館等你，當你回來看到我坐在前廳喝茶等你，顯得有些意外，我示意有話跟你說，而你摒退了眾人。

「孫仲璟，我有悄悄話要跟你說，你靠過來一點。」

你輕輕地彎下腰來，眼睛剛好跟坐著的我平視，你就這麼直直地看著我的眼睛，你不知道當下我在心裡數了幾遍一二三，才有勇氣把話說出口。

「孫仲璟，我喜歡你，但這麼重要的是怎麼能在紙上說呢？我想親口告訴你。」

剛剛蹲下來的你彷彿受到什麼巨大的衝擊，腳步有點不穩的一直咳嗽。

你突然站直的斂了斂衣角，故作鎮定的道：「姑娘家家的！怎麼可以這麼說話呢？」

「反正也只對你這麼說話呀。」我看見你努力地想控制表情，但眼睛又不自覺的瞇成好看的弧度，你的眼睛比你的嘴巴更愛笑。

「開心就開心，為什麼還要忍著？」

「因為我是軍人，要隨時莊重肅穆。」

「但在我面前你不需要這般，對我來說你不只是名軍

人。」你更是我心悅的人。

「既然你都來了，吃完午膳再走吧。我讓廚房順便弄些酒釀給你吃，我家的酒釀湯圓可好吃了。」你看起來心情大好，不知怎麼的，看見你開心我就覺得很滿足。

4.

時光流轉，一年又過去了，不知不覺就來到了元宵，你帶我到西湖賞燈。

初春仍涼，但西湖的景依舊美的動人，我們倆站在蘇堤上，看著楊柳和已被掛上去的紙燈籠，隨風快樂的在那裡飄著，此刻的我心情也跟那燈籠一樣，是歡喜的。是因為你在我旁邊，也因為此刻的你是展顏歡笑的，你看著遠方的山，我趁著沒人注意這邊，迅速的在你臉頰上親了一口，你突然睜圓了眼睛，不敢相信發生了什麼事，那天的你真有趣，穿著墨綠色的軍裝，披了大衣，帶了帽子，還配了把槍，但臉卻紅的跟受委屈的小媳婦似的，我那時就想，這世界上有千千萬萬個人，為什麼我就剛好遇見了你？喜歡你眼底有萬千星河的模樣，喜歡你笑起來眼睛會變成月牙彎彎，喜歡你在冷冽的外表下住著一個軟軟糯糯的小男孩，喜歡你在這個混亂昏暗的世界裡，仍是那個溫柔且勇敢的你。

「若世界黑暗，就成為自己的光。」你曾在紙上這麼寫著，是對我說，也是對你自己。

下午，你帶我在西湖上泛著小舟，晚上，星星都下沉了，古街上都是張燈結綵，「先生，要不要跟您的夫人一起畫個燈籠？」旁邊的小販和藹的問著。

我正打算解釋我們的關係，你卻逕自開口說：「好啊，我們一起畫個燈籠吧！夫人？」甚至是俏皮的眨眨眼。

你在燈籠上寫了四個大字：「浮生如歌。」

然後將筆給我，示意我接著寫下去，我想了想，便寫道：「而我多麼願你是首恆久的歌。」

最後，你提了一行字，「孫仲璟、許晚棠，歲次乙丑，於西湖。」

也許我們的人生對這亙古的宇宙來說，不過是隨時都可以終止的一首曲子，但我慶幸自己遇見了你，只希望時間變得很慢很慢，讓我永遠停在這幸福的時刻。

那天晚上火樹銀花，整條街都被金燦燦的燈籠裝飾得耀眼動人，同樣是被光照的明媚無瑕的夜，上海是令人眼花撩亂的燈紅酒綠，但西湖的亮反倒像是一種溫暖的鵝黃，是人與人之間對新的一年裡新的盼望，每個燈籠上寫的，都期盼能寄予天聽，「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不是胡蘭成和張愛玲間專屬的情話，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奢求。

5.

同年三月，我們倆成親了，你說，要把十里洋場化作十里紅妝，你沒說謊，整條南京東路都是張揚的紅，有敲鑼打鼓的，有吹嗩吶的，滿滿的歡騰氣息，我們那天乘著黑色禮車繞了一圈，最後來到目的地，東浦公館。

你先下車，然後來扶我，我穿著秀禾服，頭頂著紅色蓋頭，頭上還插著兩個鳳凰金釵和一對玉步搖，總感覺有點沉，旁邊是媒婆說著吉利話，上海許多有頭有臉的人都來了。

「砰！砰！砰！」在一片喜慶中，突然響了三聲槍響，空氣瞬間凝結。

「快找掩護！」不知是誰大聲呼喊，所有的人開始抱頭亂竄，許多沒見過這種場面的女眷們尖叫出聲，使場面更加混亂。

你和你的兄弟們立馬掏出腰間的槍，成備戰狀態，並要我們趕快躲入公館。

「晚棠，你趕快進去！」

「那你怎麼辦？」

「放心，待我把作案之人找出，會去找你！快！你快進去！」

你命令侍衛把賓客全部送進公館安置，在重重的銅門關起來的剎那，我看見你扣下扳機。

「砰！」大門關起來的聲音混著槍聲，外面和裡面已然成為兩個世界。

我看著公公和我爹皆一臉陰沉，無人欲開口說話，我心裡早已焦急無比，但從今天開始，我便是少帥夫人了，我不能慌，我扯下自己的蓋頭，用宏亮的聲音說：「大家稍安勿躁！我們暫時安全了，孫少帥一直以來對上海的付出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們要冷靜，他們是軍人，會保護我們！」

大家瞬間安靜了下來，連爹爹都不可思議的看著我。

外面的聲音漸漸沒有了，但從今天開始，我們知道上海的狼煙已經升起來了，而我們兩家，一直以來的準備，就是為了這一天到來時能轉守為攻。

從今天開始，我不只是許家嫡女，更是孫仲璟的夫人。

我的大婚之日戲劇般將人生轉進另一個彎道，這場喜宴注定是無法進行下去了，待侍衛將大門打開，門檻下沒有任何的血跡或屍體，但空氣中瀰漫的血腥味提醒著眾人剛剛發生了什麼事，以你為首，你們踏著肅穆的步伐走進公館，你刻意壓低聲音說道：「今日亂事失了各位貴賓興致，是孫某的不是，為表歉意，凡在上海設籍之人，免兩個月之稅務，孫某會派師團護送各位回家，今天讓各位見笑了。」大家表面雖恢復鎮靜，但一聽能離開，每個人都如同腳底抹油，不到一刻鐘，諾大的公館就只剩下我們兩家的人了。

公公將你喚去書房問話，爹爹走過來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妳要慢慢習慣這種日子。」

洞房花燭夜，你沒回來，你還在查幕後主使是誰，並設了宵禁。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上海的夜晚這般安靜，而我卻睡不著。我就坐在床邊等你，當天邊泛起魚肚白，你才踏著疲憊的腳步回來。

「要先去洗漱嗎？」我很擔心你，但說出口只會讓你突增負擔吧？

「嗯。」你的聲音變得好小，當中是滿滿的疲倦。

發生了這麼大的事，結婚隔天請安拜祖之事都免了。

「孫仲璟，你先去休息吧，等等早飯送上來我再叫你。」

「那先抱一個。」你突然張開雙臂將我擁入懷裡，還聞得到你剛洗澡後身上淡淡的皂香和棉麻衣服被曬暖的味道。

「晚安！」又或者是早安？你寵溺的摸摸我的頭，就跑去睡覺了，徒留我一個人站在那裡，心動不已。

後來，消息指出這次的背後主謀是北方的人，他們已經坐不住了，但是沒了北方，還會有南方，沒有內憂，也會有外患。你那天晚上沒回來，就是為了將他們在上海的據點根除，沒留下一個活口，有人說你太狠了，根本是閻王轉世。

但我知道你是想殺雞儆猴，告訴那些不安分的人——上海是孫家的地盤。

有這麼一個保護傘，洋人們倒是樂見其成，只有上海安穩了，他們才能有源源不絕的買賣生意 。

6.

最近的日子過得挺好的，就算每天再忙，你也會記得回家，也因為風波漸漸過去，各式宴會和慈善募款的邀請函又如雪片般的寄過來，以前不想去的話只要跟爹爹撒個嬌就能糊弄過去，現在，我是孫家的媳婦，我要去，才代表我們重視那些活動以及背後的主辦勢力。

幾個月後，你突然拿著一張邀請函給我，是英國人在香港辦的茶會，你說你走不開，要我替你去一趟，雖說這次是一個剛嶄露頭角的瓷器商人，但鮮少有人知道他是英國大臣的外甥，多交一個朋友，便少一個敵人。

那天你來碼頭送我，眼睛流露出不捨，我覺得你真可愛，便笑道：「又不是都不回來了，哭什麼？」

「是啊，又不是不回來了，我哭什麼？」那時的我來不及深究你眼裡的意思，便匆匆忙忙的上了船，坐在靠窗的位置，發現你一直站在原本的地方揮手道別，看你這般模樣，我也忍不住的落下淚來，還沒離開，我就開始想你了。

你派了數名底下的精兵陪我一起去香港，到香港後，他們帶我到你名下的一棟洋樓安置，我剛到香港的那些天，一直吐一直吐，一開始以為是水土不服，但過了幾天仍不見好，便請個醫生來看看，醫生說我有喜了。

我連忙寫信給你，此刻也顧不得什麼賣瓷器的查德先生了，只想趕快回上海，沒料信還沒寫完，查德先生便自己登門拜訪了。

「夫人，恭喜你有喜了。」這件事我只告訴身邊的親信，他怎麼會知道？我內心的警鈴不由得大響。

「這是少帥託我轉交的信，看完你就會明白了。」查德說完後就離開。

「晚棠，吾妻：當妳看到這封信時，應該已經平安到香港了吧，原諒我讓妳孤身一人離開上海，查德的身份我沒有騙妳，我之前救過他一命，如果要和我傳信就透過他，上海開始亂了，我們營裡已經有人遭了算計而失去性命，我不放心妳繼續留在這裡，但我也沒辦法放著上海百姓的安危不顧就一走了之，我會專心帶兵，待上海安定後再接妳回來，妳的皮箱裡有一個暗夾，裡面有我幫妳準備的禮物，之後我會讓妳爹娘也先過去，好讓妳安心，別怕，有我。」

我看完後內心五味雜陳，難怪你要我身上帶著你的玉珮和那麼多的銀票，難怪你那天在碼頭會突然哭出聲，孫仲璟，你為什麼不跟我商量就擅自作主呢？你會擔心我，但你忘了我也會擔心你呀。

我試著出去找你，但門外的侍衛卻拚了命的阻攔我。

「夫人，妳莫要為難我們了，少帥可是下了軍令，若我們擅自讓妳回上海，我們都得死。」

「是呀夫人，只有妳安全了，少帥才能專心帶兵打仗呀！」

孫仲璟，這是我第一次對你生氣，我氣你的愚，不跟我商量就覺得自己能擺平一切，我氣你太聰明，你知道我的軟肋是什麼。

我打開皮箱的暗夾，裡面是一把槍和一張紙條，「我不在的時候，讓它保護你。」我看到你寫的字，彷彿是在和你說話，忍不住潰堤大哭。

7.

「孫仲璟，我懷孕了，你要當父親了，我在香港等你，一切安好，勿念。」

從第一次看見你，我就知道你注定成為一名英雄，你將成為軍人應盡的責任放在第一，將人生中為數不多的溫柔都給了我，卻忘了給自己留條後路。

我心疼這麼倔又這麼傻的你，你考慮了所有可能，你把每個人都照顧到了，但你卻忘了：我想陪你一起迎接風雨，我不想躲在你的背後。

下次收到你的消息是爹娘也逃來香港的時候了，他們一下子蒼老了許多，也不願意告訴我你過得怎麼樣，來香港後，爹爹又憑著自己的商業手腕重新站穩了腳跟，但我知道，有些事情變了就不再回來了。

「晚棠，吾妻：我們的孩子就取名叫平安吧！我會平安，你們也是，等到戰事消停，我會去香港找你。」

「最近孕吐的厲害，平安好像知道自己的名字了，我叫他時他總踢我。」

「醫生說下個月就要生了，我總有些害怕，最近常夢到和你一起去賞燈的時候，孫仲璟，你知不知道我很想你？」

「平安出生那晚，我痛得厲害，我們的孩子出生時哭的可大聲了，爹爹說這是個好兆頭，孫仲璟，你什麼時候來？」

「平安已經會爬了，『父親』兩個字對他太難，我教他怎麼念『爸爸』，就等你來聽了啊。」

查德說你都有收到信，但未免暴露身分，無法寫信回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寬慰我，但現在我只能選擇相信，相信你還活著，是我活下去最大的依靠。

我每天都看著報紙上的軍方死亡名單，慶幸上面沒有你的名字，卻又因收不你的消息而焦急地坐立難安。

上天似是經不起我的垂憐，我收到了你的回信。

「晚棠，吾妻：妳不用再給我寫信了，我雖活著，卻很難去找妳了，我已深陷鬥爭跟攻防的泥濘太深，我害怕自己靠近妳，只會為妳帶來不必要的危險。讓我被世界遺忘，是我唯一想到，能保護妳的方法。不能見到妳的我，跟死了沒什麼區別，我不願妳抱著巨大的期盼，最後迎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我很慶幸這輩子妳成了我的妻，和妳相處後，我才發現自己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妳說，妳常常夢到我，殊不知我總是想妳想得一夜無眠，這輩子我虧欠最多的是妳，在乎最多的也是妳，妳不必再等我了，過妳自己想要的人生吧，這輩子欠了妳和平安這麼多，也許，只能下輩子來還罷！」

我看完早已哭的泣不成聲，孫仲璟，你說浮生如歌，你卻忘了沒有你，我的曲子又該唱給誰聽呢？我常常在想，如果那天我沒上船一切會不會不一樣，我們會不會白首不分離，還是你會因有太多牽掛而被敵人制約？我已無法再去多想，我只希望你能平安。

8.

在很久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海棠花是思而斷腸的意思，但我許晚棠不會因為命定論，而成為一個消極的人。

「若世界黑暗，就成為自己的光。」這是你對我說的，而我從未忘記。

我給了平安雙倍的愛，我接手了爹爹的事業，成為香港第一個女性的商會會長，人們總說：「香港有個許晚棠。」

但我心中，始終認為香港是我生命的過客，上海才是我的家。

人們不知道的是，我的堅強是在模仿，模仿一個叫孫仲璟的人，成為你，我就不會忘了你。

「上海有個孫仲璟。」也許世界把你遺忘了，但我不會。

浮生如歌，而我多麼願你是首恆久的歌，這樣在每個寂靜的夜晚我就能把你輕輕哼唱。陌上花開，我早已過了如花的年紀，但我永遠記得你笑起來彎彎的月牙眼睛，不經意的淺淺梨渦，挺拔傲岸的身形，以及不知所措時會泛起紅暈的臉，還有還有，你把冷酷給了世界，獨留了一份溫柔給我，於我而言，你的一切都是這麼美好。

外面又下起雨了，你是不是戴著帽子，披著披風在等我？

等我一下，我拿把傘，這就去找你。



佳　作

尤辰芳 / 雙重病毒

得獎感言

首先，謝謝各位評審老師的肯定與意見，也謝謝學校提供迴旋梯文學獎，讓對寫作有興趣的人能有伸展的地方！

關於作品，我寫這篇小說時正是疫情嚴峻的時候，讓人不禁想像未來的世界會演變成什麼樣子，幸好近來的疫情有受到控制，沒有再爆發更大的傳染風暴，小說的背景設定就讓它停留在幻想裡頭就好。

得獎後的感言太多，總結一句便是：「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又能得到肯定，真的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

雙重病毒 | 尤辰芳 / 醫社系

軍靴踏地的響聲在闃寂的夜裡格外清晰，柔嵐匿在連星雲都黯淡無光的夜色裡，她的背部緊貼在暗巷的磚牆，冷汗隨著急促呼吸淌落，將防護衣下的衣杉浸的溼潺。

良久，腳步聲沉寂下來，她探出頭往主街查看，遠處佇立著三位身著防爆戰服的人，說時遲那時快，其中一位轉頭時登時與她對個正著，對方臉上戴著防毒面具，左右的濾毒罐外分別有圈藏藍和赤紅的螢光，那是警員的標誌，但在柔嵐眼裡卻是戴著鬼火的猛獸。她立即退了回去，一發子彈險從她的防毒面具側邊擦過，爆出刺耳的破風聲。

「她在那，快追！」

柔嵐轉身就跑，路上街燈壞了一半，無人修，也沒必要修，前方的道路一片漆黑，她毫不猶豫衝了進去，在叢生的亂草裡找到早先藏起來的「管家機器人」，她一腳跨坐上了那長方柱形機器人，按下側邊的啟動鈕後，機器人往前疾速奔馳，須臾後竟飆破時速九十，比起原廠設定的上限值多了數倍，徒步追來的員警沒料到她有工具，當下惱怒不已，卻也只能眼睜睜看著那逐漸化成黑點的身影消失在彼方。

柔嵐狼狽地躲回家裡，玄關處的自動酒精噴霧機將她從頭到腳消毒乾淨，她脫下防護衣後直接丟入特殊的垃圾通道，那通道下是焚燒爐，當下就把沾染過外邊空氣的東西焚毀。她進屋後沒有把防毒面具摘下，任何地方的空氣於他們而言都是威脅。

管家機器人行動顛簸的往屋裡跑，底部不堪磨損的輪子正冒著白煙，胎皮都翹了起來。柔嵐見狀後將管家機器人拉到插座旁接上電源，安慰般地來回摸著它光滑的「頭部」，那上頭被她貼了數張笑臉貼紙，彷彿管家機器人正以笑容回應著她。

柔嵐在它身旁席地而坐，看著顯示充電的螢光陷入沉思。

現今世界人口大幅減少至下跌前的一半，尚可慶幸的是機器產業蓬勃發展，所有生活用品和糧食都能由機器人生產製作，物資還算足夠。而管家機器人是近五年來的發明，它成本不高且極為耐用，用來替人民外出取回國家發放的物資，政府分送給每戶一台，讓國民只要待在家就能維持生命。

事實上，國民也只能待在家，擅自外出就是觸犯律法，若私下與人接觸更是大忌，警員有權力就地射殺。

柔嵐的管家機器人是特意托人改裝的，自從她加入「尋星會」後，每次出任務都是拿著性命在冒險，若無逃跑工具，她早成為了千瘡百孔的屍體。她是流著鮮血的人類，面對真槍實彈和裝滿病毒的空氣也會懼怕，屋裡分明是靜謐的安寧，她卻不住發抖，後怕如同浪潮一陣陣撲蓋向她，她咬著下唇，環抱住了管家機器人，在這冰涼的觸感裡尋覓避風港。

※

今日是北區區民領取物資的時間，高岳早早就讓管家機器人外出跑腿，這時他抬起手腕看了眼錶，已經過了中午，他的機器人卻還沒回來。他不得已拖著沉重的軀體走到客廳，坐上偌大的深棕色皮革沙發後打開電視。

管家機器人配備攝像鏡頭，能讓主人知曉它所見的景象，電視螢幕上是熟悉的街景，它正平穩的往家裡移動，沒有走錯路也沒有陷入困境，高岳蹙起眉，又耐著性子觀察一會兒，不出多久，鏡頭猛然晃動，像是被什麼東西撞著了，他坐挺身子，用遙控移動視角，這才發現撞上自家管家機器人的東西。

那也是台管家機器人，珠白色的外殼被它的主人貼滿笑臉貼紙，它走著歪斜的路線，且行動起來一顛一顛的，像是隨時都要翻倒，巧的是它回去的路線與高岳家的相近，因此時不時相互埃著，耽擱了時間。

高岳防毒面具下那雙漠然的眼追逐著笑臉貼紙，半晌過後，他按下了遙控器上的特製按鈕，他的管家機器人隨即從兩側伸出機械手臂，俐落地將對方拖了回來。

身為管家機器人的發明者，高岳不費吹灰之力就將它換好了新輪子。卸下的舊輪子壞得不像樣，但高岳已經工作兩日沒有闔眼，疲憊讓他無法多做思考，揮揮手就讓那台管家機器人自己回去了。

他坐回沙發，闔上眼，腦袋既昏又脹，睏倦不已卻無法睡著，連夜看的設計圖在眼前混亂交錯，倏忽間，比劃簡單的笑臉浮現出來，驅逐所有凌亂，最終只有它留在他眼前。

高岳沉痛地嘆了口氣。

自從幫了那台珠白色的管家機器人後，每回發放物資

時高岳的管家機器人總會帶封信回來，內容無非是諸多道謝的話，能隱約猜出它的主人是個重情之人，可高岳不喜如此，也在每回瞥了第一行字後就將信扔掉。

四季遞嬗又入了深冬，霜雪與霧靄蒙著大地，似要將一切覆去，重歸白紙。可人類頑強，雖然不能外出踏雪，卻派出了機器人替身，那些五顏六色的軀殼在街上接踵比肩，讓慘白的雪景不至於死寂。

管家機器人取物資回來時總帶著砭人肌骨的寒氣，高岳近來被失眠所擾，再加上過度疲勞，免疫力下降的嚴重，竟就因此生了場病，而他也不以為意，只有讓管家機器人領物資時順便領個感冒藥。

他埋在設計圖和選材裡一埋就是一整天，他正在改良管家機器人，依照目前管家機器人的容量，領物資的頻率是兩週一次，不過只要與外邊空氣接觸就有染疫的風險，這個頻率能夠越長越好。如今國家以律法和武力強制人民不得外出，作為責任，政府一肩扛起全國國民的生活需求，雖然有機械輔助，卻也並非能夠予取予求，能送給全民一戶一台管家機器人已經耗費巨大國庫，再想製作改良版並讓其普及，成本就是一個束縛他手腳的枷鎖。

高岳的藥是領回來了，卻經常忘了要吃，這回他手裡還握著鉛筆就倒在圖紙上昏睡，待他驚醒時已經快要過了領物資的時間，領物資不僅是帶糧食回來，也是讓政府能夠確保這位國民還活著，若連續缺席兩次警察就會登門拜訪。高岳趕忙放管家機器人出門，自己則癱坐在沙發上平緩意識，他閉上眼就感覺世界在搖晃，手腳冰冷加上頭重腳輕的不適令他幾愈作嘔，不知過了多久，門外傳來管家機器人的鈴響，他扶著額起身，連抬眼確認監視器畫面的力氣都沒有就解開門鎖。

門緩緩密合後緊接著是消毒噴霧機運作的聲響。

高岳默數著，發覺機器運作的時間長不對勁，他抬起頭，赫然發現除了管家機器人外還有一名陌生女子也跟了進來。他有許久沒有與人面對面，當下驚得踉蹌倒退數步，跌進了沙發裡，未等對方有動作，高岳就抓起桌旁的手機。

那名女子正是柔嵐，見高岳似要報警便快手搶了他的手機，隨後又慌張的還給他，說：「我不是壞人。」一台管家機器人從柔嵐身後滑了出來，就是高岳曾經綁回來換輪子的那台。

高岳直覺這是陰謀，暗自責備自己的草率，嗓音沙啞卻透著冷寒，問：「妳是它的主人？」

柔嵐點頭的瞬間，高岳翻身掏出沙發下的左輪手槍，可柔嵐並不打算束手就擒，她抬手往他右手腕敲下，那勁道巧妙，左輪登時就脫離了高岳的手掌，高岳怒極，問：「妳的目的是什麼？」

「都說了我不是壞人，」柔嵐踢開地上的槍枝後彎腰打開她的管家機器人，「看你這個月都拿了藥，今日也沒來拿物資，擔心你病倒了，你幫我修好了我的機器人，我還沒報答呢！現在物資站都已經關閉，我的東西分……喂，你還醒著嗎？」

高岳意識漸漸模糊，詫異與憤怒輪番耗盡他的力氣，雙眼朦朧間看見柔嵐拾起沙發邊的薄被給他蓋上，並從她

的管家機器人內拿出一半的物資……

她不害怕嗎？高岳沉悶地想著，先不論私自外出與人接觸就有可能被槍斃，要是他是染疫患者，那她也難逃死劫。

在下個眨眼後，高岳徹底昏迷，橫豎他現在也動不了，柔嵐要殺他還是劫他他都無法反抗，不如不做無謂的掙扎。如此一想，他竟覺得輕鬆，這一睡睡得比以往都沉。

也許是睡得夠深，高岳探著了被他壓在記憶底層的人，如同掀起深海巨石，繽紛的氣泡爭相冒出。

八年前，不從防毒面具下望出去的世界有著耀眼的亮度與彩度，天是琉璃般的藍，地是春茶般的綠，她是……

「哥哥！這個送你。」高茜從溜滑梯滑下後順著衝勢撞進高岳的懷抱，被高岳牢牢接穩，她在他的手背上貼了張笑臉貼紙，那是她最愛的收藏，也只送給她最愛的人。

她是海棠紅、是櫻草黃、是蘆葦青、是雲水藍，是所有色彩，卻也是所有色彩無以形容的。

儘管她的面貌被時間洪流沖的依稀，高岳仍是在第一眼就認出她。

「我看看，打針的地方還痛嗎？」高岳溫柔摸著她的髮頂，一手拉起高茜左手臂的衣袖。

纖細白皙的手臂上滿是針孔，高岳也是如此，這是人類對抗疫情的小犧牲。數年前，有個不知名的病毒從世界角落萌芽，轉瞬間鋪天蓋地席捲全球，最初研發的疫苗已經毫無用處，新疫苗逐一問世，試圖建構防疫高牆，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病毒也在不斷變種，人類只能持續挨針，盼望能贏得這場抗戰。

自從高岳的父母染疫去世後他便與妹妹相依為命，前些天打完新疫苗時高茜發了燒，病好後嚷嚷著要去公園，高岳經不住她的苦苦哀求，擇了外頭人少的一天就帶她出門放風。

「哥哥帶我出來玩就不痛啦！」高茜笑著，又跑上了溜滑梯，一舉一動都帶著稚子的天真無邪。

高岳就在出口處等她，等她一次次撲進懷裡，從午時到傍晚也不覺疲憊。

高茜玩得瘋了，口罩的掛繩在一次滑下時不慎磨斷一角，她愣了須臾，高岳馬上繃緊神經替她繫好，隨即將人帶了回家。

幾日過後，高茜食不下嚥且高燒不止，隱約有疫病癥狀，高岳不敢大意，懷著忐忑的心將人抱進醫院。

然而，那顆心再也沒有平靜過。

接踵而來的是高茜轉為重症的消息，那時的高岳被關在隔離所，不能陪伴高茜面對治療。他坐上所內冷硬鐵椅卻更顯心頭浮燥，他將臉埋入雙掌裡搓揉，腦中重複播放著幾日前的畫面。

公園是空氣流通的室外，活動人數也在管制以下，是怎麼染上病毒的……

但如今病毒強悍，已經無法用往常的標準看待它，總歸還是他沒注意高茜的口罩，瞬息間的疏忽就讓病毒鑽了空。

高岳驀地捶手，砸得身旁的鐵桌發出「碰」的巨大聲響。

是他害了她！

管家機器人滑到高岳的腦袋旁，發出急促的「滴滴」聲，吵得他的主人睜開眼睛。

高岳朝它的腦戴輕拍了下，停止惱人的鈴響。他從沙發裡坐了起來，環顧房屋一周後並無發現有任何損失，與他睡前不同的地方只有身前的陶板桌，上頭不屬於他的罐頭與米麵放得整齊，底下還壓了張小紙條。

高岳才剛抽出紙條，管家機器人就再度發出「滴滴」聲，高岳轉動眼珠，懶懶地喊了句：「說。」他憑著一身技術將自個的管家機器人結合許多功能，而接聽電話就是其中之一。

「高先生，」管家機器人的上方憑空出現一小片投影，對方身著筆挺黑西裝，正襟危坐的面對鏡頭，「新一期的確診數和死亡數出來了。」

對方見高岳點頭後便開始報告，頓了下又繼續道:「自從採用您嚴刑管控行動的計畫，這兩項的數值都在不斷下降，總統很是滿意，但近期下降的幅度卻不如前幾期。我們猜想是因為『尋星會』日漸壯大，與我們的努力相互抵銷。」

「尋星會……」高岳摩娑著指間的紙張，「那個以關心為名擅自與人接觸的非法組織？」

「正是，他們行蹤不定且狡猾詭詐，與其接觸過的人都閉口不談他們，有線索也難以深入探查。」西裝男子的口氣轉為嚴厲，「在此嚴峻時期竟還有人從中搗亂致使疫情起伏不定，真令人不齒！」

「正好，」高岳將身子坐正，在對方抱怨的同時將紙張翻看了遍，「尋星會好像找上我了。」

「什麼！」西裝男子盡顯驚愕，有防毒面具在身也遮掩不了。不過他很快就冷靜下來，「這、這也是有可能的，我們從來不讓高先生露面，您是政府掖藏著的秘密，就算是尋星會也提防不到您。」

那張寫著「需要陪伴，有我」並在後方印著群星圖的紙條被高岳細心摺好，他道：「你們別打草驚蛇，待我會會她。」

桌上擺著的柔嵐的好意如刺般扎入高岳的眼，可他在眨眼間就擺脫無謂的人情，這些並不能感化他。他隨後翻出手機輸入紙條上的聯絡資訊，發了條要與她見面的訊息。

他立誓要戰勝猖狂的病毒，誰要阻擋他，誰就是與國家為敵！

過了月餘，柔嵐赴約出現在了高岳家，兩人坐在沙發的左右兩端，柔嵐將半個身子側向他，盡量顯得不那麼疏遠。

「非常抱歉，上回貿然進來是我不對，但我想報答你的心意是真的。」柔嵐見高岳無所謂地點頭才意識到今日之約並非要與她算帳，於是立即正色，「很高興能在漆黑的夜裡尋覓到您，我是柔嵐。」

「高岳。」

「你家真豪華，在政府下禁令前從事什麼樣的職業呀？」

「機械。」

「那你是國內目前最需要的人才呢！機械需要了解許

多理學與應用，你在這條道路上有遇到甚麼困難嗎？」

「沒有。」

柔嵐嘗試要與高岳拉近距離，雖然對方有問必答，但都答得冰冷，兩人之間又因為有防毒面具遮擋而喪失了大半非口語溝通。眼前是道堅不可摧的冷漠高牆，然而柔嵐並不挫折，反而在苦惱的同時愈發想了解這個人。

「疫情尚未穩定，你想必也做了諸多考量才會與我見面。」柔嵐往高岳的方向移動了一小塊，「你似乎不想聊認識彼此的話題，那你想談什麼，我願意聽你說。」

高岳將身體微微轉向她，有種想認真談話的意思，但卻不聊自己的事：「妳們為何會找上我？妳的恩情也還清了，沒必要留下讓我找到妳的方式。」

他用「妳們」而不是「妳」讓柔嵐馬上明白高岳已經識破她的身分，不過她本來就沒打算要隱瞞。

「你也許需要幫助。」

誠如她所言，她會登門拜訪高岳不僅僅是想要報恩。

尋星會內部有諸多科技人才，他們利用盜取街道監視器等的方式探察駐點區域，不僅能規劃成員逃跑時的路線，也能觀察各個管家機器人的一舉一動，進而窺探其主人的生活樣貌。街上行動的管家機器人通常都被描繪或裝飾的極富個人風格，它們會在領物資時互碰在一起，甚至脫離前往物資站的路線，隨著主人的操控四處遊走閒逛，代替人所不能做的事，也給予了人所不能親臨的風景，那都是其主人的消遣，是在封閉世界裡的喘息。但是有那麼一群管家機器人，他們從來不做多餘的事，外表始終是出場時的模樣，路線永遠只在物資站與家，在沒有溫度的機器人裡，它們是最冰冷的那個。

憑藉著諸多觀察數據，尋星會內部制定了一份名單，表列著的都是經過評估後需要關懷的人，成員便以此為據嘗試與其接觸。在他們實地拜訪後的紀錄裡，那些人十有六七都有抑鬱傾向，有些甚至患有重度抑鬱症，在尋星會成員的努力與冒險之下才將人從鬼門關拉回來。

而高岳榜上有名。

「妳不怕我報警？」

「我們在拜訪前都會遞送紙條，只有對方接受我們才會派遣成員，今日一見既是我們選擇了你，也是你選擇了我們，雙方都是觸法之人，你肯定也不希望引來警察吧！」柔嵐笑說。

高岳點了下頭，隨即說：「我很好奇一件事，」他注視著柔嵐，「尋星會都是些不怕死的人嗎？」

「不，畏懼死亡是人類的本能，我們並非無敵，只是不願在病毒與子彈之下臣服。」她頓了頓，「政府的行事過於激進，把人一個個鎖在屋裡，他們這麼做是要大家遺棄人的本性。可是啊，我們不能離群索居太久，否則會生病的，有些人病久了就不想活了，尋星會的存在就是為了挽救與預防這些憾事，被我們帶回來的生命都成了星河，照亮夜空，驅走恐懼，成為我們繼續下去的動力。」

「那政府掌控著城鄉街市，你們是怎麼瞞過政府做這些事的？」高岳對柔嵐的言論不以為然，這會兒口氣有些兇。

「……」柔嵐沉默，倒不是因為被高岳唬著了，而是察覺一絲異樣。

這個人的問題都圍繞在尋星會上，半點沒有要與她談心事的感覺，況且他越問越深，已經觸及底線。

高岳以手撐著額，說：「抱歉，我問過頭了。」

柔嵐搖頭溫聲說：「沒事。」見高岳起身要送客，她低喃了一句，「我以為你要與我談高茜的事。」

高岳怔在原地，默然良久才應：「妳怎麼知道她？」

「你上回昏迷時不斷囈語著這兩個字。」柔嵐抬頭看他，兩人的視線在空中相撞，「是個可愛的名字呢，是你妹妹？還是女朋友？在政府的規範下你們一定很久沒見面了吧。」

「再也見不到她了。」高岳咬牙，雙手的拳握的死緊，「我沒什麼想談的了，妳走吧！」他說罷側過頭不再看她。

柔嵐起身後往前走了幾步來到高岳跟前，下一刻傾身抱住了他，兩人只有肩膀以上觸碰到，柔嵐也只抱了一瞬，高岳還沒反應過來人就退開了。

「我並無其他意思。」柔嵐馬上拉出了距離，「人與人的擁抱能夠帶給彼此歸屬感，也能減少焦慮和孤獨，這是機器人永遠無法替代的，在與人對談完之後給予擁抱是尋星會一貫的作風。我們都很乾淨，不用擔心會因此染上疫病。」

「我能感覺的出你並不喜歡我們，也許我們永遠不會再見面。我想與你說的是，有些藏在心裡頭的話與自己說或與機器人說或與人說是有差別的，你若有天需要我們，我們還是會出現。」柔嵐說完後就拿出新的防護衣穿上，迅速消失在高岳眼前。

高岳突然間覺得自己的腳踩不著實地，柔嵐身體的餘溫退不下去，那溫度化形成倒鉤，連帶著淋淋血肉，將封存的記憶拉出了海面。

高茜的身影曝曬在過於熾熱的光線底下。

他呼喊著好痛，卻又攢緊著那丁點溫度，那根倒鉤，在血流如注裡再次看見失去在他世界裡的色彩。

翌日，高岳與西裝男子視訊時將所得的情報盡數告知，而西裝男子則在三日後帶給他一則好消息。

「經過對照，我們已經能確定柔嵐的身分，她是尋星會其中一支分隊的隊長，」西裝男子的語調高昂，「雖然沒能套出尋星會總部，不過除掉她也能重創尋星會，只要您再次引她出來，我們就師出有名。」

高岳蹙起眉，他並不想要再看見她。

西裝男子看不見高岳的不願，自顧自地說：「我會派警員駐守在您的庭院，您想辦法讓她單獨站在靠近落地窗處，接下來的事情就交給我們……」

視訊結束後，高岳握著手機恍神半晌才將訊息送出去。

他最終還是連絡了柔嵐，這回對方一旦上鉤就插翅難逃，不論是被活捉還是被射殺都能給尋星會一個警告，他們日後必會有所收斂，甚至停止活動，這都是政府所樂見的局面。

可是高岳卻不痛快。

他嗤笑了聲，嘲諷此刻的自己。他活的就像機器人，只需能量就能做事，所有動作都是經過運算後下的最佳的指令，處理這一切的是頭腦，若經過了心靈就會導致程式錯誤。

柔嵐的訊息讀的特別慢，足足過了一週才回復。

而她在回訊息前同樣躊躇不安。

尋星會並非軟柿子，他們之所以能在牢籠裡穩定成長是憑著步步為營的細心與四通八達的消息。在柔嵐將與高岳對談時發現的異狀回報後，總部即刻展開調查，一查之下赫然發現高岳並非常人，他與政府早在多年前就有著密切的往來，但官方資訊上卻見不到任何有關他的名字，更多深埋的資訊被一一掘出，尋星會總部對他的態度也從不要交涉到必須剷除。

會長在單獨與柔嵐會面時說道：「高岳是政府藏起來的軍師，他以為當今的政策是攔住病毒的銅牆鐵壁，可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們終究沒有意識到被這道牆阻攔下來的事物是什麼。」

「是人類與生俱來，需要與同伴相依的心靈。」會長將手拍在了柔嵐肩上，傳遞著信任。「妳不要感到悲傷，沒了他，政府的行事作風才會放軟。救人並不局限於尋找病患，我們一直以來都處於被動，這回該是我們主控戰場了。」

攫住柔嵐肩膀的手指越陷越深，她不得不應聲：「……是。」

兩人再度見面時，氣氛有種難以言喻的凝重。

高岳開門後沒將眼神分給柔嵐半點就坐回沙發，柔嵐則小步走向另一端，落坐後玩笑說：「我與你見面太頻繁，怕是會被政府盯上，你家可有逃脫密道？」

聞言，高岳冷笑了聲：「會怕還幹這行？」

柔嵐緩緩搖頭：「我每次出行都做好回不去的準備，只要能多給一個人活下去的動力，死亡的風險於我而言不算什麼，我是擔心你。」

不管是否為實話，聽在高岳耳裡盡是虛偽。生命何其珍貴，憑什麼要為了他人承受風險？也許是明瞭兩人經此一會不會再相見，高岳對她說了心裡話：「擔心我？既然擔心你們的個案就該停止與其見面。人類一定能戰勝病毒，但在這之前必須像現在這樣誰都不能見誰，政府實施政策後疫情有明顯的趨緩，但為何你們要從中攪局？只求近不顧遠，連一點小犧牲也做不到！」

突然挨罵讓柔嵐怔忪一會兒，她越想越氣，反詰道：「你應該不曉得國內的自殺率已經逐步追上染疫死亡率了吧？它就像敗絮，被政府用金玉外表的政策隱藏起來，並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樣耐得住囹圄的生活，若無尋星會從中諮商和給予藥物，照著自殺率的長勢總有一天會位居死亡首位。在我看來，不先穩定近，何來追求遠？」

「那你們就不該把現狀拉長，」高岳面向柔嵐，「自從尋星會壯大後每期染疫人數下降幅度都有限，你們口口聲聲說要拯救生命，做的卻是讓疫情雪上加霜的事。」

「你不能只憑推論而加罪於我們，」柔嵐語氣堅定，「事實上尋星會已經存在四年多，這四年來我們的會員只多不少，但並無造成染疫數目暴增，只要是做好防疫，我們還是能傳遞溫情。」

「無暴增是因為政府的作為，若無你們從中作亂，這場防疫抗戰可以更快結束！」

話說到這，兩人都又站了起來。

寂靜中，高岳聽見了她的嘆息。

柔嵐開口道：「你只看見了一個疫情。」她的眼神透過了防毒面具貫穿到高岳眼底，裡頭閃爍著躍動的烈焰，要燙醒冰封的高岳，「還有個名為心病的與眾不同的病毒，它也在肆意蔓延，患上它的人難以察覺，患者並非單靠住院吃藥就能痊癒，比起當今疫情的棘手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你怎麼能看不到呢？」

「疫情壓不下來的原因是否源於尋星會尚未可知，但助長心病的人確實就是政府，就是你。高岳，你睜眼看看，這樣的結局真的是你想要的嗎？」她最後一句帶著三分責備，七分哀傷。

高岳垂下眼眸，柔嵐的質疑插入他的內心，攢著他的心臟，逼他低頭重新審視這些年的一言一行。

自從高茜去世後，高岳覺得自己也與她的屍身一同被冰葬，在低溫下結晶，被儀器震碎後撒在花園裡，不同的是高茜帶著五彩斑斕的花瓣走了，他則在黯淡失色的泥濘中佇足。他成日與機器人為伍，彷彿已經歸屬於它們，因緣際會下，他被政府收入麾下設計高科技機械，當時的疫情把人類虐得狼狽，敵人巨大的陰影籠罩著世界，壓得人們抬不起頭，渺小的高岳對它殺紅了眼。他明白這不是僅憑一己之力就能打的戰爭，能控制群眾的方式有很多，但最快且最有效的手法就是從政府下手，他便開始嘗試與更上層的官員交涉，最終，他的想法成功被採納，誕生了現在的嚴刑峻法。

但是他直到此刻才驚覺，原來他所以為能斬殺病毒的武器竟是把雙面刃，揮舞向敵人的同時也將己方弄得傷痕累累。

「在這個世代下，病毒與心病都在折磨人們，你我初衷相同，都是想為世人盡一份心力，我們應該放下敵對的刀劍並互相合作，把後背交給對方，分別對抗這兩個病毒。」語畢，柔嵐繞過陶板桌走向高岳，想要與他坦白。「高岳，我和你說……」

高岳的腦袋還在騷亂著，見柔嵐要繞過桌子時進到了落地窗附近，他猛然往前跨步，搭住她的肩就將人壓下。

碰、碰。

倏地，兩聲不同種的槍響打破玻璃，震徹夜空，高岳與柔嵐不約而同地朝外大喊：「住手！」

兩人相望，瞬間都了然於心，驚詫也好愧疚也罷，唯獨沒有憎恨。

高岳迅速冷靜下來，掏出手機操控所有照明，偌大的豪宅瞬息間漆黑一片，他們便匿在黑暗中蹲著往沙發後邊躲去。

庭院處的兩隊人馬起初都料想不到對方的存在，不詳的寧靜瀰漫須臾就再次被子彈打破，他們也很快明白了情況。

政府想狩獵尋星會，尋星會也想狩獵政府。此時誰也顧不上還在屋裡的誘餌，兩隻巨獸伸出利爪互相拚搏，槍響在空中撕咬，誰也不讓誰。

混亂中警方喝道：「你們非法群聚，若再違抗，我們有權就地處決！」

他說的不錯，這句話的背後傍著法條，再打下去對尋星會百害無一利，眼看越來越多警察繞住庭院，柔嵐焦急

地朝外喊：「你們快回去啊！」

高岳在同時間抓著柔嵐往更裡頭推，自己則成為離落地窗最近的那位，片刻後，銳利的劇痛從腰腹竄向全身，高岳掩住了疼痛處，再翻開手時掌中盛滿一灘腥黏，他甚至還沒意識過來這是什麼就倒在了柔嵐的臂彎裡。

「別打了，有人受傷了。」柔嵐在哽咽之中嘶吼著。

高岳的視線模糊下來，猶如從水下往上看，波瀾之中倒映著柔嵐扭曲的臉，他無法控制呼吸，在胸膛紊亂的起伏下扯開防毒面具，然而，這具失控的身軀帶給他的卻是超然的平靜，思想竟是前所未有的清晰。

柔嵐驚慌的要把高岳的防毒面具戴回去，卻被對方一手撥開，她啜泣道：「高岳你在做什麼！你不是要打敗病毒嗎？」

「妳說的對，」高岳艱難地咬著字，要讓柔嵐聽他說話，「世上存有雙重病毒，我盡心竭力抵禦了一個，卻沒發現我早就被另一個蠶食空了。」

「我可以慢慢治癒你，」柔嵐泣不成聲，「求求你，快戴回防毒面具。」

高岳搖頭，他探出了手，撫上了柔嵐的防毒面具，眼前的夜幕正在漫天捲地地降臨，趁著光明尚未褪去，他說：「我為保護妳而死，他們不會輕易對妳動手，我如今的舉動代表支持妳，妳把妳的想法告訴世界，最終一定能……能拯救更多人。」

柔嵐的手覆上他的，她在說些什麼高岳也聽不清，只在這隨波破碎的嚎啕裡用剩餘的知覺感受著掌下的顫抖，慢慢地用聲音的震動描摹面具底下的人的模樣。

在看不見的想像裡，她的雙眸有著琉璃般潤滑的光澤，小巧的尖鼻勾著柔和的弧度，淡紅的薄唇抿出往上翹的唇線，那笑意好似能融化世間萬物，包含寒冰、鐵甲，還有高岳。

原來他沒有忘記，這張臉從來沒有因為時光的流逝而褪色，只因為她是那樣鮮明、那樣深刻，高岳不得不佯裝自己已經遺忘了，免得在一次次午夜夢回裡痛得撕心裂肺。

那面容又再度飄渺，這回高岳掙扎出禁錮他的泥淖，搭著紛飛的花瓣隨風飄揚，在找到高茜的瞬間，一種他早就生分的情緒洶湧奔出。

那是他這八年來笑得最像人的一次。

（完）



佳　作

林昕葦 / 靈魂之窗

得獎感言

我想，真實人生裡自己彷彿小說裡女主角的投射。在撰寫「靈魂之窗」的這一年多，我遇上精神疾患發作，也正是頹靡之時遇見彌足珍貴的「貝力」——改變我一生的芬蘭知己。距離、時差、種族、文化使緣分格外特別，卻也讓自己對他的仰慕增添困難——如同文中的女孩，我時常思考對遠距離的患得患失讓自己格外心力交瘁，這樣何必？也日以繼夜猜測對方的感受，這樣值得嗎？很慶幸，最後我也迎來了美好的結局，即便他並不像貝力在台灣。最後，我想說，謝謝喜歡這篇小說的各位，也謝謝陪我走過躁鬱的你。

靈魂之窗 | 林昕葦 / 心理系

「我喜歡你的名字，貝力，聽起來很頑強、有毅力。」

桌上的日拋盒，銀白色的字跡在月色下閃閃發光。

看著手機傳來的訊息，一滴淚順著微微上揚的嘴角滑落。

八千公里以外的浪濤未曾預料能將熱情傳遞到遍佈雪花和冰上曲棍球的城市，理論是那樣清晰，卻又像織到一半打結的襪子，難以拆分的線條，每條都構成藝術、歷史與科學的全部。我未曾想過能遇見他，網路上也好、現實上也罷，是怎樣陰錯陽差在幸福的直航班錦上添花，感覺再飛高一點就會直達平流層頂部，讓每位乘客快樂缺氧。

俯衝、擺動，幾陣亂流——即將落下定點，自認無與倫比的期待。

他叫「貝力」，頭像是一雙藍眼睛，我渴望的天空藍，清澈而明亮。每當想起他，寂寞便會停止咆哮、和孤單吵的架能夠和好，就算蕩漾在心底的只是一雙眼睛，和依據理想型構圖的輪廓。

但願有天，能在同一片月色下，我在你眼裡、我住的城市、我的避風港，都在你的眼裡；但最希望的莫過於你的藍色瞳孔映入的是我的髮色，和我眼角的笑意。

遍地金黃愜意的大麥田、從靜謐的田野裡飄洋過海的口哨聲；夢囈在沸騰的邊際蒸發，剛好你也上線的恰巧；走在偏離時差軌道的航線，這樣不平凡的你，從我隱居的山水畫裡緩緩走出，內斂我潑墨般的放浪行骸。

五小時時差的距離，字裡行間的思念，是唯一的缺陷。

學校旁的咖啡店泡的拿鐵很有意思，總會把牛奶和咖啡分層；上頭有層厚實的奶泡，均勻綿密彷如搓下一塊白雲。

我很喜歡第一口啜飲上面的黑咖啡，再喝一口底下的牛奶，也不曾習慣加糖；接著將調好比例的牛奶和黑咖啡混合，帶出淡褐色調，品嚐一口，感受融合的特殊氣味沿舌根蔓延的二重奏。

第一口苦澀的感觸，像吃下沒有膠囊包裹、粉末狀抗生素的烈度——矛盾的是我會欺騙別人，咖啡不能少了這種味道。戀愛也像這樣嗎？看起來很是像樣，不論是旁邊的陌生人、外頭的行人車輛，還是不久前端餐點來我面前的咖啡師。

說很熟？也不算，然而莫名的熟悉感，像洄游的鮭魚、流浪的奧德賽，回到神話的故鄉。坐落在城市中央的精神建築，習慣角落的沙發，那是診療室裡才會出現的顏色，讓人卸下心防。然而一如往常的清幽卻在霎時，一陣灼熱從心底最深處燃燒，促不及防的猛烈攻勢擊出三壘安打，那是貝力幾天前在訊息欄上的精神喊話——

「我們絕交吧。」

就像觀眾聚焦在不小心摔跤的運動員，飲恨那多少努力一瞬間全部白費；彼此之間說好沒有秘密，卻無法跨越對對方的不信任與不諒解。文化、性別、種族，一個個像隕石墜落在我倆同居的星球，墜落在盤古大陸外的遠洋，改變氣候曲線的形狀。

原來再怎麼喜歡，連最後爭取一句理由都無能為力。

一開始由衷堅定會在一起的信仰，以為堅韌不拔，原來只要稍微觸到琴弦，就會震盪。

愛會讓人那麼委屈嗎？也許在成長期會頓悟好多事，這件事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人的思緒就像色紙，想要摺成一種形狀有許多方式；然而受挫了，僅僅徒留摺痕。大家都在思考，帶著憤怒和焦躁——此時的圖案仍是愛心，只不過是黑色的。

還記得貝力留下的最後一句「妳這種公主，拆得了我

的門窗嗎？」
我愣愣摸著玻璃窗，觸感就像撫摸想像中的你那樣，以為一切全在自己手中，你再也無法逃脫。

然而貝力最後還是走了，留下佈滿吻痕的屏障，和被美化的無限可能。

回憶如走馬燈慢送播放，理直氣壯解釋歇斯底里只是導火線的前夕，真正的伏筆是埋藏在科學革命前，舊有的一個定律：

「個性不合。」

習慣城市的步調自然而然，卻來不及說出口：為什麼，誤生在繁華裡遊戲人間，不諒解你的隱士脾氣被說成我的錯。

咖啡師進進出出，時不時拿著水管澆花，做起農藝活；時不時又面露笑容，拿出盒子包裝剛剛從冰櫃裡拿出的草莓布蕾。跟所有人相比我是那樣的汙穢、那樣令人作嘔——因為我把所有負面能量物像化，蒸發於瀰漫果香味的氣息；凝結在玻璃杯的杯緣，汙染他們口中的咖啡。

他走到我的位置，遞上剛泡好的拿鐵，似乎是感受到選擇性緘默的非同小可，面帶笑容說一聲「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而後轉身離開。

這是第一次，有人發自內心願意輕敲我心裡的那扇窗。

搭著末班車，朝家裡的方向前進；至於貝力，觸怒的言語如何刺激偽裝，直到現在都還記憶猶新。可曾有一陣子，我倆帶著憤世嫉俗的憂愁、扛著惡魔鑲嵌在身上的斧頭；各自拿著名為「誤會」的流星錘，告訴彼此能觸及到武器的範圍內不要越界。

因為，倘若對方暴怒，另一人便會受傷。

就像這次一樣。

即便陣痛依然存在，即便再清楚不過就算你在台灣，並不會隨時隨地願意探望我的悲觀。好殘酷，記憶的堤防一層層坍塌，義無反顧的善良依然錐心刺骨。曾經希望你也是這麼在意我這個人——這樣為你雨悲晴喜、為你嚐盡陰晴圓缺的投入——明知不該再這樣祈念，想解放，一如鬆脫線奔飛的風箏。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畢竟貝力承諾，他不可能在「承諾給予愛」這份合同上，簽上他的名字。

畢竟唯一，是多麼沉重的負荷。

失戀的玄妙不過如此，包裹著烈酒的糖。小時候吃過那種表面味道很甜的藥，就會含在嘴裡，總要在哭很多次後才會記得糖衣裡的藥，比一般最討厭的味道來得苦上千百倍。

只能自認倒楣，對他開始變調的愛讓我被折騰得沒有價值，真想為了認識那個人而戴上面具，用新的身份活下去。

撐著頭在房間的窗邊，著優美的衫、聽爆破的響；朋友的聒噪、內心的惆悵，在一連串悲劇裡，無聲無息地引爆。如今才發現不適合慈善事業的自己，骨子裡的焦慮受夠了白色巨塔；爆炸之後的每場動盪做為無聲禁錮的最大主場，脆弱的靈魂是逢迎做戲的木偶。

想要到更遠的地方、放得下歲月的彼方、帶不走記憶的天堂，最好把所有心事扔在那裡，只留下腳印，一幀照片也不帶走。

打開房門，意識在一次次奔跑苟延殘喘；抱緊抱枕，像大洋裡的浮標，沒人能看見我，快要窒息。

房門外的街燈巷口也開始因幻象變得不真實，好像那些海市蜃樓薄紗下真正的樣子不是甜蜜的家庭，而是迫害的殘瓦。

說來也沒辦法連名帶姓地恨他。一直以來，都是自己在這環形跑道內無限惡性循環。並非他逼我僵持，一直以來，都是自己，在憂鬱的大海裡載浮載沉，卻相信鼓起勇氣上岸便會踩到地雷陣。

缺氧，讓一切積非成是化作塵埃，是最仁慈的刑罰。

即便未曾見面，卻無法接受君有兩意，從此決絕；明知心臟還在身上跳動，卻有種感覺被緊箍住，垂死掙扎。

好像在簡單的一場飛車追逐戲裡，我們各自撿拾了荒廢了、被遺忘的角色。是恨、是作惡，兩個人都在躲藏，卻想方設法在隊友背後防不勝防地捅對方一刀。

今天的拿鐵，性寒、微苦。很感謝咖啡師在我最憂鬱時把自己好不容易結痂的傷口挖起來，讓鮮血流得徹底。等到哪天沒了血液，脈搏的震幅不再那麼大，也終於不再有了意義。

在那之前，咖啡師又說了一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不同的是，他端了另一杯咖啡，放在前方的咖啡桌，示意我回覆幾句。

窗戶好像又被撕扯一部份，我看得見外頭，有個人影若隱若現徘徊自門邊。那是俗不可耐的呼喚，卻一反常態，干擾貝力擴音機裡的聲嘶力竭。我選擇閉上雙眼，拋

棄一切干擾，卻好像越是撇開噪音，越身心俱疲。

受夠了存在主義，要咖啡師忽視所有焦慮、慌恐和倦怠；太過直白的對峙繃緊所有交感神經、拔山倒樹佔領整個舒適圈。於是他停下質問的口氣，語調轉為輕柔，只是對象不是我——他早已習慣一秒切換姿態服務任何顧客。

月光明亮潔白地灑落在回程路途，影子陪伴著哭泣，像聲波圖放大、縮小。自今年春分到令秋，總有位女孩佇足在這片副熱帶的新月下，宛如身披白紗，等著雪國的口哨聲。她未曾消失，唯獨那不食人間煙火的嘴角，和出於等候一個人，一塵不染的真心。

女孩的城牆外站著一位哨兵，帶槍帶刀而未曾攻擊，理由是，他知道那是她唯一剩下的東西。

可惜咖啡師自己剩下什麼，他並不清楚。

咖啡因讓人難以入眠，他很愛在夜晚哼歌，對著天空，對著對面的電線桿、遠方高塔的避雷針。感覺聲音像電磁波能傳入那女孩的心裡，讓她的世界不再孤立。想幫助她，不論彼此開心、失望、恐懼還是糾結；不論地域、

個性、職業和年紀；不論外頭清一色涼如水還是燥熱連天煙雨、她來不來咖啡廳。不知為何，想了解她更多、更廣；想探勘、攀爬、觀望卻又不想打擾——糟糕，感覺真糟糕。

時間彷彿定格了幾秒，吹了幾聲口哨，希望過去美好的一切重新來過。

希望直到事發當下前一秒，他不曾闔上雙眼。

貝力離開滿一個月，女孩才發現，從咖啡廳外頭的玻璃窗仰望能看見六顆星星。那是屬於夜晚流浪者的浪漫，是觸不及而動人的鑽石。記得遠方有座湖泊，是觀賞星星絕佳的地點，這是她不想一了百了很大的理由；那是她渴望已久的防空洞。

載著僅存的希望與力氣，還有一雙安裝遠紅外線濾鏡的眼眸，就是希望能有個人，願意拉著自己作夢。所有過去遲早都會是泡沫吧？會幻滅、破碎；會有那麼一天離開自己的視野，還我一片晴空萬里。

我等不及告訴咖啡師，對於這間咖啡廳的虔誠，不單因為水洗莊園咖啡豆的香氣，更多的是無可言喻的溫柔。「也許……」我說，「也許是你一直說的那句話給了我力量。」

因為一切，好像真的正在慢慢變好。

活了這麼久看盡的天空，那些色彩和氣候，在與貝力相處的那段期間都成了須臾；甚至從聽見蛙鳴、貓頭鷹的聲音、到後來漸漸的，這座城市開始甦醒。脫離不了疲倦、對精力予取予求，一開始後悔說不出多愛他的膽怯，到後來，可真感謝自己的倔強。

希望這回貝力的窗清澈透亮，不再有一位從未睜開眼的女孩緊緊凝視著他。

她數著放飛的日子，握著微笑的支票，已經不知第幾次對著人群，遺忘自己早已透支了一次又一次。

這次仍舊微笑以對，封存著陶窯裡無從渲染的秘密，諜對諜般面對同樣在偽裝的咖啡師，互相噓寒問暖。

他問：「一切有好點嗎？」

她回：「在等更好的那一天。」

畫紅潤的臉譜、跳迎神的陣頭，莊嚴孔武有力地跳，幸福的甘霖會接踵而至。女孩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是某個朝代、某位朝廷大臣象笏的奏章，乘載著許多人的靈魂、幸運與集氣。與貝力的過去會慢慢從詩篇、句子，到最後昇華成句點，微小而無可取代地支撐宇宙質量。

當那些都不再是遺憾，痛苦就不再源自無盡自卑組織成的破傘。

這個月是顛覆她最多的一個月，過去以為會碎裂得體無完膚——沒有，取而代之的是拙劣的成長。但還是無法抵擋所剩的自信星沉大海，寧願無條件守著黑暗，不讓人發現體表內凍結著熾熱的害怕。

窗外的蒲菊掉落幾枚花瓣，咖啡師若有所思的點點頭。

「你知道嗎？我很喜歡星星，微弱卻舉足輕重。」今天女孩所說的話，讓咖啡師有種熟悉的新鮮感。

對著房裡緊閉的窗，他深深吸一口氣。

半夜的寂寥往往活躍思緒，譜出的旋律卻一點都不動人；茬弱的睡意圍繞身旁，震耳欲聾的雷鳴讓人心慌。時間走得越來越慢，恐懼描得越來越深——回憶卻如猛獸般日以繼夜啃食自己的五臟六腑，不斷質問自己，為什麼當初不睜開雙眼？

要是及時阻止一切就好了對吧？

要是是我就好了對吧？

「恨」總是不放過自己，尤當每天都做著暖心別人的事；再多的重來都無法阻止命運渲染，注定那些將來都會留存缺憾。「我是一位咖啡師，除此之外我是什麼？」他反問自己，低著頭，真是罪惡，拯救那麼多人，卻一點也不快樂。

午夜一點，想著明天的班，大概又會再見到女孩。

蠟燭熄滅，熟悉的幻覺，開始安詳的朗誦，腥風血雨的報章。

有些沒聽過歌名的歌能朗朗上口；有些耳熟能詳的姓名卻早以陌生。女孩很慶幸把記憶放在下雨天的初秋，讓大腦的俏皮有地方使喚。

咖啡廳外頭種著幾盆蒲菊、玫瑰，還有塊深夜發黃光的氣質招牌。每每放學經過都是認那塊註冊商標，而後推門，例行公事般的點餐、找位置。由於習慣角落的沙發，距離冷氣口很近，外套是必備品。女孩會把自己包成一隻羊——來吃飼料的羊——栓在一個小空間，旁邊坐滿一群異類。

咖啡師輕壓桌腳，告訴她今天地板濕滑小心跌倒；他身上是呈橘色蘇格蘭裙的格調，很搭背景的輕音樂和暖色系的爐火壁貼。女孩想著，這是第一次仔細觀察周遭人事物、第一次對生活中的日常嘖嘖稱奇——也是第一次，發現自己白日夢的囈語不再是情情愛愛。

陽光終究穿透了視網膜，咖啡師的笑容則漸漸朦朧。

這得證了她的臆測——紙，最後還是包不住火。

她看了看櫃台遺落的日拋盒，觀察力像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隨後又藏匿起被封印的思緒，好奇心真的會害死一隻貓。

女孩發誓這是她最無意識的一次伶牙俐齒。

「一直很想知道是什麼讓你揭穿我的防衛、主動接近？」拍了拍正在收拾餐盤的咖啡師肩膀，「你在想什麼？你不害怕嗎？害怕我攻擊你。」

「我覺得……只是在想，」咖啡師轉過身，他下意識的回話，「需要坐坐嗎？我請妳喝杯咖啡，是時候聊聊了。」

一個月又一星期的星期六早晨，咖啡廳外的玫瑰含苞待放；今天雨過天晴，街道自顧自安靜。當城市熟睡時，

你會聽見許多孩子在夢鄉的歡笑聲、遠距離戀愛的伴侶見到彼此的感動，然後感到一陣熟悉——那是小時候，炊煙雲散在爐灶邊，傳世的快樂所在。

曾幾何時有位女孩獲得了樂透彩般的幸運，在網路上遇見一位素未謀面，卻一見傾心的北國男孩，他說著只有當地人才使用的語言、文法；拍幾張麥田、湖泊和收割機。距離無法阻擋她想更靠近的固執，每個夜晚搭著魔毯飛到他面前，告訴他就算是南十字星也會為他摘下來。

一個月前他們絕交，出其不意卻也有跡可循。男孩說他們不適合相處，理由是女孩無法拆開他內心的窗。當她閉上雙眼，回憶開始滿溢腐朽的臭酸味，再也不相信睡美人會甦醒、艾莉絲會找到她的仙境。騙人的，都是騙局。男孩可還說過女孩是溫室裡的公主，他寧願當個道士也不屑騎著白馬。

「然後呢？」咖啡師拿起杯子，注視著女孩娓娓道來，「女孩還想著男孩嗎？」

「那位男孩叫貝力，女孩來不及說出喜歡的對象。」因為貝力的存在，才感受到城市也充滿著鳥鳴花開。她點點頭，告訴咖啡師，是什麼讓她走過這些日子的地久天長。

填滿指縫殘缺間隙的是咖啡廳的輕音樂、咖啡杯、還有你。

你的一句「一切都會好起來」，讓一切平凡，變得彌足珍貴。

女孩想著，也許根本就不需要隱藏，根本不需要保護色。該是重新把勇氣從鎖上的冷凍室拿出的時候——大家與我的距離就是一道窗，選擇開啟還是緊閉是我的選擇。

「當時不拆，」她說，

「是因為我的敲擊器，砸不爛他家生鏽斑駁閉鎖的窗。」

當我睜開雙眼，這世界並不漆黑，它的顏色是適合任何人做自己的顏色。

咖啡師露出淺淺一笑。

前一夜，洗手台前，對著排水孔，吐出刷牙的泡沫。

摘下日拋，和敬業的服務業精神，對著透黑的隱形眼鏡，發呆了好一陣子。

桂花釀和木芙蓉，覺得自己比較適合一束梔子，在即將凋零的月份，結著思念的果。

他走回房間，點一盞香氛蠟燭，對著桌上的相片禱告，希望得到你的原諒。

對不起。

對不起，拯救了許多人，卻洗不掉謀殺的罪名。扼殺了帶走喜悅的你，我還剩什麼？

他淺淺一笑，原來一個晚上是這樣驟然即逝。

「怎麼了？」「沒事。」

咖啡師沉默不語，連抖腳的聲音都能清晰聽見。轉眼間斜射的陽光已改變視角，她覺得胸很悶。「你一定有事，在想什麼？還是等什麼？期待什麼？」

他閉上雙眼，選擇不應答，只是摸著自己的臉，過了幾秒。

「我覺得自己已經有大半輩子沒有哭了。」

女孩愣住了，這句話擲地有聲，腦海裡浮現出童年摔跤的孩子，蒼白的臉色殘酷鮮紅的刮痕。她停止抖腳，他語音落下，結帳櫃台很冷清，一陣風吹過招牌。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換她回送這句話。

「知道嗎？真相是一切完全沒有變。」真相是對這件事看淡了、態度改了，世界依然在運作、洋流依舊在旋轉、妳依舊可愛。他說，曾幾何時自己有個年紀跟女孩差不多大的弟弟，夢想是開一間咖啡廳。

這個願望也一直沒變，只是現在變成身為哥哥的我緬懷他的一種紀念。

告別有很多種方式，卻偏偏選擇最差勁、最過分的結尾。有一種疲倦，是每天摺疊思緒抱怨自己的刀片，還得告訴自己搔首弄姿扮鬼臉的樣子很好看、大家都喜歡這樣的我。他捲起蘇格蘭圍裙下襯衫的長袖，這是身為天堂路訓練的海豹部隊最羞恥的證明；傷口疼得無法轉身前行，眼前不斷重複弟弟朝自己奔跑的樣子。

哭了，傷口會更疼痛，會聽見大家八卦這無惡不作的世紀罪人，只懂留下鱷魚的淚水。「我很喜歡妳和貝力的故事，」咖啡師撐著頭，再度拿起咖啡杯，瞥一眼裡頭所剩不多的義式濃縮拿鐵，「妳是個勇敢的人，妳值得義無反顧探索世界，讓身上的疤痕成為妳心頭的光。」

好厭惡這樣的讚美、厭惡他的自以為是，她肯定一切都會好轉，並引頸期盼。幸福早在轉角，因為我們不再是汪洋中的一根稻穗，而是一艘船——一艘艘生而借箭戰勝怯弱的草船。這是你教我的，親愛的咖啡師，閉上眼睛說著變好，光芒並不會映入眼簾。

死去的弟弟鮮血早已氧化，你無從漂白；然而當你瞇

起眼睛笑著說「一切會好起來」時，可停止了多少人廝殺的血戰。怎麼不會好？現在就好起來了，不是嗎？

所以，親愛的咖啡師，請你睜開眼睛。

幾炷香的時間，思緒像一縷微風，煙灰飛進女孩的雙眼，她眼眶泛紅。想牽牽他的手，像從前貝力說過，北極圈的氣溫長年寒冷，如果只有一雙手套，他會分我一隻，然後牽起另一隻手，走多遠就多遠。

貝力，我好像不怎麼恨你了。

因為你的名字，讓我知道怎樣讓一個人、讓自己堅強。

想再自信一次，一切太科幻。但與你相遇在茫茫人海，每一句對白，都是必然的安排。

女孩要咖啡師放鬆，到自己能走進最柔軟的距離，接著觸碰經常穿梭在衣索比亞日曬咖啡豆裡，卻永遠瑟瑟發抖的手心。「我想點亮的不是任何與自己無干係的國家地圖，而是讓我學會怎樣邁出第一步的人。」

「想去的第一個地方，是最靠近城市的中海拔山區，也能剛好看見六顆星星的那座湖泊。」拿出手機，點開導航，一片綠色中央的淺藍圓形，是一直想窺望的夢想。

加深緊握他雙手的力道，「請你，跟我一起走。」

山脈，是這座番薯形狀島嶼的指尖；冰河時期的化石，蓋著峽谷的土壤，安穩的睡眠。眠月線白霧靄靄的背景，一台摩托車，兩個人，三公尺的視線，下午四點半。左轉、右轉，清晰的思路、隱約可見的森林；轉彎、直行，排氣孔的聲音，震碎一顆顆柏油路上的小石礫。前座的咖啡師看了一眼後照鏡，來不及問，女孩便回了一句：

「你暈嗎？」

我感覺我暈了，開始暈了，無法理解這難以道盡的奇妙，像一場電影——我們在兜圈子吧？不論現在的路途，像是被困住，在這座山；還是被囚禁，在那座城市。

「好像開始懷疑你說的是真的，一切沒變過。」

咖啡師摘下安全帽，背包裡的飲料瓶子凝結一層水珠，沿著手掌滴落，他感覺巨大的沉重噴濺到了鞋子。倘若用一句話搪塞，哪一句比較好——是「我能理解妳的意思」還是「我聽不懂妳的意思」？

雲霧繚繞，是雪的顏色、是人體表皮層的顏色，也是不熟悉程序的送葬儀式裡，弟弟身穿的顏色。

一切都沒變。

趁著看不見的夕陽落下前，他走回前座的位置，發動引擎，用時速一百公里的油門衝上三十度斜角的陡坡。想起第一次勇敢，也是曾經愛上一個人，為了她奮不顧身、揮開弟弟最後的緊握。「能不能後悔呢？」那是咖啡師遠行前一晚，對自己的關心——比起一句「晚安」，感覺這樣誠實多了。

沿山壁蜿蜒的公路、幾塊養家活口的攤位招牌，這裡的商店，異常的有人情。他們二度下車，告訴老闆自己來自山腳下的城鎮，她樂呵呵地說著，自己大學的女兒也在那邊讀書。

啖一口老闆送的黑麥麵包，咖啡師的表情餘韻無窮。

山上的氧氣，很新鮮；鄉間的小巷，很特別。一小時前手機的畫面，腦海裡浮現的是那絲雀躍；原本看不透的山窮水盡，在昏黃的山嵐間，漸漸明顯。「親愛的貝力，」女孩微微一笑，「你給我的觀察力，也許就像清潔劑，讓現實榨乾心靈的油，混合了思想哲學、澄澈的水。」

但是想起某些記憶，才發現：你只是不習慣我的吵鬧，我只是沒發現它沒消失，只是適應了這種感覺。謝謝你，後來最想對你說的，這比任何人都能給我的開心，難能可貴的更加令我珍惜。

閃爍的不再是你，而是重新燃起的自信；跨過一次次試煉，不會比翻山越嶺容易。讓我一蹶不振的是愛、讓我鼓起勇氣的是愛，我不難過，反而很有成就感。實際上，那座佈滿地雷陣的岸頭，其實是滿載椰子的綠洲，也是愛，讓我脫離傷心欲絕的海洋。

霧氣在不知不覺中散去，咖啡師的背上落櫻瓣瓣的星斗，女孩想起他風衣外套裡的刀疤，「散發光芒」就是這個意思嗎？

再放眼望去，他們早已被群星包圍，無所遁逃——女孩希望咖啡師跟她一樣享受，享受衝破喧囂，眼前的湖泊如星光鏡倒影一切閃耀。

走進理想的桃花源，終於明白漁夫為何要在沒有地圖的時代，用麵包屑落下足跡。「今天我們很幸運呢。」女孩在黑暗中一跳一走，「以為只有六顆星星，結果天狼星、北極星、織女星，大家都來了。」

找好定點，咖啡師坐在靠近湖水的邊際，若有所思；女孩則是忍不住仰望，這片繁星點點、心裡的那個畫面，

好熟悉，好美。不能再更加肯定自己瞪大的雙眼，勾勒出一彎新月，反射了它們燦爛的微光。

以及咖啡師現在手上，銀白色烏拉爾語系的文字。

很久很久以前，男孩也在同樣清澈的湖泊旁細數同樣的星雲、感受同樣的氣氛、哼同樣的歌。那歌聲嘹亮純淨、晶瑩剔透如珠寶盒裡的彩石，容不下任何一個人，尖銳複雜的指紋。

幾年的時間，男孩的歌聲不再乾淨，開始賣起藝，唱給乖孩子聽。許多不重要的瑣事隨著成長積累成九頭蛇毒箭刺穿掌心敏感的生命線，卻不能怪起身邊的人馬族人、不能怪赫拉克勒斯——走進男孩生命的那個女孩。

她左手握著刀，右手拿著皮囊，想起遙遠的唐代建立之前，爐火前的虯髯客也是這樣剖開惡人心臟。男孩無所畏懼，英雄、盜賊，還是說書人，心已不在身邊，便能為所欲為幻化成她喜歡的樣子。於是男孩暗暗許願，要陪女孩去她最想去的地方，一圓她的希望，就像女孩圓了他的另一半。

很久很久以後，男孩點開訊息，望了一眼城市的星空，彷彿被思念覆蓋得只剩下，包覆童年的六道牆。最難挨的不是黑夜，而是清晨；不是停止，而是前進。前進了那一天、那一夜，失而復得的明天，煙消雲散是靈魂。

連剩下具血脈的名字，聽起來都格外諷刺。

他從抽屜拿出前一天的新聞，不知是月光太薄弱還是視線太模糊，感覺案發現場並不是自己送行的地方。然而為什麼？開始聽見一連串聲音：首先是上飛機前，旁人的耳語；再來是離別前，弟弟的吶喊；而後是立下決定那天，自己的一時衝動；最後是方才，女孩對自己最真心的告白：

「我喜歡你的名字，貝力，聽起來很頑強、有毅力。」

一滴眼淚滑落，滴在桌上的日拋盒，從小約定的承諾。

對不起，說好的要一起開一間咖啡廳。

對不起，在那天閉上眼睛一股腦衝上馬路，讓你為了救我而犧牲。

「對不起，」他仰天笑著，這不是自己想要的嗎？和最愛的女孩去她最想去的地方，「記得那天在咖啡廳問過我會不會害怕妳，我選擇避而不答，現在竟然能給妳答案，我……」

「謝謝你。」女孩打斷了男孩的話，眼前這位，跟自己一樣膽小的他，「我想，窗戶最後還是被我打開了。」

男孩抵達城市那天，到了自己的租屋處，第一件事，便是關緊窗子。完全沒有裝潢的、空白的牆，就像沒理由活下去的自己一樣，除了壁癌和磁磚，什麼都沒留下。

與其害怕傷害下一個最愛的人，倒不如在對方愛上自己之前，先斬草除根。於是在女孩說喜歡男孩的名字那天不久，選擇一刀兩斷這段感情。

因為他不想，再讓在乎的人痛苦。

「原來你從來沒怪過我。」女孩靜靜聽完一切，我只是被保護了，用這種野蠻、粗魯而幼稚的方式，被你的不坦率，緊緊的保護著。原來你一直在這裡，守護著我，還有弟弟——傷害最深的兩個人，同時最愛的兩個人。

天色越暗，繁星越之閃爍，你知道嗎？那是弟弟對你的思念。

你怎麼可能沒保護任何人？你可是救了我啊。

讓我學到勇敢、自信，學會睜大雙眼，照亮在乎的人，也是你。

她淡淡說著，對著身旁的咖啡師，也對著過去，她最愛的男孩，那句以為永遠無法說出口的勇氣——

「你怎麼可能不重要？」

當眼淚滑落，才驚覺，讓自己心痛至極的致命，是無從宣洩的麻痺。

真相不是他的窗生鏽斑駁閉鎖，而是他在那次閉上雙眼，便再也沒張開過。

女孩不是公主，男孩不是道士，原來我們兩個人，再平凡不過。

然而為什麼，好想痛痛快快地哭，這樣的結局，明明他也喜歡我，這不是自己想要的嗎？

咖啡師終於卸下了盔甲，淚水鏽蝕著過多的武裝；他撕心裂肺地哭著，懊悔地撫摸手上的刀疤。「對不起……對不起……」一道道傷口，就像車禍當時，死命往前跑卻不睜開的眼睛，讓這片湛藍色——卸下透黑日拋後瞳孔顏色的湖泊——迴盪著兩個人的悲傷。

原來能笑著與你分開，是因為，我以為還能再見到最後一面。

即便你再也回不來了。

一切都沒有變，也或許，正在慢慢變好。

咖啡師拿起鑰匙，打開房門，走回房間。
微風吹過窗簾，原來開窗，挺涼爽的。
但還是，比不過我的家鄉。

咖啡師會心一笑。

一道流星劃過天際，照亮了桌上的日拋盒。
上頭寫著：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貝力。
愛你的弟弟。」

散文

駝背 / 林玟霖
松柏長青 / 施旻杉
黑夜 / 林家揚
反思生命 / 邱伊明
日記 / 謝天雲
那是美工刀無法劃破的 / 黃慈涵
香水檸檬 / 吳宛庭
過渡期練習 / 莊斐然

■ 散文組 總講評 | 曾柏勛委員

敘事真誠：

可能貴校是醫學大學，所以在就讀的學生裡面各位的專業大部分是醫學相關的，因此可以看到在處理生命的題材非常多，比如生命的死亡或是在醫學現場的所見所聞，我覺得是檢查自我想法，還有社會現象的一個很好的場域，所以我可以看到同學們在處理這部分的出發點都非常真誠，我覺得真誠很重要，可以看到屬於你的聲音，你自己想到的，用你自己的方式來寫，這就是一種真誠的表現。

文學技巧：

除了真誠，我們也會看文學技巧的表現，例如有幾篇文學技巧表現的手法非常繁複，但往往就是沒辦法與想呈現的主題搭配。

自我剖白不夠勇敢：

本次投稿作品還有個現象，多篇文章內容在敘述到某一些很貼近的生命體驗的時候對於那些事件本身都沒有寫得很清楚，那種感覺有點像隔著毛玻璃在看世界一樣，可以看到你的情緒，你內心的掙扎，可是不知道那是什麼事？不管是情愛的掙扎還是情愛的事件，比如說生病，生什麼病都沒有寫出來，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有時候太追求所謂婉轉含蓄的表達表現，反而捨棄了一些直接讓讀者可以觀察到的人物事件的實際狀況，我覺得這在文學方面是比較可惜的，文學創作有時候本身就是一種自我剖白勇敢的表現，大家在這部分稍微不勇敢一點，除了這些之外，前三名的作品在真誠和藝術手法的平衡上面都做得蠻好的。

第一名〈駝背〉：

作品幽默感十足，而且最主要她拿捏得非常好，如何在諷刺自我調侃之間保持亮晶晶的生命意境，我覺得蠻好的。

第二名〈松柏長青〉：

這篇作品是很常見的題材，是寫家人的生老病死，尤其是病死這一塊，但這篇很棒的一點是，他並不是在哀悼，是藉由祖父的生病，他開始在想什麼叫做生命的消逝跟遺忘，他容納的個人思索非常的深刻細膩而且蠻龐大的，這是此篇會勝出的原因。

第三名〈黑夜〉：

其實蠻像紀錄的手法，從內容敘述可知作者是個執業醫生，他把在肺炎這段疫情期間，在醫院裡面看到的各種的現象，中部在非熱區的那種若即若離，很迫切可是又不是那麼直接的面對到疫情本身的威脅，拿捏得非常好，也把作為醫生的觀察，引發出來一些呼籲，我覺得這方面描寫內心的轉折蠻真實的，但還有一些缺點，篇幅過長，後面太長不用寫進去。

■ 散文組 個評 | 言叔夏委員

本次參與迴旋梯文學獎散文組的評審，初步的感想是作品的文字素質整齊，參賽者多有一定程度的寫作能力。然而在「散文」與「作文」的界線拿捏上，還是免不了有部分作品具有較強硬的作文感。在寫作的邏輯上，也常套用作文書寫的制式技巧，比如用典等技術，然而其實大多數的作者都有述說自己故事的能力，並不需要在文章中突兀地加入他人的語言或典故，也能成就一篇具個人風格的文章。建議參賽者要多演練自己的語感，相信自己有能力用自己的語言說一個只有自己知道的故事。另外，部分作品雖然有優美的文字，卻很少真正呈現一個具體的故事輪廓，只能由文字中去隱晦地推測情節，散文固然是一種暴露的文類，許多技巧都仰賴一種「遮掩」的美學，但遮掩也是一種困難的技術，必須決定暴露的比例，拿捏遮掩的陰影面積，來呈現出最均衡的情感張力。這其中除了文字能力以外，尚須一種老練成熟的視角和態度。而過度的遮掩會使文字流於表面的華美，缺乏情感的缺口流露，或許參賽者可以放開一點，試著去相信讀者也相信自己，否則遮掩過多，實難以達到共情共振的閱讀目的。今年也有多篇臨床現場的疾病書寫，這向來是醫學院大學文學獎的強項，然而表現上似乎較為持平，也多流於單向的紀錄。建議作者或許可以將視線聚焦在一個較為集中的物件或空間、事件上，再展開輻射狀的勾連，可免於太過流水帳的紀錄性文字。

■ 散文組 個評 | 趙家琦委員

感謝中山醫學大學的邀請，我很榮幸第二次擔任迴旋梯文學獎散文組的評審委員，也因為前次的經驗，此次評審讓我更能對照一年之間同學在投稿上的寫作表現。整體來說，相較前屆較多同學就兩性情愛展開探索與挖掘個人心事，此次投稿主題更多為關切生命／死、親情與疾病議題。此主題內容的調轉，我認為和 2021 年臺灣遭遇的疫情風暴有相當關係，即疫情的席捲不僅是公共衛生的政治與社會課題，它更影響了創作者重新去觀照、認知現實與對情感經營的收受面向與理解向度。如〈黑夜〉一文即以生動筆觸書寫個人在疫情期間擔任第一線醫護受到的身、心衝擊，其內容真摯，並難得可貴地延展出對醫病關係的思考，深化了「傳染」這一在醫學觀念外並涉及社會歧視等議題。而〈駝背〉一文則以看似生理上的「駝背」，延展出對姐妹相依（背靠背）到同儕相競／倚（背對背）的成長主題，筆調清新並不失小巧自嘲的幽默，引逗讀者閱讀當中愈入佳境，是篇難得的青春行文，值得肯定。至於〈松柏長青〉則以翠綠植栽之盆景意象，將本土家庭的隔代親情進行了高層次與幽微的再現，全文意境展現情感的敏銳流動與精緻的氣質氛圍，顯見作者處理文字的精鍊、文學性強，跳脫一般親情書寫多侷限於抽象揣摩，而是善用具體意象牽引讀者情感帶入、進而投入。而其他入選作品所輻輳有關家的定義、解剖實作與同志情感等，亦足見這次投稿者在選題上的廣泛拓展，值得嘉許。

■ 散文組 個評 | 曾柏勛委員

文學無非是存在樣態的鏡射呈現，本項徵文因為醫學大學校園背景，以服務生老病死為志業，無怪乎探索生命流轉的主題蔚為大宗。將醫藥、醫療知識帶入敘事，也許為題材主軸、也許引為工具來剖解意義，都充盈著對存在的哀憫、憂慮，而終結於對生命安頓的關懷。這是本項徵文作品的特質，也是最令人動容處。多數的作品似乎都是素人之筆，但也不乏技巧繁複之作。前者勇於坦白內裡，文字卻缺了凝練；後者苦於意象紛陳，對於人事的指實往往過於含蓄隱晦。真誠與藝術性如何追求平衡，即是這批年輕作者再出發時，必須潛心用力的功課。所幸得獎作品，尤其前三名面對此一挑戰都有不俗的表現，未來性值得期待。





第一名

林玟霖 / 駝背

得獎感言

如果可以我想寫 150 個謝謝。謝謝我的姊姊，第一個跟我背靠背的人、謝謝 JRKL，讓我勇敢自信的人、謝謝張以幸，陪伴我且鼓勵我輸出這篇作品的人。還有非常感謝學校圖資處以及各單位花時間心力辦理這個文學獎、非常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與欣賞。

一直以來回想這個過程都覺得自己很幸運，摔跤完還有餘力站起來，然後還能把摔跤的過程寫出來投稿文學獎，仔細想想真的是蠻賺的。所以其實也很感謝老天爺安排我摔跤，只是苦了整天聽我抱怨的 JRKL 還有爸爸媽媽。喔對！很感謝爸爸媽媽，畢竟他們也花很多錢讓我去學作文。

希望我能成為我真的希望成為的那種人，希望我能去嘗試更多我想嘗試的事情而不要再感到害怕。

衝浪真的很好玩。

駝背 | 林玟霖 / 牙醫系

我曾經對所謂背靠背的關係非常痴迷，程度不亞於咕嚕對至尊魔戒的著迷。背靠背的具體靈感來自布萊德・彼特跟安潔莉納・裘莉定情的那部史密斯任務。它是一部被我歸類在可樂組的電影——能體現觀眾對於特務愛情泡泡般不斷冒出的想像，整體情節又符合大眾口味。它能娛樂幾乎所有人，就像可樂那樣。不需贅述，裡面有很多令人大呼過癮的槍戰場景。但唯一扎根在我腦海裡，使我久久無法忘懷的就是他們背靠背的那一幕。把自己最脆弱、最難以保護的後背信任給對方、同時也用生命捍衛對方的後背，真的是世界上最堅固美好的關係。

看史密斯任務是在我和姐姐還不被准許看電視的年紀，而被禁止的東西總是如此誘人，電視也不例外。因此我們對於客廳的神秘黑盒子有一萬種美好幻想。我們會把握每個爸媽出門的時間縫隙提心吊膽的偷看電視，邊看邊輪流負責守望。我們要一邊學習正確的吼出漂浮咒語一邊仔細聆聽是否有車子的引擎聲逼近；一邊試著記全降龍十八掌的十八招式一邊緊盯門口是否出現爸媽的身影。然後在爸媽回來的瞬間我們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馬上清理作案現場，關掉電視回到書桌前假裝正孜孜矻矻的研究 7-8*2+6(5*2+3)=? 或者雕刻一座小島的小島指的是臺灣的哪一座島？那時候我的確感覺自己也是特務，然後我跟姐姐就像是史密斯夫婦那樣背靠背的關係，互相支援、互相掩護。雖然還是免不了因為一張衛生紙而起爭執，但矛盾總是能在爭吵後克服。我們一起執行了無數次任務，手

法越臻完美以外還與時俱進。在這樣背靠背的關係裡面我們不會駝背，因為有人讓你貼著他的背。

很快的我升上小五，姐姐升上國一。童年變成青春期、電視從放在電視架上的黑盒子變成扁在牆上的黑盒子、我被從第二排挪到第五排、姐姐不再看電視、我開始駝背。明明我已經不被禁止看電視，但因為沒有人一起跟著劇情高潮迭起情緒起伏、沒有人一起偷偷摸摸打破規則，我也不看電視了。我們真正見到彼此的時間也越來越少，通常只在早上七點多吃早餐的那幾分鐘跟晚上九點多吃宵夜的那幾分鐘，一天見兩面就像我們之中有一個人住在加護病房裡面。事實上姐姐也因為分數飢渴症住在加護病房裡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身為第一個孩子，她對成功的渴求像是身體對氧氣的需求，比起跟我一起看電視她肯定更想去看書。看冰雪奇緣時那首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響起時我真的覺得我跟 Anna 肯定是平行世界的雙胞胎，我們都被充滿煩惱的姐姐拋棄。雖然在我的世界裡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要換成 Do you want to watch TV? 但被拒絕後的 OK, bye. 我們同樣無奈。爸媽把我的駝背歸咎於讓我被挪到第五排的身高，但只有我明白駝背是因為我與姐姐背靠背的時光無疾而終。在那之後我沒再找到與我背靠背的人，就算如此我還是深怕自己做任何事情，因為深怕自己無人保護的後背會被襲擊。可能因為沒有人可以分享喜怒哀樂，那段時間不只過得很快還過得很模糊。整整五年我找不到一件值得回憶的事情，就只是我國小畢業、姐姐考完會考，然後我也考完會考。順利完成蒼白的階段性任務，用我的五年勤勤懇懇換來兩張畢業證書跟一張女中的入學通知。我依然在等待那個會跟我背靠背的人。

穿上綠制服的第一天我還是駝背，我覺得我會是青春少女裡的慘綠少女。而不可思議的在這裡，有人愛著我的慘綠。這裡有人讓我免於當這汪洋綠海中的無根浮萍。我跟 JRL 坐在附近，那是我們四個變很好的契機，我們的友誼像電燈開關，在某一天有人按了 ON，整個生活就瞬間被點亮。在每個枯燥乏味的上課日總會發生太多好笑的事讓我們足以快樂一整日，大多數人是笑彎了腰而我是笑直了背。JRL 很欣賞我詭異的幽默感，她們真誠的鼓勵我講出更多我想講，但害怕別人異樣眼光而不敢講的話。可以毫不誇大的說我之所以成為我跟她們有很大的關係。如同加在麵團裡的酵母，沒有酵母麵團不能發酵成麵包；沒有 JRL 我不會變成我自己更喜歡的樣子。高二的禮拜五恰好我跟 JL 會去補習，於是從高二開始整個禮拜我最鍾愛禮拜五。她們的陪伴是珍奶裡的珍珠、是雞肉飯裡的黃蘿蔔，這是我無憂無慮的高一高二，然後是高三。高三本來應該是所有高中生最痛恨的一年，但高三我多認識了 K，K 成績很好、目標跟我一樣，更巧的是我們不管哪一科都在同一個補習班補習。所以很快的我們開始會一起上課、下課後一起讀書、學測倒數的時候一起衝刺。那時候生活沒有愛情沒有心機，只有書本、微微搖晃的自習室書桌跟透明鉛筆盒。我們會改對方的英文作文、比賽誰先解出數學題目。我們會一起墊腳走過一中街，像跳舞一樣繞過路邊垃圾和小水坑。我們會在讀不下去的時候一起找小巷子迷路，也因此找到某間位置隱密的義大利麵。那間

義大利麵店從此被反覆塗上我們的足跡，老闆也早就記下我們分別最愛點的料理。在那段不安的日子因為有她我是過著底氣十足，因為她撐著我的背，在學測面前我們背靠背。那段迷失的童年背靠背時光終於又飛回我的手掌心。

一切都進行的很順利，時間滑順的推移到學測前 21 日。學測前 21 天我們分隔在兩個不同的補習班，在最後這關鍵的的 21 天我垮了 K 撐住了。如果說之前我與 K 在努力積沙成塔，這 21 天絕對就是一陣大風，一刮就把我一年的累積刮成赤裸裸的零。撐住的不只有 K，JRL 也都撐住了，我是唯一一個失敗者，4/16 是她們的上榜日我的落榜日。我知道我不應該嫉妒朋友的成功，尤其是最好朋友的成功，但我真的以為我們是背靠背的。落榜的那一刻我甚至隱隱感到自己被背叛，所以有整整兩個禮拜我沒辦法面對她們其中的任何一個人。事實上我覺得她們也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怎麼面對落榜的我，我沒辦法分享她們的喜悅，我迫切需要的是有人聆聽我拼盡一切依然山窮水盡的故事。我沒辦法忘記我如何在放棄指考衝刺學測的狀況下，在不同管道的申請入學因為各種荒唐的理由處處碰壁。明明要失敗得踩到好多個陷阱，機率微乎其微，但我就是碰碰碰碰的把每一個陷阱都引爆了。我感覺自己被關進一座詭異的塔，有好幾個出口但每個門總會在我伸出手時上鎖，所以當我來回奔跑嘗試每個出口後結局就是用盡力氣委頓在地，不管怎麼掙扎都還是被困在塔裡。拿到成績單的我是一條快要乾掉的魚，的確活著但並不知道怎麼繼續活下去。活成一個努力的失敗者，我乾脆利落的撕掉貼在牆上的那句「越努力，越幸運」。

然後是我自己、我一個人，灰頭土臉的報名指考，也報名所有指考科目的補習班。JRKL 給我多大的滿足我現在就有多空虛。去吃義大利麵的時候老闆很驚訝地問怎麼只剩我一個？從此我再也不去吃義大利麵了，跟我背靠背的人已經不見。我也不再去我們之前常去的那間自習室，改躲在家附近的圖書館裡假裝讀書。事實上在圖書館裡我每天只寫兩回數學，剩下的時間都在看報紙、在外面散步、或者第 1001 次想我到底是哪裡做錯了必須自己承受失敗。在那時候悲傷是我的影子、我整個人是被悲傷吹起來的氣球人偶、我是悲傷的傀儡，看見我的臉就能看見悲傷。在那時候我每天都能擠出幾打憂鬱的詩繼續打擊自己的心情。可恨的是悲傷就算吹漲我整個人也沒能治好我的駝背，最後一次跨出義大利麵店我覺得我好像整個人變小了，原來是駝背回來跟我背靠背。突然醒悟是在陽光爬上桌子的那一天，那天因為聞到夏天的味道，心情忽然變得輕盈。那天散步路過提款機的時候我想到在人生這個存摺裡，失敗不可能尚餘零，而這個念頭神奇的沒有讓我感到害怕。我才發現我並不是害怕失敗的人，從小到大入我從未住過分數飢渴加護病房。我害怕的是我一個人的戰鬥，後背無人保護的戰鬥。但如果我能靠著自己考下去，那七月的那場考試也許我有機會浴火重生。我或許孤獨，但誰不孤獨？能繼續我人生的是我，也僅僅是我。我親愛的人們能夠安慰、能夠陪伴、能夠給予意見，但她們沒辦法為我下決定、沒辦法代替我過生活。我終究只有我，不管我擁有多少緊密的關係。那天陽光真的燦爛，我的心情也久違的燦爛，其實選擇別無選擇的那個選擇，也遠勝過放

棄。我想有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肯定也有被壓垮後再站起來的駱駝。

我把「越努力，越幸運」貼回牆上，面對未知的未來如果可以，我想要再更努力。最後的五十幾天我每天準時在早上八點起床，準時在中午十二點吃飯，準時在晚上九點收工然後運動半小時，準時在晚上十二點睡覺。沒有人跟我背靠背，但這段時間過得快且清楚，我記得我讀過的廣告標語「All in or nothing.」：全力以赴或空手而歸，簡直是我當時的最佳寫照了。於是三年後的現在我還能召喚出爬上桌子的陽光、圖書館的味道、軟軟的椅墊坐起來的感覺，同時也覺得自己的背影慢慢偉岸。五十幾天我沒見過 JRLK 任何一個人，而我知道背靠背的關係沒有消失，因為我在考前收到了四封簡訊。她們說請我相信自己、說以我為榮、說走到現在辛苦了、說我一定會有很好的結果。那些簡訊終於讓我明白我們是背靠背，不是背銬背。長久以來我對背靠背的期待是有人陪伴我去面對所有的事包括失敗，因為我沒有勇氣自己面對。但真正的背靠背是勇敢闖蕩，受傷的時候有人為妳療傷，不是有人陪妳受傷；真正的背靠背是放膽抉擇，徬徨的時候有人承受妳的焦慮，不是有人陪妳做一樣的選擇。終於交卷的那刻我有個去吃義大利麵的衝動，也許跟 K，也許我能自己去。我也許能享受一個人看電視一個人發出愚蠢的笑聲一個人大哭，我也許能自己去試試看衝浪和所有我本來害怕自己去嘗試的事情，不銬著任何人的背是我對自己嶄新的期待。也是到交卷這一刻我終於才明白駝背不需要背靠背來治癒，駝背可以自癒。

收到放榜簡訊時我捧腹大笑，我上榜的學校校系一如我姐兩年前上榜的學校校系，看來老天爺是想說不要靠其他人，但繼續靠著姐姐沒關係。



第二名

施旻杉 / 松柏長青

得獎感言

感謝所有鼓勵、幫助過我的人，也感謝各位評審老師的肯定。

這是一篇我不敢再看的文章，只希望有緣讀過的你，能夠懂得為什麼我不敢再看，也希望看完之後，趕快抱抱身邊的家人，如果遠在其他縣市，那就抱抱朋友吧！

想要特別謝謝我的爸爸，他一直無條件的支持著我寫作，甚至在我國中第一次獲得文學獎時，買了一台小筆電讓我能夠更有效率的寫作。

還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文中爺爺載著我到處跑的那台機車，現在變成我在台中到處鬼混的好夥伴（想不到吧！當年我趴在儀表板上兜風時也絕對不會意料到。），有時候自己騎著車，到了一個有漂亮風景的地方，都會想起跟爺爺在老家的堤防上吹風的那段日子。

松柏長青 | 施旻杉 / 視光系

飲茶勝飲酒，聊以送將歸。

祖父有一台雙層小推車，第一層的開放空間安著一台小瓦斯爐，而小桶裝的瓦斯桶則放在第二層，讓整台車變得很沉，但通常不會推去太遠的地方，倒也無所謂。

瓦斯桶旁還有一些剩下的空間，塞著花花綠綠的無名茶葉袋，那些袋子是像鋁箔一樣的材質，祖父愛喝紅色包裝那袋，卻忘了它的名字，我也不清楚內容物，只是傻傻地跟著大人喝。

祖父會另外架起一個摺疊桌，就是那種拜拜時常見的廉價小桌，五金行一個百來塊，紫砂茶壺就放在上頭，不鏽鋼的雕花小杯在桌沿列成隊。桌子有點長短腳，碰著了就會劇烈搖晃。

小孩子身上總是像長了蟲，坐不住，以前不小心用大腿碰著了桌緣，那些茶具就會晃起來，叮噹作響，祖父會用手蓋住那隻紫砂茶壺，低聲罵著要我們小心一點。

茶葉會在熱水燒開前就加進紫砂茶壺裡。祖父把茶葉從袋子裡搖出來，沙沙沙，沙沙，沙沙沙，他總是很隨興的添加，彷彿那是一種專屬於他的小小樂趣。

當不鏽鋼水壺開始尖叫時，瓦斯俐落關起，蒸騰著白煙的滾水被注入紫砂茶壺裡。祖父總會把它加滿，直到水漫出茶壺外。

壺蓋必須很快蓋上，否則熱氣會逃跑出去，消失無蹤。

我們通常在下午喝茶，光線會從紗門的縫隙透進來，

一開始細細碎碎的，又很快的在我們身上融成一團，我常看著那些光發呆，那彷彿是某種顯眼的象徵，正在告訴我，我們是一家人。

在等待茶葉伸展開的時間裡，我們會吃一點小零食，有時是瓜子那類的小東西，有時是姑姑們在周末時帶來的餅乾。對我來說，這些小零嘴的吸引力遠遠大於茶水，當然，茶水淡然無味，遠遠不及餅乾的香甜，那時的我還沒上幼稚園呢。

祖父母的老宅附近有塊田，在他們還能彎腰種下稻子苗、而我還沒去上學時，他們會把我帶去田裡，放進香蕉樹下的蔭裡。我會在泥地上用樹枝刨出一個坑，用落葉假裝茶葉，灌溉用水溝裡的水假裝開水，自得其樂的模仿祖父泡茶，那樣讓我覺得自己像個大人。祖父母們看我自己玩得開心，便會安心的穿上塑膠雨鞋，踩進那汪即將孕育翠綠稻苗的軟泥。

在鄉間小路坑窪的柏油上，沙塵總會混著濕熱的夏風翻滾而上，像一條龍，像通往天的塔，裡頭有植物、土壤、汗水的氣味。福壽螺的卵攀附在灌溉溝渠的壁上，一星一點的螢光粉紅、稻田裡散發著熱氣的泥巴，構築起我童年時期的每一個夏天。

祖父還會騎著那台破舊的機車，帶我去堤防上晃，我們也不下車，只是沿著堤防，順著溪水行進的方向騎。曾文溪的水在腳下流淌，比我們還要快得很多很多，當我們不得不在堤防小道的盡頭停下時，那些翻滾的河水依然執意的往該去到之處奔去。

祖父是我生命裡的第一對翅膀。

其實我對祖父大多是不好的印象，開始上學後更是開始躲著他。他脾氣不好，容易為小事氣急敗壞，而且對於家族裡孩子們的成績有著超乎常態的執念。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除此之外，或許也有自己無法再往更高處走的悔恨，祖父只有小學畢業，在他的年代，已經算是個讀過書的人才了。

但祖父總覺得還能更好。

可我最不喜歡的就是念書，或許是兒時在田野間野慣了，或許只是因為一直被逼著，我對學校課業興致缺缺，甚至可說是意興闌珊，每次祖父都會問我，什麼時候考試？祖父識字，也會寫字，他會在日曆上記下那些日子，一天天數著，等日子到了，就會立刻問我：考得好不好？考第幾名？

我都會說，阿公，剛考完呢，成績還沒出來。

一來一往幾次，我開始不喜歡回祖父母家，就算回去吃頓飯，也是低頭快步走過客廳，經過那台放著茶葉和瓦斯爐的小推車，往房子後頭的飯廳跑。

跑得了一時，跑不了一世，吃飯時含著飯菜被耳提面命已是家常便飯，說要跟堂姊一樣好，以後考台大，以後出國念書。

我暗自希望祖父的記性不要那麼好。別人不總說老人家容易忘記事情嗎？

彷彿在回應我的願望，祖父漸漸想到了才問，問起的次數越來越少，或許那就是老化，時間的威力開始在祖父的身上體現出來。他的手開始顫抖，泡茶時，他不再親自倒茶葉，而是讓我代勞，而他坐在一旁監工。

日子依然平靜的流入記憶的下水道，穩得像是我不見起色的成績。

突然那麼一天，像是一大把鈉加進了一池子的水裡，水花四濺。

祖父在修整屋頂時摔下爬梯，被接著倒下的木梯砸破了頭，那時我正在屋裡看小說，突然聽到一聲巨響，而父親在屋外大叫，我隔著窗子看見倒下的梯，還有滿頭鮮血的祖父，救護車很快帶走了他，只留下一堆染著血的毛巾。

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家人，也是會離開的。

在醫院休養了幾天，祖父就吵著要出院，他不喜醫院，不喜自己一個人，也不喜一片死白的整潔。

於是帶著腦內尚未化去的血塊，祖父被接了回來，必須更加小心生活起居，也被告知會有脾氣丕變的問題。這個重擔就這樣又輕又靜地落在祖母身上，她什麼都沒說，只是讓我們用台語慢慢的把醫囑說給她聽。

祖父原本就暴躁的脾氣開始變得愈發激進，他不要人幫，也不要人餵，援手在他眼裡彷彿魔鬼的爪，準備拉他下地獄。在一次單獨沐浴中，他摔倒了第二次，後腦杓結結實實的砸在花磁磚地板上。

祖父又進了他最不喜歡的醫院，這一次，發了病危通知。

這兩次意外之間是否有關連？我也不大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祖父不會再泡茶了。茶葉和器具被遺忘在角落積著灰塵，據說人類皮屑是塵埃的成分之一，不知道那些小東西是否也含著祖父的一部分？

關於祖父的狀況，父母沒告訴我太多，只是父親開始和他的手足們輪流待在醫院。那種恐懼像一股浪潮，它急速升起，又落下，我知道浪尖過了，但所有人的心都沒辦法再安穩下來了。

他們帶過我去重症病房看望祖父，他安靜躺在素綠的床褥裡，呼吸器規律的起著白霧，身上到處都是花花綠綠的管子和針頭，雙手被束縛帶綁在床上，還分別掛著一顆鈴鐺。

我看了一眼就嚇著了，那東西太安靜、太枯槁，那不是我的祖父！

護理師像是怕我們對她動手，立刻趕過來向我們解釋，祖父醒來時會嘗試拔掉呼吸器跟輸液管，還會攻擊阻止他的護理師，百般無奈之下，只好將祖父的雙手固定住。

父親沒說什麼，只是一直道歉。

祖父出院了，安靜的坐在輪椅上，乖順異常。子孫輩們將他團團包圍住，氣氛活絡，但當我看見祖父的雙眼時，我知道有東西不見了，他不再是我認識的那個人。

祖父帶著警戒和敵意看著我們，回頭問他的看護：他們是誰？

氣氛一瞬間冷了下來，父親先開了口，然後是大姑姑和大伯父。祖母安靜的坐在旁邊掉眼淚，我被推了出來，站在祖父面前，大人們指著我，七嘴八舌地問祖父：她是誰？

祖父遲疑了很久，說了一個我從沒聽過的名字。

原以為這種記憶缺失的症狀，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漸漸

好轉，然而卻日漸惡化。

祖父的狀況時好時壞，他開始在半夜離家，想要回到他記憶中的「家」去，他念叨著離世之人的名字，在警局打掉了父親想要帶他回家的手。

他忘了結髮妻，忘了那個他們孕育四個孩子的家，似乎那些逝去的日子都回到了他的身上，而早已離開的人們重新現身，引導著他走向過往。

有一次，我的母親問我，如果家人病危，還要急救嗎？

三類組出身，或多或少窺探過生命無常的一隅，可在親身經歷之前，再多閱歷都是完全不能比擬的。當從上帝視角跌落成主角時，冷靜似乎變成笑話的代名詞。

我只好背出課本的答案：最好還是讓他有尊嚴的走吧。

心裡好難受，嘴裡的茶水突然嚥不下去了，自從祖父進了醫院後，家族裡就沒有人會泡茶了。我想念起了茶水那淡淡的滋味，開始自己泡茶，和祖父泡的並不完全一樣，但也足夠了。

就在同一天，接近傍晚時，聽見父親的手機響了又響，他奔過去，顯然比平時還要焦急，電話那一頭的人嘰哩呱啦的一通說，父親安靜了片刻，顫抖著說：「要，要急救。」

通話斷了，但我知道父親還在強撐著心裡的那條線，父親和祖父處得不好，他們很像，可越像，就越相斥，父親看到祖父時，總是鼓足了氣準備吵架，十足十的火藥味，而祖父就是那一點星火。

火如果滅了，炸藥再強也無用武之地。

親人之間或許就是這樣。

在那個周末，那短短的兩日裡，總共發來了三次病危通知，要哭嗎？還是悲鳴？經歷過幾次，居然已經麻木。

皮囊依然健壯，可腦子呢？靈魂呢？記憶似祈求身體安康的那一炷香，冉冉上飄，最終消散在霧灰的天空……那些祈求是否去到該往的地方？

祖父是否，也有了另一個該去往的地方？

我不敢再想，天命並非區區一介凡人能夠臆測，父親握著手機一語不發，不知道他是否在祈禱，抑或是乞求。

時候未到。

祖父再次出院，可再也沒有那種歡快的氣氛。家族裡的人沉默、安靜地接他回來，醫院和家裡，進進出出的，已經分不出到底哪個地方待的時間更長。請來的看護也來了又走，沒有看護，每個人只好努力壓榨出閒暇時間，站崗似的輪班。

大姑姑和父親爭論著，她相信只有家人才能照顧好家人，而父親選擇相信專業。他走訪療養院，收集那些印著彩色圖片的 DM，上頭印著咧嘴大笑的銀髮老人，祖母不識字，她只是不斷反覆來回翻著那些摺頁。

我知道父親累了，大姑姑也是，可是她捨不得。

可是，已經疲憊得連日子都快要過不下去了。

祖父搬入安養院的事，我可以說是最後一個知道的，就是那麼一天，回到那間熟悉的老宅，發現它空了一半。

一開始，還能聽說祖父每天鬧著要回家，後來就漸漸沒了消息，或許是大人們有意無意的瞞著我，也或許他們不再去看望祖父，我惡意的想著，祖父現在只不過是變成

了一筆每月支出的數字。

一開始或許不是，但日子一久，人都會遺忘。

我不知道祖父心裡想的到底是哪個家。是這個住著他妻子和孩子的老房子，還是在他回憶裡、還是個小男孩時，曾祖父母養大他的那個家。這是一種念頭，一種執念，一種希望，可人們似乎只有在事情很糟時才談論希望。

我偶爾還是會回祖父母家，那個紅色茶袋還是塞在縫隙裡。我趁著沒人時拿起來搖了搖，裡頭還剩下一點碎屑，在鋁箔包裝裡沙沙作響。我把那些茶葉搖出來，它們靜靜地躺在我的掌心，乾縮脆弱，用拇指輕輕輾過就會碎裂。

那是不是一種可怕的體驗？被滾燙的水滅頂，在失重中飄游，奮力嘶吼卻無人知曉，水吞沒一切，直到蒼然轉白。

我不可能看見水裡頭茶葉的模樣，祖父的茶壺是一只紫砂茶壺。可我總在祖父搬入安養院後看見那些景象：茶葉在水中翩飛翻滾，逐漸無味，失去與世界的最後一點聯繫。

我握著那些碎屑走出門外，把這些芬芳的植物遺骸灑在玉蘭花的盆子裡，天空正颳著潮濕的風。等一下或許會下大雨，讓這些碎片與大地重新融為一體。

幾乎就像是一種病徵，我開始瘋狂的記錄下身邊的事，家人也好，陌生人也罷。影片、照片、文字，無所不用其極，我貪婪的想要將所有東西留存下來，我知道自己得了病，一種叫害怕忘記的病，令我逐漸瘋癲神叨、偏執忘我。

我怕忘了，他們就走了，像落入土壤中的碎片，只留手上一抹餘香，卻再也無跡可循。

他們會開始黯淡失色。

他們存在過嗎？

或許到了某天，我會開始這樣問自己。不論是否真的開出法律上的那張死亡診斷書，他們都會在我的生命裡徹底死去。

茶葉沖泡之後，會從堅硬乾癟的種子狀，伸展成纖長柔軟的葉狀，淡然無味的白開被染成燦黃的茶水。第一沖，第二沖，第三沖，飽滿的葉子因水流的拉扯而開始癱軟，變得慘白，茶水也漸漸變得毫無滋味。

不跟人一樣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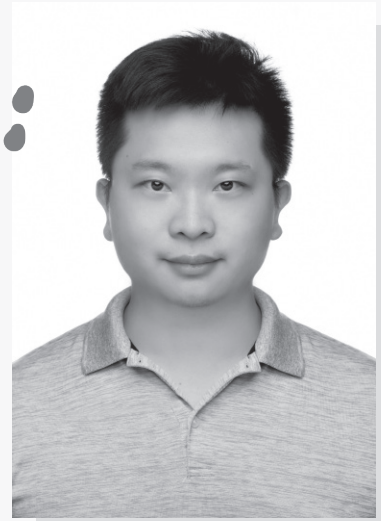
時間就是那沖泡的滾水。第一沖，年少輕狂、風情萬種；第二沖便到了中年，緩下步調，但仍能回味無窮；直到第三沖，後繼無力，淡然無味。

最後我也將會是淡然無味的水，遲早罷了。

我不相信我的腦，正如不相信溪水會為我停下，或是為祖父停下。人會遺忘，所以苦痛總有一天會消散；人會遺忘，所以美好無法永遠留存。

那是天命，是禮物，是詛咒。

至少我替祖父記住了那包茶葉的大名，那是一種烏龍茶，名為「松柏長青」。



第三名

林家揚 / 黑夜

得獎感言

今年得獎要特別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我是家醫科醫師，在中山附醫工作，面對疫情侵襲，除了我們本來的業務之外，更多了新冠疫苗施打以及病毒篩檢的工作。我的文字記載著這段日子的點滴，對我來說，透過文字宣洩壓力是很好的紓壓方式，如果能讓更多人知道我們在臨床第一線面對的恐懼與堅強，如果能因此讓醫病緊張的關係有一些正面的調節，會是更好的附加價值。

黑夜終將散去，希望我們期待的黎明早日到來。

黑夜 | 林家揚 / 醫研所

「那黑的終點可有光，那夜的盡頭可會亮」。

數不清是第幾天了，汗水從體內分泌而出，染濕了綠色值班服，甚至最外層的隔離衣，也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熾熱的艷陽照耀下，那一張張焦急又恐懼的臉龐，格外清晰。

這是一場世紀災難，有別於去年台灣如同世界孤兒般的風平浪靜，這波疫情來的又快又急，也讓本來就處於壓力鍋中的醫療量能更加緊繃。

身為家醫科醫師，我們的專業是第一線基層醫療，疫苗接種也是我們的專業。

2021 年 3 月 22 日，台灣開始施打新冠疫苗，那天早上，醫院的第一個 COVID-19 疫苗診就由我擔任開路先鋒。

一早，我見證了媒體簇擁的熱烈，各家媒體記者紛紛卡位，想取得一個最佳的拍攝角度，礙於人潮洶湧以及防疫相關規定，院方也把門診地點安排在相對空曠避開其他患者的診間。校長和院長如期在開診時間到來，一擁而上的媒體，將偌大的診間擠成了僅容一人通過的通道。

坐在看診位置的我，手心不停沁出汗，強壓著那隨時準備噴湧而出的壓力與緊張，看著倘然自若坐在就診位置的院長，全台首批新冠疫苗施打，在紅色的印章蓋下的那刻，正式展開。

媒體針對疫苗相關問題做了非常多的詢問，包含是否有接種後的不適或不良反應等等，院方也充份針對這些提

問做出回應與建議。我們真心希望疫苗能夠更快速的接種在每個需要被接種的人上面。

嗜血的白鯊是不會錯過任何一抹血液的。

「接種 AZ 疫苗死亡」的新聞搭配斗大的紅字以及穿梭的跑馬燈文字，風光開設的疫苗診只維持了一週的甜蜜期。你有想像過疫苗診醫護人員化身電話大隊的場景嗎？今年 4 月的我，在那個疫情尚未正式侵犯台灣的時候，為了要滿足湊滿十人才能開瓶的需求，時常化身電話大隊，求爺爺告奶奶似的，一聽接一通打給符合施打資格的人。

沒有本土確診的 4 月，現在看來就如同天堂。

這一切的安逸就彷彿暴風雨前的寧靜。五月開始一切都變了樣。新聞如轟炸機般的 24 小時播送最新本土疫情情況，白鯊們看到血液，奮不顧身地蜂擁而上，獅子王等等標籤，成了眾人口誅筆伐的對象。疫苗診頓時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甚至新聞媒體開始檢討達官貴人們打權貴疫苗。

從我個人的經驗，也許有人施打到我沒有注意到的權貴疫苗，但我更明顯看到的是造冊上的不透明。許多醫療院所順勢把家人或朋友登記成診所員工，或是沒有攜帶相關證明大鬧診間的情況……。人生百態，我們醫護見證了許多，但每次的衝突在眼前上演時，還是會讓人感慨萬分。

一天問診施打千人以上的疫苗已經是旁人難以想像的辛苦了，但黑暗的疫情並未因此消散，反而更加漆黑。

五月的一個夜晚，一個久未響起的手機群組跳出一條突兀地訊息。

「請問各位同學，要如何照顧確診病患？」這個問句，來自北部一個在精神科受訓的同學，這個問句也掀起了我們同學群熱烈的討論，來自各家醫院的好手紛紛把自己照顧相關案例的經驗傳授給手足無措的同學。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在現在醫療分科日漸精細的狀況下，每個醫師都有專屬自己的專業，就算是跨領域照護的疾病，我們也都有基本的認識了解，但要一個精神科醫師照顧確診病患，這確實超出我們的想像。也就是這一刻，我才真正體會到北台灣的醫療已經吃緊到這步田地。

人群不會只被限制在北部不流動，疫情自然也不會僅限縮在北部。當媒體風聲鶴唳地流傳著雙北封城的消息時，門診也陸續出現北部患者提著行李箱前來看診的情況。

自私嗎？如果從疫情防疫的角度來看，也許你會有這樣的想法。但對於病患個體而言，許多疾病是需要定期診查追蹤的，如果因為擔心疫情不去醫院不回診，從疾病控制的角度來說，這樣的流動就顯得情有可原。

那就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吧！

疫情的延燒，全台各家醫院也配合政策開始了鼻咽採檢，最早期是精準但耗時的 PCR 核酸檢查，之後才有較快速的快篩試劑。由於我是全院第一批接種疫苗的醫師，考量體內的抗體應該相較於其他人充足，因此我義無反顧扛起篩檢的重責大任。由於是第一棒，當時的設備跟人力都相當匱乏，我穿著著當時珍貴的防疫裝備，帶著窒息的 N95 口罩，在烈陽下，透過隔板開始了篩檢工作。

兔寶寶裝的穿著有一定的順序跟規定，確認無菌是最基本但也最重要的步驟，反覆黏貼各個可能透氣的縫隙，本來就胖的我，穿著時就已經滿身大汗了。N95 口罩，戴過的人就知道那種窒息感讓呼吸都顯費力，而我不只要長時間一直配戴不能放下，還要衛教跟引導患者配合動作。第一個早上，我的耳後勒出的傷痕清晰可見，參雜鹽分的汗水竄出皮層，在沒有角質層保護的肌膚下，癢痛刺激混雜。體表的感覺是可以透過適應而減輕的，但這場疫情所帶來的影響，仍無法適應。

「各位朋友，我確診了！」

深夜裡的一條訊息，如流星一般劃過這漆黑的液，但這顆流星並非給人希望，而是隕石地重擊我們心頭。樂觀開朗的小謝在台北的醫學中心擔任住院醫師，當時精神科同學求助的時候，小謝是最熱心幫忙提供各種意見的好同學。才相隔幾天，那個開朗熱情的小謝，在群組中分享了他的經歷，雖未能親眼看見他的容顏，但字裡行間滿溢的絕望與無助，讓人心疼。

有別於前幾天大家熱烈的討論病情及治療方法，群組中數十人瞬間已讀，但留下空白跟喘息，我們都靜靜地等待小謝消化情緒。

剛開始的情緒是否認與懷疑：怎麼可能？是不是偽陽性阿？不只是我，我相信所有人都有一樣的疑問。「我早上知道的時候就被隔離在病房中了，剛開始我也是不相信，所以下午又做了一次檢驗，剛才報告出來是陽性，我想應該是真的了……」

一陣沉默後，跟小謝情同手足的小黑立馬表示：「你的家人跟女友知道嗎？有沒有物資或什麼需要？我知道你家在哪我可以幫忙。」眾人紛紛伸手友誼的手，儘管畢業後大家各飛西東，但七年來的同窗情誼，橫越了距離的限制。

「謝謝大家，我想先整理一下心情，我的家人已經接到通知，也都被安排相關採檢了。我只有一件事想跟各位同學說，一定、千萬、絕對要做好每一個防護的步驟，不能有任何一絲的僥倖。」小謝語重心長地囑咐。

我們是醫師，穿上白袍舉手宣誓的那刻起，我便把病患的健康視為我的首要。無論是篩檢或是疫苗診，我都確實做好該有的醫療步驟，我相信小謝也一定是按照這樣的SOP，但他還是在照護病患的過程中確診了，身邊好友確診的消息，讓我們都陷入了一陣深思。

沒隔多久，我們都接到了「北病南送」的訊息了。正如之前眾人所擔心的一樣，隨著北部疫情的延燒，醫療量能已經超載無法負荷，將需要負壓病房以及需要密切照護的確診病患送到尚有醫療資源的中南部也成了不得不的選擇。

得知消息後的院方，也積極規劃相關的病房與措施，站在防疫角度，我們必須確保醫護跟全體院內同仁的安全，因此就有專責病房的需要。

我是一個丈夫，也是兩個年幼小孩的爸爸，但我也是醫師。我有妻小要照顧，但這一刻，我必須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為了妥善的不讓自己成為家中的負擔，在全台三級警戒的恐慌時，我把家中都做了如同醫院汙染管理的規劃。

每天上班，我都背著一個大背包，裡面有基本的盥洗用品和衣物，如果哪天我真的確診了，可以直接入住醫院不用麻煩家人。家中的擺設也重新規劃，入口處隔出一個供我把在醫院所有物品放置清洗的空間，就連廁所跟衛浴，我也絕對不跟小孩一起共用，更別說吃飯了，基本上我都在醫院解決三餐。在疫情嚴峻的時刻，還能與家人一同住在同個屋簷下，已經是很大的幸福了。

我知道這一天終將會到，只是沒料到這麼快，我要照顧確診病患了。

沒有任何的抵抗，跟其他同學和學長姊相比，我很慶幸我是在作好準備的狀況下接下這個任務，但在此之前，我還是花了些時間跟老婆溝通。她也是一個醫師，她很清楚我們這身白袍的重量，面對這場世紀浩劫，我們能做的就是貢獻自身所學，盡力照顧好每一個手中的病患。

以下簡短分享我的個人經驗。每個病患都有專屬自己的故事，感染上新冠病毒絕對不是他們所願，但百密必有一疏，連我們嚴格要求自身防護的醫護人員都有感染的風險了，更何況是醫學知識相對匱乏的民眾。

小陳，年約 30 歲，是一個工程師。他兩周前就覺得有些微上呼吸道的症狀，雖然新聞媒體都有強烈宣導，有任何症狀應該前往醫療機構尋求協助，但向來害怕醫療院所的小陳，一如既往地到藥局自行買成藥服用。來我們醫院的時候是到一般門診，門診醫師詢問相關旅遊史與接觸史，他一概否認，甚至來門診時希望護理師請醫師開藥就好，他不想進入診間。門診王醫師是個經驗豐富又熱心的好醫師，在疫情期間，雖有不少畏懼來醫院就診的民眾，但這樣的反應也非屬正常，因此在王醫師的要求下，小陳還是按照規矩進入診間。

「我看到小陳的時候，就知道他為何不喜歡醫院了。」王醫師跟我交班相關情形的時候，跟我提了一句。秀氣的小陳，戴著口罩走入診間，走沒幾步，他有些上氣不接下氣的情況。「等一下！」王醫師立刻喊住小陳，「護理人員請立刻帶病患到急診採檢，啟動相關程序」。護理人員還不明白發生什麼情況的時候，王醫師一個箭步扶起小陳，直接把小陳送到急診等待。

按照規定，所有需要住院的患者必然要經過 PCR 檢測，確定為陰性的患者才能進入病房。至於那些有急切醫療需求，但核酸報告尚未出爐的患者，就必須待在專屬防疫病房中，等待報告出爐後才有下一個明確的動向。

周五晚上的小陳，在急診採檢後，就被移送到專責病房治療。

「林醫師有 new patient 喔！」護理人員聯絡值班的我。「是啟動程序的那個？」我啃著因為忙碌，好不容易才有空咬下第一口的漢堡，冷掉的炸雞跟燜爛的漢堡包，在忙碌的值班過程中，已屬於天堂級的美食。「是喔，晚上有去王醫師門診」護理師知道我跟王醫師交情不錯，暗示我可以問王醫師相關情況。我得到暗示後便立刻打給王醫師詢問「陳先生走進來的時候很喘，另外，他看起來比較秀氣，之前我們群組有討論過相關的活動史案例，雖然他跟護理師否認相關接觸或旅遊史，但我覺得你可以往這方面問看看。」王醫師一向謹慎，先前我們確實有針對高風險接觸或可能感疫的對象提出相關討論，所以寧可更小

心謹慎，也不要因為一個疏忽而忽略了有需求的病患。

「林醫師你要進去問診了嗎？」護理師一邊熟練地穿著裝備同時貼心的問一句。「等一下，我剛剛打給王醫師了，我覺得這個很有可能是確診病患」確診病患，對於我們來說不是新鮮或罕見的名詞，但每個病患我們都要打起十二萬分的精神，因此，我總是會跟相關護理同仁多嘴地提一句。確診病患，對於我們來說不是新鮮或罕見的名詞，但每個病患我們都要打起十二萬分的精神，因此，我總是會跟相關護理同仁多嘴地提一句。透過監視器，看著待在負壓隔離病房中的小陳，我點開麥可風，開啟了對話。

「陳先生您好，我是值班醫師林醫師，請問有聽到我的聲音嗎？」麥可風微微吵雜的雜音，在轟隆作響的負壓隔離房中，突兀地響起。「有聽到……」不知道是喘還是訊號不清楚，傳來的聲音有些羸弱。「會喘嗎？有哪裡不舒服嗎？」「喘的部份現在好多了，但是好餓，我今天只吃了一點早餐。」

「很抱歉，因為防疫相關規定，所以在報告正式出來之前，你沒有辦法去買東西吃，我們病房這裡有一些其他企業捐贈的零食，如果你很餓的話，可以給你補充一些熱量。等一下我跟護理師會過去病房找你，但在此之前我想先問你幾個問題，你有力氣回答嗎？」也許是知道等會有食物充飢，也許是被我們的溫暖感動，小陳竟然主動開口說：「你們等一下不要太靠近我，我覺得我確診了！」一反之前他否認相關接觸旅遊時的牴觸，小陳像我們致歉「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儘管監視器的解析度有限，

但我仍舊感受到那傳來的懊悔跟自責。「陳先生，沒關係，我們會好好治療你的，現在報告也還沒出來，先不要過度恐慌，你今天都沒吃什麼東西，我等一下過去檢查時會帶一些零食。你有任何資訊想跟我們說的都可以透過麥可風說，如果擔心或難以啟齒，你也可以寫在紙上，等一下交給我。」陳先生此刻就算是個懊惱做錯事的小男孩，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啜泣。

我跟護理師反覆檢查彼此穿戴的服裝是否緊密，彼此都通過對方嚴格的檢視後，我們打開隔離病房的門，當然手上除了相關醫療用具，也稍上了一袋零食。「抱歉，讓你們辛苦了。」我尚未打招呼，小陳就搶先開口，「我怕你們感染，我把事情都完整寫在那張紙上面了，你們東西放在那就好，我等一下自己拿。」我莞爾一笑「我們還是要幫你打針抽血檢查，你放心，我們都穿戴好完整的防護裝備而且有打兩劑疫苗了，你願意如實把所有情況包含身體哪裡不舒服都跟我說，就是對我們醫護人員最大的幫助了！」

隔天清晨，PCR 檢驗報告出爐，陽性，COVID-19 確診。雖然不是第一次接觸確診病患，但我知道他的顧慮，而他紙上寫的故事也確實符合我們的臆測，愛滋病患者。我能明白也能理解他起初對於這一切的排斥與牴觸，或許這也說明為何他對於醫療院所一直有所畏懼。看著小陳的胸腔影像，大家習慣用「菜瓜布」形容這飽受疾病摧殘的肺部。肺部纖維化如此明顯，難怪他走沒幾步就氣喘吁吁。菜瓜布，在我的想像中是母親的溫暖，因為從小就貪吃的關係，母親總是用菜瓜布洗刷著我沾滿糖或油漬的

碗盤。影像中可以看出肺部複雜交叉的紋路，一圈包著一圈，雜亂的困住每個想要掙扎的肺泡。如果我是空氣，肯定也在這個迷宮中失去了方向，進不來也出不去。

醫療是科學是理性。我們遵循著國際醫學文獻的建議，根據小陳的身體情況調整治療策略，一周的時間，他的身體狀況就獲得極大的改善。我試圖在這之中加入一些溫暖，讓密不透風的負壓病房，讓白色壓抑的牆壁之間，多了一些色彩與笑容。更重要的是，我想讓陳先生願意擁抱醫療。每天，我像是廣播員，一個人一支麥可風，對著遠方的小陳，了解他身體是否因為治療而有變化，詢問心情是否有所改善，也關心他之後出院的心理調適。

醫學是理性是科學，但醫學也可以有溫度。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群眾對於疾病的恐慌會無限放大，更何況，小陳還具有另一個飽受歧視的疾病，更增添他會面臨的壓力。並非想幫小陳開脫，但如果沒有這些無形的壓力，是否他願意更早接受醫療診治，是否那佈滿瘡疤的肺，能多一點平順？

小陳順利的離院，但這樣的疑惑依舊困擾著我。後續又再次爆發機組人員染疫的情況，甚至有幼兒園的小孩也捲入了風暴。誰都不想感染，也沒有人想讓疫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傷害這個社會。無止盡的獵巫或不實的謠言，只會讓應該站出來面對的人心生膽怯，要不是小陳他的勇氣下定決心來醫院就診，如果他又再次退卻不就醫，如果又再一次爆發社區感染，他是否會被冠上了一個不相干的名號，然後默默承受網路媒體或鄉民們躲在螢幕後面的謾罵？

那黑的終點可有光？五月天的歌再次迴盪在心間。最艱難的三級警戒時期，我們用行動證明台灣的韌性，每個人都忍受了許多辛苦跟挑戰。做工的人，忍著豔陽，緊戴口罩揮汗施工。上班族開啟了 WFH 模式，體驗了在家上班無法返家就丟棄煩惱的情緒。外送人員面對疫情的危難，為了人們的三餐，穿梭在巷弄與街道，只為了那份熱騰騰的溫飽。老師們開啟新的教學挑戰，面對著鏡頭，繼續傳播知識的力量，為下一代的成長勞心勞力。偉大的家長，有的在家帶小孩也在家工作，有的把小孩送到相對沒有疫情傳出的地區，辛苦在都市叢林裡奮鬥。相愛的人無法相見，家人在外無法同桌一起用餐等，我們一同見證也一起扛過了這樣的辛苦，終於換來十月份的曙光。

夜的盡頭，終究會亮。我相信黑夜之後必然可以盼來黎明。十月五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也逐步放寬了相關防疫規定。我的生活一如往常，疫苗診依舊火暴，接種率的上升也意味著我們距離更開放的自由又多了一些空間。校園 BNT 疫苗也如火如荼展開，每年十月的流感疫苗也同時進行。我體會了「快樂並痛苦著的矛盾」，儘管每天勞碌不停，工作與研究論文穿插，但看著民眾越來越多人了解疫苗相關的情況，開始習慣且自覺地戴著口罩勤洗手，我的內心洋溢著快樂，也許，黑夜就要散去了。



佳　作

邱伊明 / 反思生命

得獎感言

感謝神！一切榮耀都歸給耶穌。

還記得當時寫稿當天就是截稿日，原本不想投了，但最後還是在截稿的前約十分鐘投稿了，連一次校稿都沒有，竟然可以入圍得獎，覺得很稀奇。只能感謝神，因為這次的佳作還有三千塊，對一個沒有工作的學生來說，這真是不小的金額，心裡充滿感謝。

也謝謝圖書館館員姊姊們的幫忙，常常提醒我這個，提醒我那個，有點神經短路的我，能夠被師長們包容，真的很幸福，能感覺在中山就是一個小小的地方，被關懷的濃度可能也因此加增。

反思生命 | 邱伊明 / 醫學系

我永遠記得，今年春天的某個連假，在大體實驗室內，外面很炎熱，室內卻非常冷，有福馬林忠實地陪伴我。我埋首於雕塑頸部的神經血管，我是需要過關的醫學生。突然，眼角餘光進來一台金屬顏色的推床，一位戴著眼鏡闔眼的中年先生，穿著整齊，安臥在白素的推車，被推了進來。後面跟著一位垂頭低哭的婦人，因為沒力，有人攙扶，還有兩個男人隨侍，還記得有個刺青在一位男子身上。

當我在納悶為何要被這樣送來，很快地決定低下頭，迴避，是一個生命的殞落。這一天，對這個家庭而言，絕不是個好日子。這位安息如凝重古鐘的先生，被推往離教室最遠端的拜堂，那個家庭在那聚會，實驗室變得更冷了，哭聲也漸行漸遠，我手上的刀也決定先停下了。

有幾位同學不知道這事，因他們在對面桌，恰恰背對著這床車。突然，他們可能發現了某個驚奇的解剖知識，而興奮地叫了出來，笑聲像鞭炮炸裂。霎時，我感覺有尖刺的神情從遠方，直直刺過來。大事不妙，我趕緊請他們收聲，迴避。

這是我少數能幫助到這個家庭的作為。

這一天後，我的心多了一些想法，不是解剖圖譜能教我的，不是生理病理各種醫學知識能讓我明白的，是一份對生命的尊敬與敏感。

相信每個家人的離世，都是件很辛苦的事，他們配得一個安靜。

還記得去年修過一門名叫「醫師與生死」的通識課，課後與一位血液腫瘤科的醫師聊，他給了我一個提醒:「你們可能還太年輕，沒有接觸過真正面對死亡的感覺。」聊完再也沒有見過他。但這句話當時聽了很疑惑，因為在醫學院的訓練裡，每個學期的課程，都會探討病例與死亡率，為何提示我的思考膚淺？過沒多久，我的外公過世，同一週，我的奶奶也過世。直到家人真正離世，真正的對於死亡的迫切感，才是深刻。我承認自己真的還太淺。

在聖經有一句話，是在我在面對死亡的議題時，會想到的。「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我在思想，人類的生命真的很脆弱，看似可以蓋造很高的樓，可以飛入很遠的外太空。但其實一根小小彎彎的冠狀動脈栓塞，就可以讓心肌開始壞死，接著讓心跳沒力停止。在大體解剖實驗室裡，我們開了十幾顆心臟，每一條蜿蜒攀爬的血管，都是雕刻家—上帝的作品。祂讓這些血管走在對的逕路，讓神經的動作電位在每個時刻被正確激發，我們只能嘆息佩服。

心臟血管的栓塞，我的大腦可以立時缺氧，之前的驕傲與榮耀瞬間成為過去，像一枝草在正午枯乾，像一朵百合花凋萎。這樣我能不敬佩讚嘆造物者嗎？在神面前，我真的毫無知識，蜉蝣於天地，蒼海之一粟，蘇先生的話我真能體會。

常常在半夢半醒時，會思想與跟那些已經過世的長輩們的關係。很感謝神讓我在他們在世的最末幾年，珍惜與他們共處的時光。還記得幾年前的大熱天，我推著輪椅，把外公從護理之家送去美術館看畫，喝下午茶；也陪患有帕金森氏症而臥床的奶奶復健，陪她一起作畫，一起運動，一起創造了許多回憶。那時我給了自己一個原則，盡量不要在陪伴老人家的時候，還玩手機。現在想想，雖然不太習慣，也不太方便，但很值得，因為焦點都在他們身上，也讓我成為他們生命的焦點。

對基督徒而言，在人活著的時候，關心和陪伴他們才是真正的孝敬，我很欽佩這個觀念。也感謝神給我這個機會，讓我現在回頭，一點不會後悔，甚至在喪禮的當天，我沒有掉下一滴眼淚，因為我明白自己早已經做好準備，有盡可能地關心，盡可能地陪伴過。因為有準備，所以不後悔；因為有準備，所以我很快能放手。

但對其他親戚來說，這些長輩走地太突然。外公在生前兩三天，被插了許多管子，還能細數自己被這些沒有生命的管子折磨了整整三次，很瘋狂的痛了三次。當時，親戚們還以為外公能離開加護病房，沒想到這一次，他竟然天人永隔。因此在外公過世的那個清晨，我的家人們圍繞在學校附設醫院的加護病房，他們很難過地撫摩外公已經蒼白的肌膚，甚至難過痛哭。他們真的很愛外公，但可能還沒做足準備，外公就沒力了。

我真覺得自己相當幸運，能夠有提早跟他們創造回憶，可能只是一個小時的見面，只是小小的聖經經節分享，一點一滴的累積，讓我感覺到很踏實，因為長輩能夠做的不多，能夠做的，我想要盡量陪伴。

看著這些長輩們漸漸地從快步，到只能站著片時，到最後只能躺臥床上；從可以滔滔不絕談論人生道理，到只有我能說話，對最後只能聽見他的喘鳴。我可以感覺到生

命是如此的脆弱，也如此的突然。

在長輩們還有精力的時候，根本不會想到他會突然什麼事都不能做，因為他是如此活靈活現在面前。生命的璀璨會讓人忘記他的限制。

或許跟長輩的相處，需要常常思考，可能今天就是最後一天了。其實跟所有人都是如此吧？還記得，在外公過世後的一兩週，我常常需要到生命禮儀管理處，陪伴爸媽處理後事，這個偌大的園區裡，我觀察擺在堂上的肖像，在眾多年長人的照片裡，赫然看見一位年輕男子的照片，內心起了澎湃，真的太年輕，我指我的心。不管什麼年紀，都會面對死亡，死亡真是個很公平的議題。

再回到這個冰冷的實驗室內，在我面前的，是這位已經被分開的大體老師，他是位男性，巧合的是，生前就是位老師，他的太太也是位老師。還沒開始解剖課程前，學校會要求醫學生去大體老師的家裡作參訪，去認識他們的生命與家人。很神奇的是，這個家庭也是個基督徒家庭，我們在家訪的時候，他的太太本人，也早已經簽捐贈自己的身體，我深感敬佩。面對死亡，有人真的早已經準備，而且預備給其他人。

清洗大體的時候，我看見這位已經在福馬林浸泡兩年的大體，寬廣的背部，想到我自己的父親。

我父親腰酸背痛的時候，會請我幫忙按摩。我在他的背後又揉又捏，寬厚平坦的斜方肌、闊背肌，讓我在按摩時還能複習解剖學。只是，大體解剖的課程讓我思考，在我刀下的這位老年男性，也是我未來要做實驗的這位男性，會不會就是我的父親？有種水平位移的錯覺，因為他們的身型背影太相似。家裡，在面前的父親很享受，他享受自己的筋膜得到紓壓，他身後的兒子的腦袋裡，已經攪成麻線。但能看到父親開心，自己也該珍惜了。在實驗室裡，我需要劃下每一刀，來認識神的美好創造。

我明白這個議題，在現下的年輕世代，似乎不是那麼的流行。或許，是因為年輕人身強體壯，較難意識到面對死亡，其實可以離自己很接近。但，死亡不會挑選年齡，這是眾人皆知的，所以我不願逃避這個議題，雖然常常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珍惜每個生命，珍惜身邊的人，或許是我對於這個死亡的議題的解答。我想要在能呼吸的時刻，好好利用神所賜給我的時間，去體驗愛人如己的感覺，也讓我去作好準備。明白之後在醫院會看到更多的生與死，相信會是更真實的體驗，就如那位提醒我的血液腫瘤科醫師說的。

以前會疑惑，為何大學的教育不要像高中的補習班一樣，把課程的知識好好整理好、歸納好，交給我們就好了？為何要有這麼多的生命教育？要有這麼多「考試」以外的學習？或許就是因為學校給了這些機會，讓我能更認識這個社會，更敏感對於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往往沒有絕對的答案，不能用考試的標準答案來定義。而生命似乎也是如此，常常沒有標準答案，但卻有許多路可以選擇。這次，我選擇走一條對生命敬畏的路，對神敬畏的路。

即將成為醫師的自己，有許多的期待，但很多不是在生命的榮華富貴。在路加福音有句話說「人的生命不在家道豐富」，這觀念聽起來真的很老舊刻板，但事實上真是如此，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明日會發生什麼。但我期待自

己可以像一棵發旺的棕樹，像一棵生長在黎巴嫩的香柏樹，栽於神的殿裡，或許有一天我會老，但我可以永遠跟榮美的神同在。



佳　作

謝天雲 / 日記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中山醫提供給在校生這樣一個多元的創作平台，讓我們不僅是鑽研自己本科系領域的專業，也透過文學創作來激發我們對生命的思考與意義。

也很謝謝評審對我的肯定，對於一個文字創作者來說，作品能夠被讀者記憶、有所共鳴，這無非是最大的鼓勵！

也想謝謝願意把這個故事寫出來的自己，即便這對我來說算是一個傷痛的誤會，而其他人不一定有著跟我一樣的經驗或看法，但在寫作的過程當中，透過回想、反覆的思量，從長大後的角度重新看待這件事情時，發現更多當時事件走向的可能性，看得更寬廣、心態也成長許多了，就有點像是當時草草結痂的舊傷透過文字再次包紮、統整，而重新給予它完整癒合的能力。

一開始想投稿其實只是因為自己大四了，很想在大學最後的生涯留下一點美好而有意義的回憶，沒想到會入圍並得獎，所以還是再次謝謝評審！謝謝中山醫！謝謝所有同學的指教！謝謝大家！

日記 | 謝天雲 / 健產系

此時的我正在書桌前翻閱之前的日記，偶爾回顧一下過去的自己也挺有趣的，日記就像台放映機，一幕又一幕，有些日常的迷失或是遺忘的悸動都能在日記裡用文字重新鮮明起來，好像在看一齣名為自己的劇，不曉得這算不算一種念舊，但我喜歡這種記憶回放、歷歷在目的感覺。

正當我又掉進回憶的漩渦，想起她已經不是第一次偷看我的日記了，不曉得自己到底做錯了甚麼。

記得人生中第一本真正有在寫的日記本是高一那年學校交換禮物抽到的，之所以說它真正有在寫，是因為在這本之前，我也有在書店跟著媽媽買過那種一年份的記事本，小孩子挑本子的喜好全憑外表，也不管裡面有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以書寫，對當時的我而言，可愛的插圖與花花綠綠的視覺豐富才是重點。小時候也不太懂得把感受轉化為文字，但為了讓本子發揮價值，一開始興沖沖的把生活的大小事都寫上去。後來，長大了日子卻漸漸變窄，實在沒時間再記錄一些百無聊賴的流水帳，為了填滿這些空白的小格子，只能生硬地擠出一些現在看來是「硬拗」的事情，讓日記本的後段充斥了「為了寫而寫」。高中以前的日記本沒有被我記上多麼深刻的體悟或是學習，頂多是隨手記錄、培養書寫的習慣，儘管如此，它乘載了我童年時的快樂，跟一段無憂無慮的時光。

高中交換禮物抽到的這本日記本跟之前的有點不一樣。封面是天藍色的，內頁為橫式直寫，從裡到外沒有過多的圖案與線條劃分，只有一些恰到好處的小插圖作為點綴；沒有硬性規定日期與能夠書寫的位置，反而有大面積的留白等著筆者發揮，整體呈現一股愜意而不壓迫。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抽到它，內心突然湧上一種想要彌補的心情，這種感覺似曾相識，想到之前那些不了了之的日記本，我有點害怕再提筆，不過本子蠻好看的，不使用的話它還是擺在那，基於物盡其用的想法，終於我又開始書寫了。

日記本的內容多半都是高中課業繁重中的一點小確幸。早上六點起床是為了搭上六點四十五分的校車，在學校一待就是十個小時，一天一半多的時間幾乎浸在學校，若再加上晚自習，回到家都已經晚上九點半了，在一個可以放鬆的空間下，除了複習功課，剩下的時間分配給吃飯與盥洗等等雜事只能說是分秒必爭，鮮少有時間可以和家人促膝長談，也許他們也不想打擾你吧？在一天的結尾，我把瑣碎處理完後總會靜靜地坐在書桌前，回想這一整天發生過的事情：有沒有很有趣或有意義的事情值得紀錄呢？在睡前的這個時刻世界都靜下來了，只有自己跟自己獨處，而我很享受這樣的時光。

後來我在想，會不會就是在這樣和家人「聚少離多」的青春期下，不在家的時間將我和媽媽彼此推得愈來愈遠？

曾經讀過一篇文章，忘了在哪裡看過卻印象深刻，大意是在說當一個女人變成妻子、媳婦、母親這種三合一的角色時，有時候會忘了「自己」。這一點在家庭主婦上尤其明顯，一直以來忙碌的照顧小孩難免會將生活重心傾向孩子，隨著孩子慢慢長大而逐漸尋求獨立的時候，母親這個角色就像演員演了一輩子的戲，突然被告知要做回自己，她會有多麼恐慌與難以調適呢？

高中後的我有一段時間跟朋友比較親近，心事不一定會向父母說，一半原因是因為長時間待在學校跟同學比較要好，年齡層相近也好聊天；另一半原因是覺得有時候他們不太能理解我，隨著年紀漸長，開口表達內心話變成一件彆扭的事情，漸漸的我就閉口不說了，我想著父母也有自己要忙的事情，我的小事也不好再讓他們煩心吧？而且要是被唸了那還不如不要講，於是我把感受與日常記錄在本子裡，包含一些我希望只有自己知道的小事。

而我一直相信，日記的用途是為了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片刻、把思想具象化的過程。日記是一個人主觀的情感精華，不應該變成某個人無法理解某個人時所用的非正當捷徑。

事情就這樣發生了。記得是高一的某個下課，我和要好的朋友從校車的站點下車，我們嘻嘻鬧鬧聊著天、想說要去哪裡吃點點心再回家。走著走著媽媽突然傳來一段看似頗長的訊息，我想也沒想太多：大概又是要我早點回家不要在外面逗留的叮嚀吧？沒有什麼戒心的我隨手就把訊息點開，然而打開後我愣住了。氣憤的淚水從眼眶接連滴出來，既無助又委屈。那次是我最好的朋友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我哭，但卻不是媽媽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偷看我的日記。

那是一長串帶有情緒的訊息並夾著兩張照片。照片中其中一張是我日記本當中的某一頁，內容是說今天跟朋友們一起去圖書館讀書，讀完之後心曠神怡，好多問題迎刃而解，彷彿是第一次感受到聚集知識的力量，因為在高中以前我從沒自己跟朋友出過門，現在聽來很荒謬，但小時候父母總用擔心我遇到危險等說詞拒絕我，連讀書會也沒有參與過，更遑論玩樂。

另外一張照片是我和男同學的合照。

看到這邊，我想我知道媽媽誤會甚麼了：你是不是偷交男朋友？

不，媽媽，你真的誤會了，當天一起出去讀書的人包含我總共五個人，三女兩男，這三個女生都是我上高中時最一開始認識就很要好的朋友，另外兩個男生是因為數學很強的關係才會跟我們一起出來讀書，而且，明明就有這麼多照片，有我的個人照、我跟女生們的合照以及有男有女的合照，大家都是好朋友，為何你偏偏執著在那一張跟男同學單獨的合照，就這樣誤會我呢？我真的很委屈。

等一等！不對，不對呀！我並沒有把照片貼在日記本裡面，手機也有密碼鎖住，為甚麼媽媽手上會有如此畫質清晰、不像翻拍的照片？

「到底為甚麼？」我想破頭都不明白照片除了出自我手機外，還會在哪裡？一方面很生氣日記本被偷看、甚至偷拍，另一方面我不明白為何在隱私被侵犯的情況下我還要接受質疑？偷看偷拍本來就是一件不禮貌的事情，就算說是家人出自於關心，我也無法接受。錯綜複雜的情緒在朋友的安慰下稍微恢復冷靜。假設我是媽媽，今天很想知道女兒最近都跟誰來往、都做了甚麼？於是翻閱女兒的日記本，發現上禮拜六跟朋友一起去圖書館竟然有男生？甚麼？我來看看是哪個男生跟我寶貝女兒出去。

我一邊苦惱地盯著那張跟男同學的合照，一邊在心裡擅自幫媽媽解釋她可能會誤會的原因，想想，也許情有可原吧，正值青春期的兒女不再跟自己談心，或許媽媽是悲傷的吧。我焦急的眼神彷彿快看穿螢幕卻毫無頭緒，指尖浮躁地反覆點著照片旁邊的一些編輯項目，眼角一瞥，突然發現 dropbox 雲端共享的選項。

這支手機之前的使用者是媽媽，我承接的是有著她血脈的手機。打從母腹中出生時唯一的連結是臍帶，一但從子宮出來的嬰孩勢必切斷臍帶、脫落，才能變成一個獨立完整的個體，成長成人更是一輩子的課題，不可能永遠依賴母親，而手機裡的雲端共享系統在兩部手機中同時登入著，就像尚未剪斷的臍帶，一脈相承，我感受到自己的一舉一動在我尚未認知前就同步的被媽媽默默監視著，過了那麼久，我已經長大，感覺卻像待在羊水那般狹窄。

空氣當中的沉默凝結，有點耳鳴，原來我一直是以這樣的方式被理解的，以這種當事者完全不知情、也不會感到被尊重的方式。儘管釐清了照片與日記本如何被偷看與偷拍的過程，但卻沒有恍然大悟的那種明朗，只有被重擊後，兩眼發昏的那種暈眩，好暈。

遇到這種事我有點不曉得該怎麼應對，甚至無法判斷這件事情的對錯，或者說，這種事不該被當成是非題。如

果說父母不告知手機內還連接著自己的帳號是基於關心與擔心呢？其實也……還說得過去……嗎？那如果他只是不知情所以沒告訴我呢？不太可能不知情吧？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解釋還是無法讓內心中的委屈得到釋懷，我知道我只是在試圖不讓傷口變大而已，問題根本沒有被止血。難道隱私可以這樣被攤在地上就只是因為擔心？為甚麼不一開始就告訴我呢？

後來，我跟媽媽的對話並沒有達成共識，雖然她口頭上說是因為擔心我才這麼做的，但似乎沒有改變一貫的行事作風，而我依然活在被窺探的陰影裡，為了給溝通的破局一個能接受的結果，我只能跟自己說：「既然改變不了她，那就改變自己吧！」她愛看我的日記，那我就把日記藏起來吧！如果被她找到，我就鎖進箱子裡，再把鑰匙藏起來或帶到學校去，要是她找到鑰匙，我裡面就多放一些不相干的書籍，或者，乾脆我不要寫了，不寫了，不要留下實體的紀錄這樣就不會被找到了。

高中抽到的這本日記本跟之前的太不一樣了。它變成一個可能被發現而需要被保護的文化資產，媽媽像是盜墓人，而我是個退讓的陵墓守護者，我想把瑣碎日子裡快樂的、辛苦的、難過的、不為人知或無法分享的心情都變成文字記錄下來，我相信人生中每個時期都有屬於那時的別緻，也只有在那個當下才能體會、感受，並寫下獨一無二的文字記憶。

所以到底是甚麼導致我與親愛家人之間變成像是你追我跑的生存遊戲，必須要在躲開、掙扎、回應攻擊中選擇，抑或有其他選項，假設我可以正面迎擊，假設我好好的溝通一次。

論語：「沉默是金」，意為不常說話的人易取得成功，也可以被解釋為沉穩思考後再說出話的人更容易獲得成功，而下一句通常會接上「開口是銀」，把他們兩句合在一起用來提醒行事衝動的人要謹言慎行。不過，若是在不正確的時機使用沉默，則會讓關係變得疏遠，尤其在華人這種較不善於開口表達情感的民情，與科技冷漠的雙重劣勢下，有時我們對於身邊最親近的人不願意解釋太多，也不願意溝通，只聽自己想聽的、說自己想說的。

人與人之間的認知差異其實是大的，大概就是河與河之間的距離，可說是八竿子打不著，越是了解越是有：「原來有人會這樣想呀？」的感覺。要是對彼此有些認識，有著雙向的來往，那就好似在河與河之間搭起一座小橋，或是河道很近；若是再更熟一點，則像中間有填海造陸，互通往來基本上沒甚麼大礙，偶爾水波來了晃一會兒罷了。當彼此達成溝通上的和諧，就好比雙方水域都願意傾斜自己的坡勢，讓自己的支流融匯到對方水域中，好讓其理解、接受，進而包容與認同你。大海之所以是大海，是因為它能納百川，人也是因著懂得傾聽與理解，所以才會寬廣。

回想一下那些沒有結果的爭執，大聲且帶著情緒的指責，說自己沒有生氣卻面紅耳赤的表達意見，最後，一方賭氣而另一方滔滔不絕的解釋，不歡而散，那不是溝通真正的樣子。溝通並不僅僅是說出來而已，而是理解、接受

而認同。這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但真的要做到實則有難度，現實中我們太常讓主觀意識成為一種濾鏡，支配著自己看待事件的模樣，而其他人當然也有自己的濾鏡，所以在看待同樣一件事情的時候就會產生多元的解讀，一不小心就造成誤會。

誤會是人與人之間最遙遠的距離，我想，若是那個時候我和媽媽彼此都放下主觀，在氣話說出口之前先磨掉鋒利，收攏自己的情緒，選擇從原況相機的視角重新檢視我們之間的分歧，那就算原況相機中的我們是如此不完美而有瑕疵，但不完美的我們可以補足對方的短處，一起變好。

字字斟酌或直白表達；小心翼翼或瀟灑不拘小節，這都是日記呈現的樣貌，它不只是心靈出口也是回憶收藏。日記還是可以分擔一些生活的包袱，理順生命中的皺褶與不平，記載熠熠的瞬間，但我們仍要相信「自我抒發」與「彼此對話」同等重要。沉默或許不再是金，有效的溝通才是鑽石。



佳　作

黃慈涵 / 那是美工刀無法劃破的

得獎感言

書寫於我而言是一種具有儀式性地前進。

有個朋友和我說過，焦慮和懷疑是在反駁中產生的，但也正是因為這些反駁和對話，才能曲折的找到模糊的解答。

一直都是一個擁有高情緒細微性的人，而我認為文學和傷痛總有些強烈的正相關，而在那些傷痛裡都潛藏著龐大的愛。

C 代表的除了他的姓氏之外，它也像是一個不完整的圓，但是擁有缺口才能被填滿，抑或是給予情緒一個出口。

這篇文章，是給 C 的，也是獻給偶爾丟失光的人。

希望你們能理解順應其實並不悲哀。

謝謝肯定。

謝謝所有孤獨、謝謝勇敢、謝謝愛、謝謝那些傷、謝謝擁有過的懷疑。

謝謝生命中的良善。

謝謝 C，謝謝宇宙。

謝謝還是對生活抱有期待的自己。

那是美工刀無法劃破的 | 黃慈涵 / 語聽系

滴……答……低落下來的聲音匯集成潺潺流水，有些濃厚的金屬味就放任它流淌，血液中缺乏的血清素加速流失。止不住，大家都是如此，C 看著鏡子映照出腕上的鮮紅，那是她近期感到最鮮明的色彩。好像從出生起就開始氧化，全身上下遍佈的是生鏽的軌跡。

「Mihumisan」，意即布農語的好好活下。看到這句話的剎那，日子的齒輪好像又開始轉動了，生命也不再乾涸，擱淺心間的故事，關於我們之間的總總就這樣順其水漲船高的湧了上來。

我一直都不太喜歡車站。妳大概不知道吧。

將愛人從自己的身邊送走或是送來。流動的人潮讓人感到焦躁，票閘的入口旁駐足了所有捨不得的擁抱。就好像是那些難以割捨的還是必然分別。而後來卻在一個鐵匣子裡收起了所有的票根，一張張的票根有些皺摺像是擁有沈甸甸的活著的妳。

關於 C 其實不知道要從何談起，詩情畫意一點的說，總覺得她像是逆向而來的陽，盈滿我整個胸膛。或許是那年夏天，又或許是更早……

初見時就明白自己會被她的聲音所吸引，那是構成後來那些故事的序曲，將聲音融入了旋律裡，在心中炸出細細密

密酥痲的氣泡。

然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好像總是如此，生命中的第一個預期之外的悸動，參雜了太多的不坦率，建立起的自我防衛在不夠坦誠的關係裡一來一往的試探、揣度、再自己誤解，愛人的時候總會自卑到了極點：濃烈、疏離、荒謬、徒勞、衰敗，這樣的公式恰如其分的套用在年少的我與 C 之間。

而那年夏天，畢業的季節，鑠玉流金，蟬噪不止，融融的是那麼適合淚水與擁抱。我們之間沒有過開始，但是我想與她道別了。在一團灰色的人群中像是能夠定位她的方向一般，靠近時 C 默契地舉起雙臂，我走過去抱緊她，祝她幸福、祝她快樂，這是我最真摯的願望，真的。她看著我的眼睛，其實我害怕和她對視，這樣熾熱的目光總讓我感到赤裸，用力地將所有的「謝謝你、對不起、我愛你」揉進彼此身體裡。記得當時 C 無奈地說：「你怎麼這麼感性啊。」伴隨著幾聲輕笑，那些破碎的隻字片語，被捲入六月天裡悶熱的風中，光淋在她的身上，最後一次穿著的制服蹭滿了汗水和我的淚，她朝著屬於自己的歌聲走去，那是一部分的釋懷、另一部分的傷疤還化著膿尚未痊癒。

青春的尾聲好像就著一些苦鹹味在夏夜晚風吹拂裡劃下句點，而我認為自己還沒有辦法好好地笑著面對所有的最後一次、還沒足夠堅強能承受太有儀式感的失去，認真想揮別的過往卻總是帶有著許多難以割捨，缺憾總像是一種狗血的命定。

「如果水要流向我，我拿什麼阻截？」

而緣分卻是那樣的莫非呢，我們在分岔路上的擁別必定不會是永別。夏季的尾聲，好久不見的她對我說：「我過的不好……一點都不好……」用她好聽的聲音。輕輕的呢喃是蟬奏的最後一搏，我知道，夏天就這麼遲滯在那輕聲呼喚之間。

蟬聲在夏日的最後絕響宣告秋日的到來。夕陽落下之際，便是黑夜降臨之時，也只有傍晚，夜擁有光翅，在曦月交替之前，作別留戀，大抵是一種掙扎，卻也是另一種生活的推移。「淹沒我。」這是 C 發出的求救訊號，而我甘願地被捲入她的憂傷裡。瀏覽紀錄裡，慌亂地頁面，被大數據歸化成一間又一間的診所名單。其實 C 也走進過那些蒼白的診間裡，其實也聽過醫師的張口斷定，反光的鏡片閃爍一種聰明理性，他像是了解了很多，但又根本什麼都不懂。吃了藥就會好的，就像小時候生病了都要嚥下那些苦澀之後，才有甜甜的糖可以吃，或許那些五顏六色的藥丸，也許就是成人的糖果吧？明明 C 也不是壞孩子，爸爸卻還是認為她不夠知足……「妳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好不好？亂吃藥把自己沒病吃到有病！」爸爸這麼說道。震怒的面容讓 C 有點懷疑幸福的模樣。但是後來爸爸連那點苦澀的蜜糖都不給她了，望著爸爸將藥袋投入另一個深不見底「或許……垃圾桶都比我更有資格獲得救贖……」C 好像有些理解了卻仍舊充滿著困惑，最專業的診斷，和最愛的人所說的，好矛盾。於是 C 開始連自己是否生病這件事都有些茫然。

C 對我說過很懼怕的夜晚，卻又想一輩子隱身在裡頭，忘記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會一起梳理著所有的悲傷——將膿瘡割開，血流不止時再一起舔舐。C 總是在數日子，像是每一個無眠的夜都未翻篇，心理影響生理影響心理，日子沒有好起來，她也沒有再往前一步，最熱愛的音樂變成一種磨難，她無法被感動，被自己的歌聲感動，彷彿猛獸的追逐，一種只求能墮入地獄的悲哀，淚水和鼻涕在口腔和唾液交雜成堵住喉頭的粗礪，連適不適合活著都在被質疑著。

又一堂主修課結束，逃也似的奔出了教室，踉蹌的來到操場升旗台上，像是一個嬰孩一樣的放聲大哭了起來，我接到電話的當下，她的眼淚還未乾，哽噎的嗓音斷斷續續的像是在譴責，譴責自己，「為什麼只有我撐不下去……就好像只有我做不到一樣…」即使被刮傷了，她還在唱。

「燒炭而死的人，只是怕冷，加上，一扇開不了的門。」

在推特上看到的一篇發文，想起其實 C 大概也看得到，C 是這麼心思縝密又細膩的人，也試過找一棟八樓高的建築物來俯視這個世界，只要一個契機，底下的川流不息就能夠為此時此刻凝滯。

終究還是沒有勇氣吧，沒有勇氣活著，更沒有勇氣去死。

在每次列車到站時，每一次的等候，我都會緩緩的將腳步向前挪動，感受 C 和我說過的恐懼，想到會四分五裂，全身的血液像是凝結了一般不敢再向前一步。

列車經過時擾動的氣流讓人從骨子裡跟著顫慄，軌道所著迷的是逃離的那個瞬息，在呼吸與呼吸的間隙裡，生與死變得模糊，一個人的存在與否都像是一念之差。而每一次，我都還是會小心翼翼的向前挪動我的步伐。在過量的分貝裡，聽見真空的鳴響。原來，我真的好想好想變成妳……不知不覺沾染上她的色塊讓自己也有些潮濕了，但沒有關係的，我只希望她好。

秋去冬來，有些太過沈重的愛，試著去稀釋，卻還是濃厚的令人窒息，不愛也是。大口的吸入泠冽的冷空氣，乾燥到在喉頭嘗到了血腥味。寒流來襲之時，幻想該是六出飛花的合乎時宜，可身處的國家並不是雪白的歸處，無從掙扎起的錯過，無力喊冤的注定。又一次的握緊手中的車票來到她在的城市裡，這時候的她，在心底已經無法再唱起歌了，我還是習慣性地來看她的公演，在冬夜裡 C 的身邊有人陪了，暖陽其實才是寒冬的唯一救贖，大雪不是，在這國度裡，雪從來就不存在歸處。她的笑容裡多了一些溫度。想起更早以前對 C 說過的話：「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能在此時此刻死去。我不知道……所以活下來，我們一起去找答案好不好？」大多時候太多的事情是沒有正確答案的，不知道的時候就說我不知道，她沒有回應我的問句。不過沒關係，幸好在後來的後來，她找到了，幸好。

回程的車站口前，例行性的，我們緊緊地相擁，擁抱的雙手帶有一些顫抖，我們在無風的車站裡仍感到寒風刺

骨，設法在交疊的身影裡熨燙對方，燙平彼此心裡的疙瘩。那些溫度會讓人感到真切，活著的真切，既然還可以相擁，那就用擁抱代替語言吧。而 C 的眼眸裡總看起來像是一座台北車站，錯落著太多拼命尋找出口的旅人。我們擁有過彼此，卻始終不屬於。我始終明白我們之間的界線，那是早已踏入車廂中，搖搖晃晃地將自己撞進對號的座位上，凝視窗外的水泥牆，玻璃卻又倒映那個身影在眼眸中烙印，產生了重影，一層一層地，從無至有再成雙成三然後歸於幽暗，往復不止，列車加速度地背道而馳。

回想起無數個徹夜不眠的夜裡，害怕一闔上雙眸，她的鼻息便會蒸發，聊天室裡成千上萬則訊息，想將文字堆砌一個能夠留住她的堡壘……有點無力卻是撕心裂肺的無聲。列車越過隧道之時，視線感到有些眩暈，氤氳的光影，和車廂內那過冷的空調雜揉著，如同鯨落的那種，墜落。宇宙間最巨大的渺小開始下墜，萬丈深淵的旅途最終著陸於最墨藍深沉海床的剎那，有些蒼茫看起來卻像是輕放，其實並沒有想象中那樣的振聾發聵嘛，我自嘲的笑了笑，習慣了將心放在她身上時，再親手將它挖出聽起來似乎又是另一份生硬的難題。

惡劣地想，感性凌駕一切時會希望 C 永遠好不起來。就像 C 也害怕自己如果好起來時，在病中重拾的愛都摻和著雜質，一旦痊癒了擁有的牽掛也會被放下吧。倘若黑夜一直找不到出口，我們是不是就能一同深陷在妳的地獄裡，直至殆盡，在末日裡相向拔腿狂奔，獨有的唯一。這樣的擁有是專屬於我的病入膏肓，深諳那樣一片闃黑即是

苦難求而不得的無以名狀。

在我們滯留彼此的時空裡，永遠等候不到那場雪的眷顧。愛的人好好活著，不在一起也沒關係。至少春日降臨之時，我會努力將自己風乾。

嘗想我和 C，是在治癒著彼此吧。如果愛的本質是一種截長補短，在妳墜落之際同時也在供養我的執念。有的時候，愛的戰爭，置身其中反而是一種寬慰、一種解脫。正是因為不是誰的錯才會感到痛苦，我永遠不會對她說加油二字，知曉著正因為已經足夠努力了，所以她現在站在這裡了。成長的過程裡，有過太多的強加諸，所有的反抗，都是加速絞殺。最終，還是窒息在以愛為名的掠奪之下。

懂事以後才知道（其實就連所謂的懂事二字都是患得患失與恃寵而驕的區別罷了）就像是沒有人教會我們所謂的愛與被愛，於是我們都靠著跌跌撞撞來習得，千瘡百孔的時候，開始讓自己被掏空，空洞到覺得無能。那些在不經意間忘記和解的；在尚未等待傷口癒合之前就無助的顛簸前行的，都是在這條路上的磨損。在我看來，圓滑即是億萬光年之外而來的傷痕，而我們都是青澀底下的受害者，我們都有過太多的自我懷疑。

曼娟老師在《我輩中人》裡寫道：「不要變圓滑，要變星星。」

好像是種悲哀，刻畫至我們的血肉裡的那些道理需要時間來滋養，而初生之犢以還不夠堅硬的牙去磕碰不留情的青色，注定要品嚐那些酸和苦。可幸的是，後來的我，

學會了正確的蝴蝶擁抱法，學會了另一種放下，有時候我會想愛人的能力是否是一種償還，那又為什麼被愛的時候總是充滿著懷疑？

「愛讓人產生懷疑，這也是愛的一部分，如果愛只有純粹的愛、美好的愛、簡單的愛，那就不是愛了。從來就沒有那樣定義愛是那麼美好面向的事情。」從 C 口中說出的話總是充滿掙扎卻又溫柔，心疼她的歸納，正因為總是那麼用力的感受每一段關係，才會將最柔軟的所有都獻給了世界卻沒有留給自己。

或許那些一輩子都無從選擇或改變的，才需要我們的諒解與接納，即使我們一定會讓最摯愛的人感到難過或失望，就好像他們需要花很大的力氣去接收這樣的事實，我也是。「她天生就會對我如此，根本無需情節。」坦承就像是一種掏心，將一部份的自己剝離，生命從那刻起感到莫大的微小失落。

不過，這條漫漫長路上的許多悔恨都有著它的緣起，畢竟當時的那個我們，在那個當下的所思所想都將成為現在，如果時間真的能夠重來，或許再來一百萬次，都還是甘願被那些感性所吞噬吧。

C 也在變好了，雖然糟糕的時候還是很糟。就像生命並非總是順風，C 渴望著那些肉眼可見的傷口，在腕上血淋淋的上癮，一筆一筆的雕刻出生活裡能夠喘息的境地。

「生活裡好像多了許多捨不得，我想要變好，我很用力地……很用力地活著了……可是為什麼還是覺得好痛苦？為什麼她還是看不見，喉間再怎麼用力也擠不出任何一個音符……只聽得見她的嘴裡講出那些殘忍的話，叫我不要敷衍、叫我去死……」C 哽咽地對我說，利刃在她掌心上像是要把生命線延長一點、再多一點。我的眼淚止不住的流像要替她流光她的那份麻木，卻無法吐露安慰的話，再多一滴都怕會壓垮她。知道 C 捨不得離開這個世界，卻拚命地想留下，心疼的情緒往往會將人捲入另一個漩渦的輪迴裡。可是 C，妳知道嗎？有時那些捨不得的反過來也會是某些人的不捨啊。其實，她比誰都還要理解這一切，明白有些成癮是一種危險，鴆毒並不能夠解渴，生命裡的深刻都是傷疤所帶來的。凝視著鮮血留下的同時都希望自己能夠代替 C 疼痛，但我們之間的那條線只能是——我會陪妳結痂。

列車終究是到站了。

傳了訊息道聲平安，遙遠的和妳和我的執念暫別了，我們的生命依舊會產生聯繫，妳也會平安順遂吧。踏出月台，車站裡還是如此充滿傷感、抑或是分秒必爭、加速離去的腳步、佇立不願分離的兩雙腿，橫跨了幾座城市的顛沛流離，一切像是都沒有改變，卻也看似都不同了，有些痛苦和它帶來的意義，原來是有時差的。總是抱有懷疑，就連敲下這些文字的當下，也依舊在拉扯著，總要讓一部份的自己死去，才能繼續活著。不過我想，我們會在矛盾間，為生命找到一處安身；在變與不變中適應，如果覺得難以割捨的話就不要逃跑。

「嘿，你不覺得很多意思的表達好像從來不會出現在單一的語言裡嗎？不過很有趣的是，我們卻能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他的專有名詞。」其實我也並不屬於那個族群，卻還是能夠擁有。我好像在另一個語言裡海涵了妳、我，我們。

「Mihumisan」，好好活下。C，這是此時此刻我唯一想對妳說的，只要還在這條路上，慢慢走，會找到的。



佳　作　吳宛庭 / 香水檸檬

得獎感言

若要說一直在我生活扮演著一個陪伴角色的，我想無疑就是文學，它就像是另一個自己，雖然是告訴自己，卻能在抒發時感受到釋放。它對外界的傳播是模糊的，但因為模糊，「是否有人聆聽」這個疑問就給了我成長期間很多希望。儘管有時的緣起，就單純只是日常記錄與放下，或對過去的呢喃，或迫切的想將這時刻、這年紀的想法與情緒留下，但漸漸得以發覺，隨著墨水留下的痕跡，是從幼年的未知到壯年的認知的確定間，那美好青春年華的糾結與拉扯，就像是文中所說：「生命總是會不斷的為自己找到出口。」很感謝評審老師像聆聽者一樣的閱覽，如拾起我心中碎片，為解脫、為安慰。

香水檸檬｜吳宛庭 / 醫社系

今年薰風不勁，稍顯低沉，空氣肅然，世界的旋律恍如離了譜。自線上連根拔起後的一瞬，視線全渾沌，眾生宛如折翼之鳥，歸巢觀望，我們開始不外出、不相聚，在一台使用虛幻傳播的機器上畫餅，讓一切生活秩序重新排列。

果真人一靜下，便會開始對周遭進行觀察，不知不覺就逐漸在意平時不屑一顧的事，接著心煩，甚至對本來長期駐足的地方也會感到厭惡，果不其然，真實建於內在感受，色與空是一致的，住在房裡不如說住在心裡，隔段日子就得清一清，把灰塵擦拭、將所有凌亂的角落理一理，讓自己舒爽的再走下去。

以是我和好友毛將地板刷洗乾淨，準備從陽台下手，逐一來「淨心」。其實陽台說亂也不亂，只是植物開的茂盛，彼此交錯，在欣欣向榮之際才顯得凌亂，它們是美的，只是有時優點疊一疊，矛盾與糾結就發生了，所以才需要花了點時間將它們逐一分開再修剪，因為在這世道，圓融得體的植物，才能讓我們這些俗人覺得賞心悅目，毛其實不太認同這個想法，因為她覺得百花齊放、自在自信的生命最美，但我認為生命沒有什麼自在自信，人生之所以與眾不同的定義，就是凡事有所牽掛與負擔，例如：「家」的距離。

毛將角落的香水檸檬移到陽台中央讓我修剪，我試著想從他身上探索對自在自信的灑脫，於是我對他講述：「地理學上，總有一群人認為，所有目的地與起始點間的測量，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比例尺，因為他們覺得，只要有效避開最遠距離，就能得出相對完美的交通策略，所以，那群人總是勞心勞力的想要尋找最遠的距離，但我覺得這不必要，因為最遠的距離是家。」毛沒有否認，我知道他也是被束縛的，成長過程中那些利刃般的話語與拳頭一如這些樹上攀爬的藤蔓，藤蔓在爬的時候，樹總是覺得藤蔓是自己引來的，自卑到最終枯萎，他試著想對我轉移話題，「你看這樹藤蔓攀的張狂，我們要盡快幫它移除，不然它很快就會死去。」毛撥弄著香水檸檬，右手緊握剪刀在樹的周圍打量如何下手。我壓住她即將動作的手說：「你看吧！我們還是做不到釋懷的。你說，鏡子很髒的時候，人們並不會覺得自己的臉髒，別人隨口說出糟糕的話，我們為什麼會一直覺得糟糕的是自己？」我徐徐將目光移回到香水檸檬上繼續說：「這棵被藤蔓揪緊不放的，是我陽台裡曾經最大的一棵，但也因如此，受藤蔓的侵襲最為嚴重。」

毛似乎意識到我的意圖，她放下剪刀坐到一旁的長椅說道：「你今天真的很奇怪，是又找不到回家的路嗎？像個小孩似的鬧騰！」然後長嘆一口氣接著說：「其實你說的沒錯，回家的路真的挺遙遠的，我有時也搞不清楚家的定義。」或許兩個相同處境的人相遇更懂憐惜吧！就像一個考試不及格的人給另一個不及格人的人鼓勵，總比一個滿分的人給不及格的人鼓勵來的好，同個世界的絮語更讓人覺得對方是感同身受的。毛提議談談對家的看法，結果我們都彷彿迷路的異客，儘管從人生的頭開始思考，卻一樣統整不出所以然，儼然還是那個總在回家的路上受霧遮擋而迷茫，遇到岔路就轉彎，踢到石頭就不敢再往前的孩子。我拿起剪刀繼續修剪，試著避開毛的眼神，那種跟自己兒時一樣的眼神：「毛，小時候老師常說，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家，是避風港，是可以休息再出發的地方。但因為這些話語，所以在我長大的路程都找不到家了。」我喃喃道。

風停了，歸來的星星徘徊在月的身旁。時間宛若海水倒灌至上游，童年的岩石隨著漲潮的回憶之水浸透。父母的爭吵聲與碗盤破碎聲連同水流相融相雜在海馬迴裡，那個認知中休憩的窩，卻是一生中我們猶豫最久才敢踏入的所在。「小時候我在尋找家，因為覺得老師所說的家才是我真正的考場，而學校是休息的地方，上學的目的就是為了調適好心情，再回到家裡好好面對；長大後，有能力離開家，看大家都能放開枷鎖的束縛在外頭的世界遊走，我卻依然不斷的往回衝，因為他們說我是長子，應該這麼做。」毛愣了一下便在長椅上對我輕笑，她拿起我扯下的藤蔓把玩：「雖然說家不是一個人的，大家各司其職才能經營下去，但是你簡直像極了你的香水檸檬。」我不解的繼續我的動作，而毛開始裁剪一些大枝條，準備將它送去家中的田地栽下。「毛，你太小心翼翼了，枝條要大大的修剪，香水檸檬送到田裡的過程才不容易因為適應不良而

死。」我這麼說道。毛將手中的剪刀交給我，一臉為難的說道：「我不敢啦！我怕他會被我剪死、剪醜，而且這樣到田裡又要重新長一次，很傷它耶！」我苦笑的答道：「我大大的修剪再移到田裡，雖然它要重長一次，但這才是唯一長大的可能呀！所以說，放開來剪吧！」便將剪刀再次遞給毛，毛一臉難為情的望向我說道：「你不只像香水檸檬，更像是在剪香水檸檬的我。」我始終不明白毛的意思，於是接著我們都沒再說話，我也將角落裡的另一棵香水檸檬搬出並大肆修剪，刻意讓它彎向一個特定的方位，好讓我搬動它時不至於被遮擋住視線。「嘶！好痛！果然美麗的植物都帶刺。」看著滿身是刺的香水檸檬，我深知無論我如何拔刺，它都有可能在我搬運時突襲我一手，所以只能在過程這樣幽默的說，好讓我面對被刺傷的痛好一點。驚恐的毛連忙喊道：「你在想什麼，快點放下呀！」我抬著它，從葉隙間穿透望去，與毛相望的說道：「不行，我這麼痛，我怕等等大力放下就摔壞它了，我可以撐到一樓的。」毛依舊是那個表情望向我：「可你到底在不能放下什麼，難不成要讓它刺進骨子裡，然後痛到脊髓再來呻吟嗎？」隨著時間流逝，疼痛的指數已然飆升到眼眶，並隨眼淚釋放出來，我將香水檸檬往地板放，「我不是怕他摔壞嗎？」我極力的辯解道。毛用憤怒的眼神吼著：「你不是怕它摔壞放不下，你只是怕針拔離後，自己可能會流血、會抽痛吧！」

毛的話似乎一瞬間點醒了我，我的房裡何嘗不是正圈養一隻名為逃避的貓，看著挺正常的，也挺容易的，伴著牠，體會茫醉的和平，然後你在的痕跡融為一片水溶溶，逃避是無意識的，但我們都知道，離開囹圄，貓立斃。逃避的支持讓人在離開家時又立馬掛記起家，原來一直沒有處理的，不是回家路途的霧與岩石，而是那隻貓，因為世界都是一樣的，那條路的潮水是瓊遠幽藍融著的，是琉璃般易碎的曾經，記憶的扉頁，這般斑駁，似波西米亞的水晶杯，一碰即碎……，所以，人為了保護自己不要再次遍體鱗傷，於是會長了一身的刺，卻反倒將擁抱的人刺傷了，這個世界無法將刺拔的乾淨，有人會緊緊穿著，有人會再次生長，但也有人會繼續擁抱，然後愛與恨便交融不清。然，找不到答案的我們，便會一世全然掉入這世界的愛恨情仇，在無奈間流離於喜怒哀樂的點滴。法國詩人謬塞曾云：「最美麗的詩歌是最絕望的詩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純粹的眼淚。」美是相對的，只要自己能拋開雲煙，脫離霧霾，我想，應該就能看見毛所說的自在自信吧！

其實那些拳頭的所受的傷沒有一直存在，但為何康復後，我依舊繼續待在家裡療傷，然後又被傷而傷，又想著再要拿出一生來療癒童年，在該放下香水檸檬、該勇敢修剪枝椏、該剪開貓的囹圄的年華下糾葛，再許下一個不被所傷的願。不該這樣的，雖然有些晚，但至少我發現了。

一週後，我們將香水檸檬搬到田裡，藤蔓在搬運到田的過程就逐漸脫落，毛笑笑的說出她平日慣用的口頭禪：「有沒有，生命總會找到自己的出口。」我簡單用表情答覆後掏出手機，取消了週末通往家的列車。放下以後，才

發現，其實波濤洶湧的日子早就離去，眼前一切雲開見日、風平浪靜，港灣與港灣之間的岩石相互磨合千年，已不太會激起太過澎湃的大浪，他們可以擁有自己生活的節奏，兩個港灣就算沒有船隻停泊也能和平的相依相存，「長子號」的船不再永遠捆綁在碼頭。千年的港灣共枕在平淡的夜晚，隨著年歲離港的我，在孤獨中淬煉的幸福，漸覺，一切也挺好的！



佳　作

莊斐然 / 過渡期練習

得獎感言

作家林奕含曾在專訪中提到，荷塔慕勒說過「人們總是以為一個真正的作家可以選擇自己的書寫主題，其實並沒有，是它們自己找上我的」。

對我來說，人生就像一張網子，不是有夢幻配色的捕夢網那種，大概比較像是吃到飽火鍋店撈肉渣用的，拼命想篩去些什麼、留下什麼，卻只是感覺越來越多事物跟宇宙一樣正在遠離，剩下無法洗淨的油漬。有時候會覺得腦子很吵，所以就把那些聲音寫成字，謝謝迴旋梯文學獎讓我能有機會好好梳理自己的想法，謝謝評審委員，我知道自己還有很多不足之處，希望未來有機會也能持續書寫。

謝謝媽媽給的名字讓我從小就很怕國文不好，所以剛好培養了閱讀的習慣，謝謝我身邊所有人，我的道謝也與道歉戶文，希望大家都通往更好的結果，雖然是很俗濫的祝福但是出自真意，再次謝謝愛我的以及我愛的人。

過渡期練習 | 莊斐然 / 醫學系

眼睛看出去的視野多了幾綹頭髮，時而與睫毛交錯並搔撓著眼皮，沿著感覺神經元爬到腦門，我知道又到了該剪頭髮的日子了。瀏海要長不短的過渡期，成為總是嚷著下次要把頭髮留長的絆腳石。過渡的階段像光著腳丫站在潮間帶中央，帶著些許疑惑究竟潮水會朝我襲來、抑或漸漸遠去，然後徬徨地任由泥濘吃掉慘白的腳。

將六年的大學生活對折，三年級十分逼近中央的摺痕，而我正身陷其中。對折的時候，時光的首尾輕輕碰在一起又分開，我站在中央，對於最初的模樣也許已有些模糊，而面對未來更是沒有鮮明的構想，然而歲月卻像被放在地震紀錄儀上的紀錄紙，捲軸不斷滾動，我只能在紙上跳躍，轉印著崎嶇的線條。如果將大學比做小學年級的劃分，「低年級」時我們所接觸到的是相對基礎的學科，而「高年級」則是要進入醫院臨床實習。「中年級」則站在分水嶺上，擔任過渡、銜接兩者的重要角色，既要踏實溫習、亦要為未來有所預習。

其中三年級下學期的課程，由為期七週的大體解剖學揭開序幕。七七四十九天，聽起來像是某種法陣儀式，在學長姊的口中更是所謂大學生涯之最艱苦。在學期開始之前，我們必須要先到學校替大體老師清洗身體，並且邀請家屬參加啟用法會。第一次與老師見面，祂看起來像在恬睡一般，我們拿著剃刀小心翼翼處理身上的毛髮、替老師洗淨身軀，在進行這些步驟時我也在心裡默默向老師說明，希望不至於因突然需面對許多陌生的臉孔以及未知而

感到惶恐，同時也期許自己能在這段時間努力向老師學習。

學期中，複習著解剖學課程的內容，在教科書讀到上肢血管供應時，發現講述動脈的部分佔了數頁，而靜脈的部分卻只用兩句話草草帶過，老師也解釋說靜脈變異較大、難以討論。就好似學習的開始，對於嶄新的知識總要反覆研讀、花上許多時間才能將其印在腦海；然而遺忘的過程卻是如此迅速，短短幾週過後，才發覺僅存零碎的記憶片段，甚至無從得知那些消逝的瞬間。人體也是一樣的嗎？轟轟烈烈地從心臟發出，歷經細瑣的微血管後，留下暗自神傷的缺氧血。

大體解剖學課程中，一開始先進行的步驟是分離皮膚，我們會使用蚊式止血鉗將皮膚與底下的結締組織撐開，雖然相較於直接使用解剖刀更為耗時，然而以此種方式卻能夠保留更多神經與血管。在這個步驟當中，如果分離的過程十分順遂，則代表該部份能夠保留的結構相對較少；而若是過程中遇到較為堅韌的組織，雖然在處理方面比較費力耗時，但卻能夠保留更多底下蘊含的神經及血管。其實生活的哲理也好似如此，有時總覺得諸事不順，便開始責怪造化弄人、甚至歸咎星座運勢，然而卻忘了停下匆促的腳步感知生命所要傳達的訊息。庸庸碌碌、汲汲營營地過日子時，身邊的景物就好似被刪減了像素，成了馬賽克狀的方格，就像是坐在背對火車前進方向的座位，風景自耳際飛出，而眼光卻始終落在逝去的那端，對於當下的美好只能往後再來感謝與感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一位少年來到智者所在的城堡尋求幸福的秘訣，

而後智者給了少年裝了兩滴油的湯匙，要求他四處看看並叮囑他小心不要將油滴出來。兩小時後少年回到智者身邊，智者詢問他是否見到了城堡中的壁毯、花園以及羊皮紙等，而路程中專注為了不讓油滴溢出的少年，目光全集中在湯匙身上，因此只能尷尬地表示他什麼也沒看見。於是智者便讓他再次走訪這座城堡，這次少年將這些壯麗的造景盡收眼底、並鉅細靡遺地向智者描述所見，然而當智者問起他手中的油時，少年這才發現湯匙早已空了。故事最終寫到一句話「幸福的秘密就是去欣賞世界上所有奇妙景觀，但不要忘了湯匙裡的油。」亦是我從大體解剖學之中悟出的一件事，生命中不同階段皆有許多在意的事物，此刻的我像雛鳥般想著體會振翅高飛的美好，卻又時常面臨課業現實的壓力，在專注於煩惱的同時更是容易顧此失彼，因此如何從中找到完美的平衡點著實是門重要的學問。

此外，在觀察大體時，我總習慣「期望」著能找到符合解剖圖譜般典型的血管分枝，後來才在各式各樣的變異當中漸漸了解到其實完全如同教科書般的例子幾乎是不存在。在那之後也對於那樣的心態有所歉疚，我應該要了解並尊重每個不同生命特別之處，而生命之特異性在醫學之中亦是十分重要，於科學層面，在任何診斷與治療前，都應該要充分考慮人體組織間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判斷；而在人文方面，每位患者除了病歷編號之外，背後都有著屬於自己的故事與家庭，因此在臨床上除了擁有專業之外，做出醫療決策的同時也要兼顧這些訊息。於我而言，有時也會想著此時此刻正在身上跳動的心臟，左心室連接著主動

脈弓上頭的血管是典型的三條，還是有變異的四條？神經與肌肉之間是否有著相對的連接，還是在看似完好的皮膚下雜亂無章地走著？我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人？這些問題的回答，也許在這段自我探索的路途中，成為永遠不得而知的疑問，而也或許這些困惑，總有一天，會找到他們安放之處。

在進行大體解剖之前，每一組的成員都要先到老師家中拜訪、了解老師的生平歷程。在家訪的過程中，師母提到她與老師晚年居住在埔里，並且親自種植了一棵樹，最後甚至有鳥兒在上頭築巢。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生活小故事，卻留給我十分深刻的印象。老師就像大樹一般，讓我們這些學子從中獲得許多學問，並且在心中播了種子，而我們運用不同知識灌溉它，希望能讓我們所收獲的生生不息、持續傳遞下去。

解剖學課程告一段落後，便是結合基礎與臨床的模組課程。在骨頭關節模組中，學校安排了一堂法醫學的課程，由高大成法醫為我們授課，在課堂上他提到了如果遺體的刀傷是刺穿衣服的，那麼此人必定為他殺，因為切腹自殺的人會把衣服掀起來。高法醫豐富的閱歷自然是不容置疑，然而我卻想起了高中時期國文老師曾和我說的一則故事：明清時代有位官員洪承疇，出身明朝的他被清軍俘虜時，原本很剛毅地不吃不喝許多天，眾人皆以為他會以死明志。而他的朋友范文程有天去探望他時，無意間看到他撥掉了從屋頂掉落至衣服上的灰塵，因而斷定他不會自殺。他認為一個連衣服都捨不得弄髒的人，會連自己的性命都不要嗎？雖然這個說法與高法醫所分享的見聞有些微

差異，卻也讓我有所省思。愛慕虛榮，本為一個貶義詞，但某些層面來說卻成了仍然活著的理由。在意著太多事情往往讓人脆弱而敏感，但也因著這些在意而對這個世界還有太多牽掛。粗糙的世界總將精緻的心弄得遍體鱗傷，但願此時能有一雙溫柔的手捧著它，成為俗套的情節也沒關係。

當時正巧球隊的學姊在醫院的身心科實習，並向我們分享了她遇到的其中一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他兩位重要的親人相繼在節日中自盡身亡，而後每逢應當慶祝的節日時，卻反而喚起這些難過的回憶。在診療過程，老師告知他們「要有同理心，但不能有同情心」。一開始我與學姊一樣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擁有同情心似乎是成長過程中師長對我們的教育之一，而後她才解釋說到若是同情、或是想像自己是那位患者，可能也不願意繼續活著，然而以醫者的角度卻是無論如何都要「拯救」這位患者。時常在網路上看到許多悲傷的故事，而我們逐漸要從可以不負責任地認為離開是件好事，變成要能夠讓故事主角好起來的角色，中間還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儘管現在可能還有許多疑惑，但相信在未來有許多機會能使我們的想法與觀點蔚為成熟。

高中時物理課學到針孔成像的原理，光線從枝枒間照射到地面成了許多圓形的小光點，而一隻毛蟲在葉子上蝕出釐米大的小洞，卻能容納直徑百萬公里的光芒，在與宇宙相較之下眨眼般的人世中，不斷得到又失去、記起又遺忘。人生之中總是不斷在學習，學習著科學的道理、學習著當人的學問，宇宙廣袤的資訊之於我們如同太陽之於毛

毛蟲，我們努力啃食著，其實也許早將一切盡收其中，然後再花上一生的時間慢慢領悟著箇中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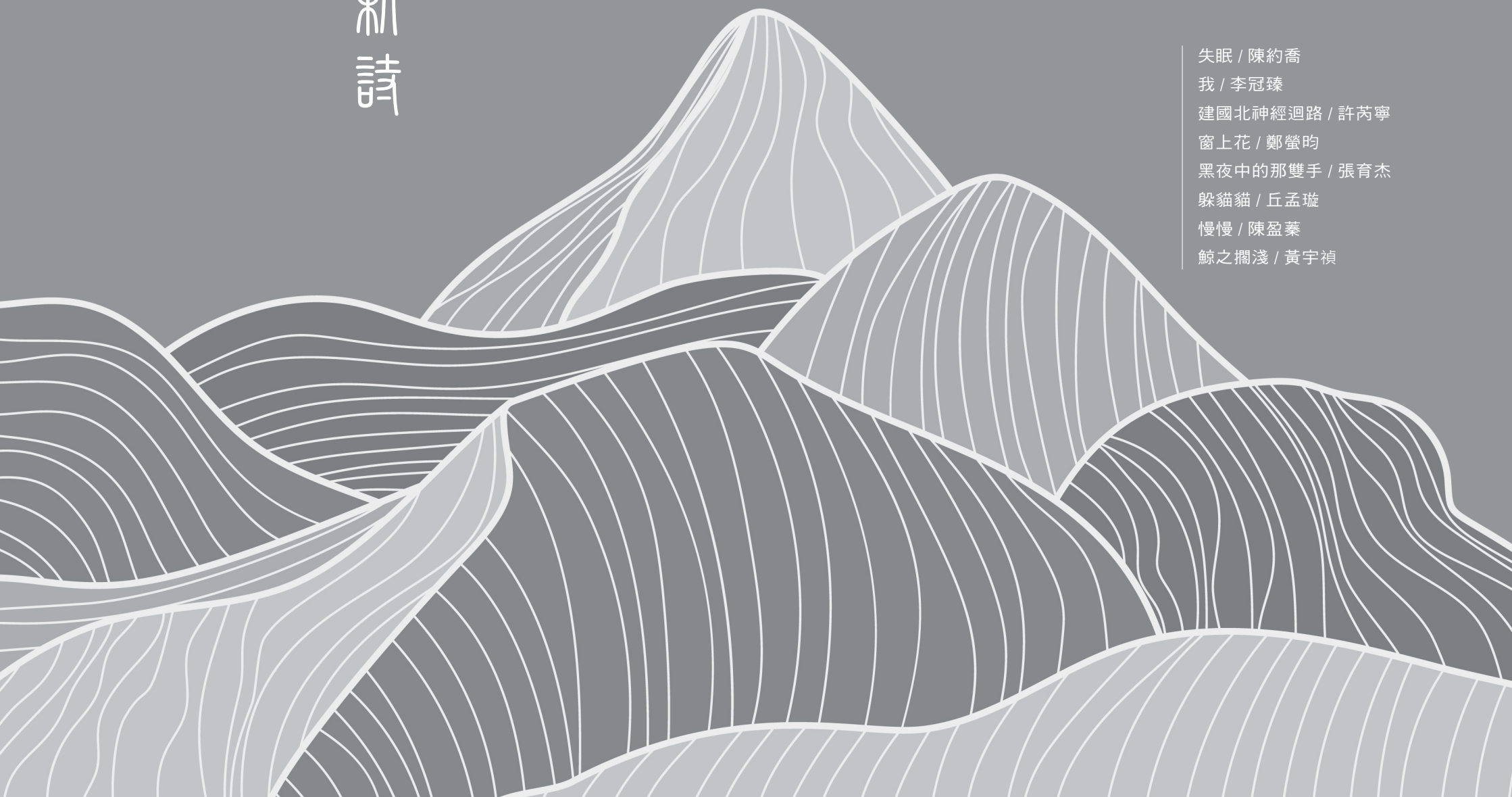
其實生命中的任何時期，都是承先啟後的過渡期。

繁瑣的課程打上逗號時，終於有機會好好整理自己的頭髮，拿起剪刀貼著額頭毫不留情地剪去多餘的部分，然後上學時看見班上許多女孩跟我一樣頂著嶄新的瀏海，這才發現原來瀏海與考試的週期高度重疊。無論是像以往任其恣意生長，再拿小黑髮夾將它們無情固定，或是大刀闊斧地修剪，在面臨過渡期時，其實總有辦法因應各種情況，也能找到舒適的方式應對。在過渡之中不斷練習、學習著，像是走在迴旋梯一樣，於週而復始中慢慢成長。

新詩

擅長，習慣成自然 / 林桓暄
巷口的煙仍燒著 / 石育禎
行者 / 劉怡靚

失眠 / 陳約喬
我 / 李冠臻
建國北神經迴路 / 許芮寧
窗上花 / 鄭螢昀
黑夜中的那雙手 / 張育杰
躲貓貓 / 丘孟璇
慢慢 / 陳盈蓁
鯨之擱淺 / 黃宇禎



■ 新詩組 總講評 | 林德俊委員

首先恭喜各位得獎者，因為我兩屆都擔任評審，這一屆的作品和上一屆比起來，我覺得水平一如既往，在台灣各大學校內文學獎中算是水準之上的作品，同學們的本科雖然主要是做醫護相關的學習，但語文及文學的基本底子都不錯。

最近幾年地景文學或地誌文學在台灣有相當程度的發展，本屆有些作品很明確的定錨在學校所處的地理區域，我覺得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我個人也很鼓吹這樣的發展，建議貴校的同學如果對文學創作有興趣的，可以在意象系統的發展上去凸顯醫護特色，因為文學寫作，不管是詩、散文或小說的創作，要鍛鍊這個技術，只要有一定的素質，基本功其實十年磨一劍，三五年就能磨出一個相當的文學的底，但是題材是重要的，或者說你的語言系統能不能展現某種區域特性或是族群特性，這是各位未來持續寫作都可以去思考的一個課題。

■ 新詩組 個評 | 林餘佐委員

校園文學獎的設立在於鼓勵年輕學子的創作風氣，很高興在這次評審的過程中看到多樣的作品出現，除了一般常見的校園題材外，亦有些部份作品探討其他的議題，像是生活中日常片段，透過詩意的眼睛擷取出不凡的魔幻時刻，如得獎作品：〈巷口的煙仍燒著〉、〈建國北神經迴路〉等，這類的作品讓讀者看見詩意的構成，可以是生活中的平凡景色，但因為寫作者的細心體會，以及感官的用用，讓詩意流動在其中。書寫也是一種療癒的過程，透過爬梳內心的傷口，讓文字成為敷料覆蓋在心靈創傷之上，像是作品〈我〉就深刻體現書寫作為治療的效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品〈行者〉，是在這次參賽作品中十分不同的作品，透過佛學的意含以及求道行者的意象，開展出屬於禪詩的風味。

■ 新詩組 個評 | 曹昌堯委員

中山醫大舉辦「迴旋梯文學獎」已經第四屆了，連續 4 年參與新詩組的評審，總會有一些心得，最簡單的結論就是：「面對美好的事物，大家的看法都還蠻一致的。」三個評審各自評分，再把三個人打的分數加總起來，按總分排名。總共有 42 篇作品，結果三個人總分的前 10 名，跟我的前 10 名，有 8 位是一樣的；拉前到總分的前 5 名，也跟我的前 5 名重疊了 4 位。其他的兩位評審也是類似的

狀況，所以大家開會時，一下子就決定了前三名，前 5 名以及前 10 名。有趣的是，文學的美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但是就像油畫一樣，藝術的美行家一眼就能看出，就像打太極拳一樣，太極拳的高手一眼便可以看出高低。

每一年的新詩組都有很棒的作品，今年前 5 名的作品其實都很棒！「巷口的煙仍燒著」一開頭的前三句就吸引了我，「失眠的鳥 叼走 擺在角落枯萎的夢，…」，這首詩的文字用的非常簡短，但是創造出「如煙似夢」的意境，一個大學生可以如此輕柔的操控文字，是很了不得的。「慢慢」這首詩的筆法完全不同，文字顯得凝重、擁擠，很濃的潑墨，像一張充滿張力的網，讓人窒息。例如：「匆匆是隆冬刺骨的寒風 目的鎖住筆下的夢 匆匆 夜色 我呀跑地過急 你呀 筆筆過濃 然而 縮時背後其實是一個個慢動作，…」。我個人特別喜歡這首「擅長，習慣成自然」，它的文字雖然平直，內容也不會特別驚艷，但是整首詩慢慢地鋪陳、由輕而重，意境逐漸化開。詩中的一句「我還在寫詩，因為猜測你還在讀」，是整首詩的靈魂與主旋律。一開始寫「還不習慣寫詩，即使 你說過我擅長，」，中間接著「因為你說過喜歡 喜歡我悉心隱藏的那些 太嫵媚的溫柔，睫毛的煽動」，最後收尾「剩下絞碎了的心 徘徊 3500 公里外的高空，撞擊 1.17 天文字單位外的小行星 即便來日方長，終無法相擁一起」。

當然，還有很多首很棒的文字，無法在此一一介紹，大家就放下心情，好好讀一讀這些作品吧！

■ 新詩組 個評 | 林德俊委員

詩往往透過迂迴的表達、非凡的形容，藉著姿態豐富的語言，創造朦朧之美。

得獎作品各擅勝場，或善於造景，或精於律動，有的佳句亮眼，有的結構穩當。

關於造景，除了多用意象語言在讀者腦海中勾勒畫面，進一步，應讓一首詩裡形成一個意象系統，若將天空比為畫布，在星月雲雨等天象的變化之外，不妨融入更多的繪畫詞彙。

關於律動，首重流暢，透過長短句幅的切換及恰切的空格、標點、斷行來營構跌宕，可追求口語感，但不宜放棄精煉。請保有實驗精神，嘗試多種版本，再擇一定稿。

為了強化可讀性，須減少使用小眾專業術語，另外，副題、引言、註解都可輔助訊息脈絡的完整，千萬別讓你的詩因為溝通介面過於自我而成為意義的孤島。

得獎就像取得一個敲門磚，準備更上層樓，那有賴更大量更多元的新詩閱讀，以及無止盡鍛字鍊句的熱情和實踐。體驗創作的魅力，現在才要開始。



第一名　林桓暄 / 擅長，習慣成自然

得獎感言

這首詩出現的很突然，是一個人的夜晚，在一個初來乍到的城市。因為突然需要面對很多的陌生，所以強迫自己習慣新的環境跟生活節奏;幸好，我還有文字可以抒發，也慶幸有個管道可以承載我的文字，讓我的作品有機會可以遇到其他有共鳴的人。

謝謝所有讀詩的人，也謝謝我的生活給我寫詩的養分，最感謝每個讀過作品的人，感謝願意給我的作品一些時間，看看我字裡行間埋藏的心思。

詩句裡充滿了我所有不想直說的浪漫，是膽小的我不敢面對自己卻強迫認清時，一種與自己妥協的方式，是我存放秘密的小盒子；這些字句可以專屬於我，也可以屬於每一個讀者，它可以塑型成任何心中所想的對象；我的詩由我定義之外，也希望每一個讀者可以記下專屬於自己的注解。

我寫詩，並不是為了形式或是任何特殊節日，而是為了生活、為了讀詩的人

所以，我還在寫詩，因為猜測你還在讀。

擅長，習慣成自然 | 林桓暄 / 醫社系

還是不習慣寫詩，即使
你說過我擅長
我還是堅持，為期三週的
養成計畫
泛黃的紙上暈著墨，橫橫豎豎
因為你說過喜歡
喜歡我悉心隱藏的那些
太嫵媚的溫柔，睫毛的搧動
像眼中倒映的你，從傘面滴落的雨
我還在寫詩，因為猜測你還在讀
為我所有的口不擇言懺悔
也為我們的情感宣示虔誠
是我即將脫口而出卻欲言又止的情話
用拐彎抹角的方式公告
張貼在書店角落的灰塵
那裡有我跟你說的宇宙
還有我們之間所有來日方長的承諾

在一個轉彎的路口
我遇見你讀詩，我赤裸的攤開
曝曬，成灰
你拿著我化名寫下的詩
所有的破碎展露無遺

你像是那一個契機
出走地球，心臟失去所有功能
連喊叫都是無聲
剩下絞碎了的心
徘徊 3500 公里外的高空，撞擊
1.17 天文單位外的小行星
即便是來日方長，終無法相擁一起





第二名

石育禎 / 巷口的煙仍燒著

得獎感言

謝謝讀詩的每一個人，我相信每個人心中一定有一縷煙，持續不斷地在燃燒著，世界將你刮去稜角的同時，也在逼你做選擇—要刮掉多少的自己。

真實的世界不可能和諧美好，真實的自己也是，當你相信著大人口中的謊言，追尋著社會範式，不停遺忘自己只為滿足他人期待，在乎別人的同時是否有在乎自己，曾幾何時沒有好好問自己這真的是我想要的嗎？

因為離家遙遠所以很少回去，所以每當我需要家人時，心中總會浮現我家工業區附近的煙，那是我家鄉的標誌，也是在異地的我支撐下來的力量，在世界逼我做選擇的同時，在盲目中找出口時，只有家人願意相信我，不論成功或失敗，只要追尋心之所向便足以，就像是我寫詩投稿的目的是表達自己因為這些無聲的吶喊也都是一部份的我呀。

巷口的煙仍燒著 | 石育禎 / 生醫系

失眠的鳥 悄悄爬進窗子
叼走
擺在角落枯萎的夢

紅黃綠 紅黃綠
腳步頻繁而沉重
一步接著一步 往日落走去

落霞的光 彷彿身上原有的翅膀
在那暮色下 在那身軀上
緩慢的凋零 如一顆顆火花

碎入人間
揉成無聲的煙火
遺落在哪條街道

巷口的煙仍燒著
緊握住 冷冽中 一絲暖雲
虛無飄渺 撲朔迷離
我乘著那股暖流 搖搖欲墜

華燈初上
失意的人 化作一條條魚兒

游向 眼前的燈火闌珊

墜入
深不見底的海裡
找到夢中的光景

像條飛魚



第三名

劉怡靚 / 行者

得獎感言

感謝評審老師給我的肯定，讓我在創作新詩的路上能夠自信的持續前行，也感謝我兩位最可愛的室友鼓勵著我將作品自信的投稿出去。

行者這首詩是我在練琴中思考人生所產生的創作，它源自於兩個部分，一個是我所聽過的同名古箏曲《行者》，一是我在某小說中所看見的話：「以一燈傳諸燈，終至萬燈皆明。（出自於《妙法蓮華經》）」因此，我透過新詩寫出那為求自己心中的「禪」前行的行者，同時也在書寫著為夢想苦行著的每位行者們。

最後，願每個人都能夠點燃屬於自己心中的那盞燈，傳遍人生中的每個黑夜，而後，在明亮中朝向自己的夢想前行。

行者 | 劉怡靚 / 醫技系

為連接天地間的喃喃低語，以及
為佛說的渡世之名
前行，持著已滅的古燈

空山，林蔭，荒漠，無盡的延伸
循前人的腳印，走著……
面朝著熾眼金陽，走著……
風華漸成指縫握不住的沙
大風起，疲倦揚起一陣黃煙
風裡，有人影，有梵音，還有
些許花香

漠上之煙散去，遠處
月牙泉幻化一切繁華萬千
曾擲下腳邊的柳枝仍握在指尖
你抬起頭，眼前
昨日的玫瑰在龜茲古韻中肆意綻放
一步一步，繫著金鈴搖曳
——是情怯

也許這才是你浪泊的本意
可斜陽已西，路仍無止續
大風再起，遠方的禪鐘再鳴

你終捨棄一切過往情執
燃盡手中翠綠，然後
向前路歸去

夜已深，星河早已滿天
岸邊，金蓮也悄然於暝色擎起
佛前來為你點燃手中無執之燈
而你
你將持以此燈，前行
從此岸到彼岸——終至萬燈皆明



佳　作

陳約喬 / 失眠

得獎感言

我竟然得獎了！完全沒有預料到，真的太感謝了。謝謝中山醫迴旋梯文學獎提供這麼好的機會讓學生的作品有發表的舞台。我很幸運我的作品可以透過這個很棒的舞台被大家看見，得獎於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勵，也是支持我繼續創作的動力。

實話實說，這是我第一次投稿文學獎相關活動，所以能獲得肯定對我來說是很有意義的。在這之前，我經常翻閱刊登文章、新詩的雜誌書刊，想像自己的作品和名字刊登在上面的樣子，雖然我有著熱情的心，卻礙於時間與心力的關係，遲遲沒有動筆。如今有了時間，我終於跨出了第一步，好奇及野心交織成現在的感情。我對於進步是非常渴望的，也很希望能在獲得指教並學習後馬上就成為厲害的寫手；但是我知道寫好詩這件事並非一蹴可及，也已經做好長時間磨練的準備。

最後，感謝各位評審，各位優秀的參賽者，你們讓我有更遼闊的視野以及前進的方向；感謝閱讀我的得獎感言的你們，歡迎你們來閱讀我的作品〈失眠〉，並和我分享你們的想法。謝謝大家！

失眠 | 陳約喬 / 語聽系

晦暗的房間飽食
空無一人的陰鬱在凌晨三點的胃袋壅滯

睜開雙眸，望入四壁漆黑如無底深淵
枕邊呢喃的是一度纏綿
盲視一片殘影，回憶氧化還原
愁苦在喉腔燃燒成一聲哽咽

瓣膜血液齟齬地熱烈，眼角漸含淚
冰冷的是髮梢和相觸的指尖
指骨，指節，雙掌緊貼
眼神交換的可是誓言無悔？

你輕輕一推，多米諾
我便在因果是非裡自甘墮落
謹慎驗證，反覆計較琢磨
霎時評判質疑皆成過錯

尖叫迴盪交錯編織一張漁網
鋪天蓋地網羅滿屋寂靜
我蜷縮似安詳沈睡的蠶蛹，白色被褥中

誰在等待和破繭的清晨錯過



佳　作

李冠臻 / 我

得獎感言

剛進入中山醫不知道有什麼事情好做，剛好看到了文學獎的活動資訊，想到沒事也可以寫寫詩或許不小心就得獎了呢？於是一路順暢的完成了新詩的手稿，也依照網站的要求繳交。發現得獎了的時候真的很開心，但可惜的是講評那日有其他的活動無法到場，希望下次還能夠繼續參加。這次的活動中謝謝評審老師還有圖書館的老師們的幫助，因為有老師們才有這樣的好活動可以參加。

我 | 李冠臻 / 語聽系

我好像
裂開了一道傷口
他們都說，這沒什麼
不可能這麼痛
好吧，繼續像正常人生活

我好像
開始聞到惡臭
他們都說，這不可能
這裡一直都很通風
好的，是嗅覺出了差錯
但我開始偷偷地找爛掉的，傷口

我可能
割出了很多裂縫
他們都說，大家都有
這並沒有特別嚴重
是的，這些大家都經歷過
但我還是好痛好痛
拜託，拜託誰來救我

我最後
撕裂了全部的我

他們才說，為什麼不求救
為什麼要發瘋
真的，對不起我很沒用
但話已經說不出口
不要，不要再看著我
我會乖乖爬進垃圾桶

最後，再也聽不到他們說
我還是我，只是待在垃圾桶
只是不能呼吸只會哭泣顫抖





佳　作

許芮寧 / 建國北神經迴路

得獎感言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新詩組，平常也較少接觸新詩寫作，因此在開始寫之前我躊躇許久。苦思適合寫詩的題材，推敲文句的呈現手法，無不希望能更有詩意。就在文思山窮水盡之時，我剛好進入臨床的神經內科實習，天天都要面對有關十二對腦神經的知識，因而給我靈感。我想，喜歡一個人的時候，身上每個細胞都會知道，神經也是吧！於是就決定著手將戀愛的心境與腦神經串連起來，像萬花筒般旋轉出多彩的面貌，期待他們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另外，我要離開中山醫到外地實習了，我也希望能寫一首詩，加入關於中山醫的元素作為紀念，是以有了建國北路這樣標誌性的詩名。

建國北神經迴路 | 許芮寧 / 醫學系

打烊的校門前
你將黑色勁戰斜傾
我爬上，十二對腦神經超載的後座
轟轟發動，加速的風
天邊的電線
平行交錯又交錯

嗅覺第一個抵達閾值，離記憶很近
離前座糯糯的皂香很近
雙眼穿過婆娑樹影
有你側臉的反射，如山巒起伏
山頂的笑靨是滑翔的四月天

紅燈有五十秒，我咀嚼沉默
望著你外展如夜空的背
與肩上的六顆星，好想說
今晚的月色很美
但被後視鏡的自己搧了淒冷的耳光
顏面神經麻痺

你哼起低八度的小曲，是我愛的旋律
卻找不到擁有它的方式
橘黃的路燈斟滿一杯杯橙酒

在舌咽處沈醉，胃裡迷走
撲飛的蝴蝶

高架化的橋，橋下的矮草
矮草總是目送
十一點的末班火車，匆匆
你說她的生日在十二月
大慶也會下雪
舌下的神經感到苦澀，時間很短
建國北路還有很長



佳　作

鄭螢昀 / 窗上花

得獎感言

此次為我首次投稿「迴旋梯文學獎」，對於獲獎一事感到十分榮幸，謝謝評審老師以及文學獎之工作人員。

喜歡「大自然」的我原本想以此為主題，但卻在下筆後遲遲無法繼續往下寫，在經過一番思慮後，我想，大概是因為我對於「大自然」的認識與觀察仍舊不足，因此，終究未能書寫出更多與其相關之事物。於是，我決定繼續找尋其他「靈感」，不久後，我發現我眼前的事物似乎也能被寫入詩句中，我所喜愛的「玻璃海棠」其實已靜靜地盛開在我的書桌前許久，最終「她」成為了新詩的主角，而我也藉此將自己對其之喜愛之意轉換為文字，使自己與「她」之間的距離又再縮短了一些，我想，這便是文字創作的魅力吧，有時創作者猶如施了魔法一般，使得被描寫之物體彷彿暫時有了生命，「文字」便是我們與其之間的溝通媒介，使我們能與其有一場獨特的邂逅，進而有了一次難得的對話機會。文字創作所獨有的魅力是我持續創作的動力，期許自己往後能藉由文字與更多人事物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窗上花｜鄭螢昀 / 醫社系

我歷經了高溫的洗禮，淬鍊成對稱的四瓣之花，
雖與海棠同名，卻盛開於四季。

感謝鐵件與木頭義無反顧地相助，
使我能為你遮風擋雨，也能守護你暫時想遠離外界的心。

你聽！
昨日那兩隻麻雀又來到我身邊交頭接耳，
似乎正在分享著春日到來的喜悅。
鳥語，卻無花香，
我深知外頭的花比我更芬芳動人，
但我的堅韌並非他們能輕易擁有，
我很珍惜這般與生俱來的堅毅，使我能不分晝夜地保衛這個家。

我無須仰賴空氣與土壤，
而我偶爾需要藉助水的力量，洗去我容顏上的塵土，
好讓你繼續欣賞我透明清晰的面貌，
我知道你最喜歡陽光下的我，你說那是我最迷人的時刻。

我願當你的永生花，
在白天，為你耀眼綻放，
在夜晚，為你阻隔世界的紛擾。



佳　作

張育杰 / 黑夜中的那雙手

得獎感言

與其說我嘔心瀝血的完成得獎的夢想，不如說我得獎是個意外，其實我的國文其實不算優異，在大考中也站不了上風。然而有的時候，就是要憑著一股想要突破自我的衝動，與想要證明自己的幹勁，這個感覺勝過千萬卷書。

以前國高中的時候，都覺得會參加藝文比賽的人，都是在人際出了一些問題，然而上了大學之後，我看待事情的觀點已經慢慢改變，開始想要以各種方式來嘗試，過去否定的自己。其實，我覺得寫一首新詩，就像是出去一日遊一樣，因為新詩不會像小說一樣那麼長，又不像唐詩一樣的敖口，新詩把起承轉合，簡化在幾行文字之間呈現，像一個踏青，卻不像家族旅遊。

人生這條道路上，我們都不知道明天會出現什麼，現在做的任何事，也不一定會得到預期的結果。但是如果我們放眼在過程，而非執著於結果，那麼成功也許離我們更近的多。

黑夜中的那雙手 | 張育杰 / 護理系

鐘聲在空氣中迴盪
走過落葉沙沙的樹下
推開空蕩的家門
又 是一個孤單的夜晚

窗外樹枝和麻雀玩著捉迷藏
田間孩子們玩得那麼的開心
那是多麼的無憂無慮

黑夜卻悄悄的拉上了我的窗簾

調著早已泛黃的微波爐
吃著熱熱的飯
但溫暖不了冷清的餐桌
滴答 滴答 無限 惆悵

黃色小鴨在蓮蓬頭無情的摧殘下
不斷撞擊著牆面
是多麼的徬徨與無可奈何

看著房間的天花板
四周黑壓壓的一片
突然出現一隻老鷹直挺挺地朝我俯衝而來

我抱緊了懷裡的小象
一頭鑽進被窩裡

此時柔光撒下
一隻溫暖的大手摸著我的臉頰
我偷偷探頭出來
那隻大手拿起了床邊故事書
拉開了大野狼與小紅帽的序幕
也推開了我深鎖的心扉



佳　作

丘孟璇 / 躲貓貓

得獎感言

嘗試用不同角度，拓展不同的視野，咀嚼生活中的每一片風景，因為從最低處開始仰望，才不會漏掉所有驚喜。或許我們也像貓吧，時而孤傲不群，時而溫柔親近，渴望自由又害怕遺棄，在磕磕絆絆中尋覓著屬於自己的牽絆與寄託，試圖留下存在的印記。我們無不是在理想與現實的擺盪中成長，背負著各自的心靈包袱，被時光的蜿蜒迫使前行，有時越躲藏卻矛盾地越希望能被牽掛。

曾封存的遺憾，是否能就此消散？深埋在心中的願望，是否會放棄發芽？也許我們都忘了，有陰影的地方就會有光，終究，會在有光的地方綻放吧。

躲貓貓 | 丘孟璇 / 牙醫系

九八、九九、一百！
睜開眼 左顧右盼
尋覓你的身影
陌生街道空無一人
我獨自站在這裡

瘦骨嶙峋的野狗
以兇惡目光 將我打量
我識相走避 帶著同情

嗅聞四周 期望捕捉一絲熟識
然而 只是瀰漫著潮溼
豎耳聆聽 只有雨點淅瀝
雨 沖淡一切
似乎失去往常的靈敏 我卻不減興致

該從何處找起
每個轉角 每個可能的藏身之處
搜索 遍尋無著
踱步、逡巡、等待
我想 不出幾分鐘
你必定按捺不住 乖乖投降

天色漸暗 什麼都沒發生
已屆回家之時 你仍未現身
不過是場躲貓貓遊戲 何必過於認真
但不知何時 我甚至 弄丟了項圈
遺失了 我們之間的牽絆
雨 未曾停歇
回家的路和一幕幕溼淋淋的回憶
一起消溶 在雨中

一百、九九、九八……
閉上眼 重新開始
你還會 找到我嗎



佳　作

陳盈蓁 / 慢慢

得獎感言

以文字抒發心情，以文字記錄生活，以文字聯繫感情……我慶幸有文字的陪伴、文字的點綴，讓時光的點點滴滴更有意思更有成就感並且不孤單，這次非常開心與榮幸隨筆的投稿能和評委老師們產生共鳴！詩中起初想傳達一股無形的壓迫和無盡追求目標中迎來的疲憊不堪，後來畫中的我，想盡辦法逃脫畫家的束縛與平衡自己內心的糾結，學會放慢腳步才發現身旁其實有好多的小美好，人生也不一定要老是在趕路、老是在奔跑，整首詩是心聲也是獨白，想把「慢慢」二字從抽象概念更具體的呈現，更因為「慢慢」是我近來很喜歡的兩字。最後，我想再次感謝主辦單位、構此活動的每位老師們、評委老師們與其他的投稿者，此次我最大的收穫是能夠閱讀到其他更優秀更綺麗更觸動人心的作品，真的有好多篇章都帶給我特別感觸，其實那是一種幸福感與心靈上的飽足感！

慢慢 | 陳盈蓁 / 公衛系

向晚的畫布 你潑它一身黑 突然
來不及珍藏的白晝瞬間被勾勒成一彎弦月
疾筆 狂野 遺忘時間 留我在隆冬裡的子夜
兀自 漆黑
漫漫長夜 你藏地平線在盡頭不遠引逗著我
我是年少的少年 在失去中尋找 在現實中實現
跑 跑　跑　　跑　　跑　跑 跑
跑過月圓月缺 看盡明滅 恐懼路過漆黑
覺察後察覺 抬眼到底終抓不著邊 指縫中只流失掉時間
沿途 受挫的心碎成星子的淚　沈重使月亮傾斜
你啊 是否 錯把愚勇畫成盲從 不懂逐日終是傳說
與我一同淪陷在夸父的英勇
匆匆是隆冬刺骨的寒風 目的鎖住筆下的夢
匆匆夜色 我呀 跑地過急 你呀 筆筆過濃
然而 縮時背後其實是一個個慢動作
能否請你放下筆 漸次
放下焦慮的你 放下疲憊的我
坐著的畫家 不懂在黑夜裡跌倒的痛
你捨不得放下 以為匆匆
你畫中的點綴 以為溫柔
且慢 匆匆怎能化作不朽 溫柔怎能如此沈重
閉眼 驚醒 跳脫
到底 還是跑不出畫布 達不到盡頭

直到 不再愚勇盲從 不再奔赴傳說
匆匆背後更需慢慢走　　走　走 走走
畫布是空 一念之間有盡頭
拋棄匆匆的厚重 含苞綻放自由
我們都懂 漫漫一生就該
慢慢地走 慢慢地活



佳　作

黃宇禎 / 鯨之擱淺

得獎感言

文字於我而言，是傷心的人與失眠的夜晚。

評審林餘佐老師提到，詩人鯨向海曾說：「當我把詩第一次給你看，其實我跟全裸沒有兩樣。」

數年前我發現了自己對文字的那麼一點點擅長，於是我開始寫，那些詩裡有各種情感的變質，有對人性的失望與希望，像是標示清晰的圖譜，將我的創口與疤結公諸於眾人之前。

出於對作品的不自信，還有不願意「赤裸」的站在讀者眼前，後來我終於還是把幾乎所有的文字都藏了起來。但這次獲獎，還有跟評審老師的深入對談，可能是某種契機，讓我對寫詩還有公開自己的作品重拾熱情與勇氣。

鯨之擱淺 | 黃宇禎 / 牙醫系

海潮漸退離尾鰭
在欲曙之天空下
吐息顯得殘弱卑微
沙地上蟹的足跡續續點點
我想起你
泅泳時徐緩逸出的氣泡
以及優雅款擺的尾
朝日緩升 柔和溫朗
我想起你
你責怪海洋濾盡日光的溫度
只賸冷冽的顏色落於我們身上
現下我初次享有暖陽
陣陣海風拂觸
椰林搖曳著常綠的葉
我想起你
你說大海終究只屬於波臣鱗族
我們何不前往浪花之上的樂土
別再流浪於海洋
我忘記告訴你
你的身畔 於我即是故鄉
暮色染上最後一片晚霞
星空浩繁熠耀
我想起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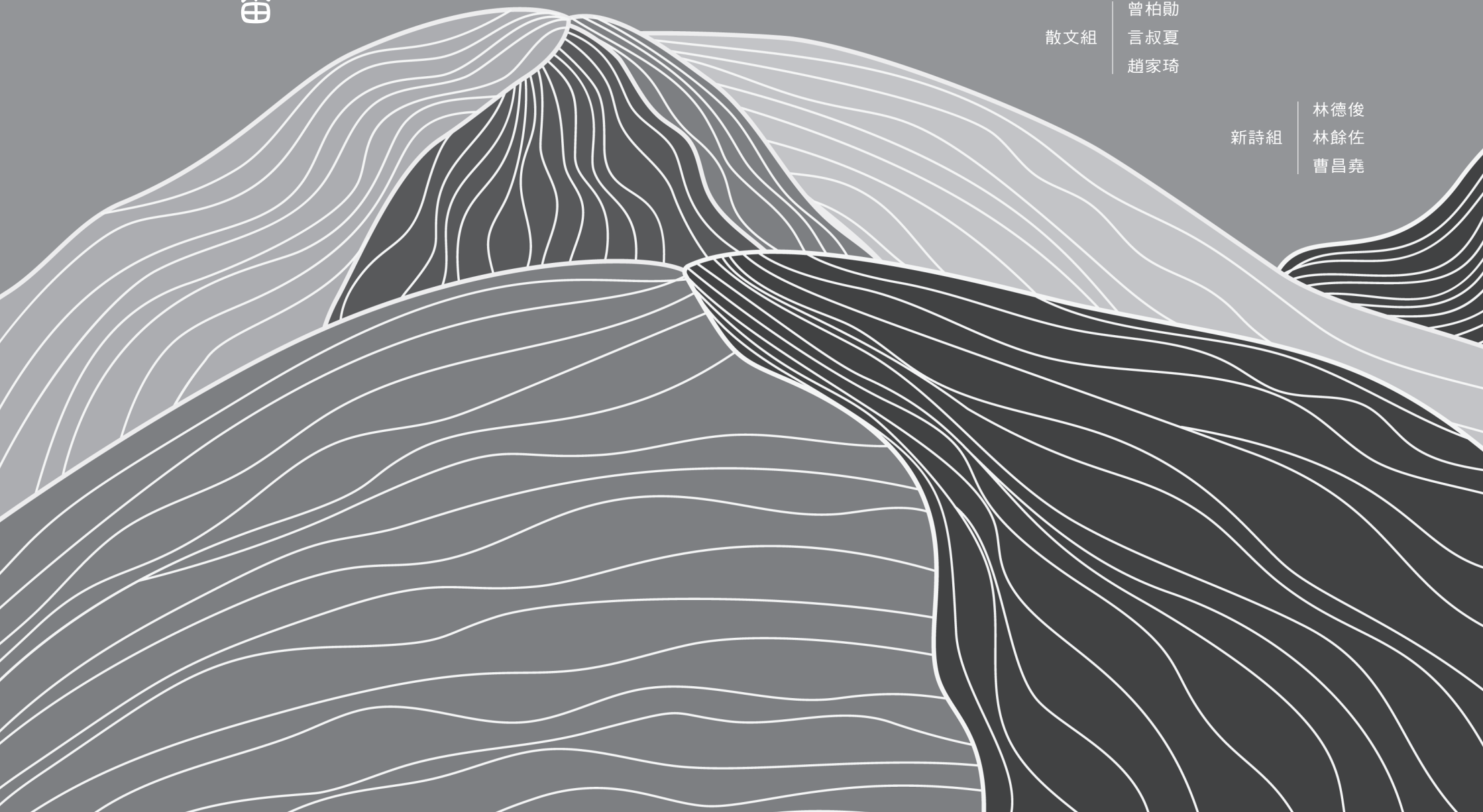
你說銀河是天國的洋流
是我們在奧藍中
掙扎奔波一生的終點
我知道我們終將相會
在此之前 別來見我
我們之間
只賸一次潮汐的漲落

評審

小說組
- 張靜茹
- 林培雅
- 張經宏

散文組
- 曾柏勛
- 言叔夏
- 趙家琦

新詩組
- 林德俊
- 林餘佐
- 曹昌堯





張靜茹

小說組 評審委員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 教授



林培雅

小說組 評審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張經宏

小說組 評審委員
作家



曾柏勛

散文組 評審委員
明道中學 國文老師



言叔夏

散文組 評審委員
東海大學中文系 助理教授



趙家琦

散文組 評審委員
中興大學中文系 助理教授



林德俊

新詩組 評審委員
詩人、「熊與貓咖啡書房」主人



林餘佐

新詩組 評審委員
東海大學中文系 助理教授



曹昌堯

新詩組 評審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教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迴旋梯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第 4 屆 / [中山醫學大學]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編輯．-- 初版．-- 臺中市：中山醫學大學，2022.11
面；14.8x21 公分

ISBN 978-626-96638-0-4 (平裝)
1. 文學 2. 作品集

863.3 111015488

2021

第 4 屆 迴旋梯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發 行 人 / 黃建寧

編　　輯 / 圖書資訊處圖書服務組

出版發行 / 中山醫學大學

地　　址 / 402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電　　話 / (04)24730022-11030

作品網址 / https://ir.csmu.edu.tw:8080/handle/310902500/22220

印　　刷 / 哲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2022 年 11 月初版

ISBN / 978-626-96638-0-4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